



鳥 鳳 鸞 鴻 鶴 白鶴 黃鸝 玄鵠 附 雉 鴉

鳥

爾雅曰二足而羽謂之禽生哺斂生喙鷓也又曰冗鳥龍也其振喙受

處也尚書曰日中星鳥以啟仲春鳥獸孳尾以正仲夏鳥獸希

革宵中星虛以啟仲秋鳥獸毛毳曰短星卯以正仲冬鳥獸氄毛周官

曰鳥隼為旗 毛詩曰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爪矣后稷

棄之於水上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左氏曰昔

侯伐齊齊師夜遁師曠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 禮記曰凡主天地之

間者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匹越月踰時焉過其故部迴

翔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鸞雀猶有啁啾之

頃焉凡有血氣之屬者莫智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論語曰鳥

之將死其鳴也哀 又曰鳥獸不可與同群 春秋孔演旨曰鳥化為書

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集書上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雀集

家語曰孔子在衛顏回侍側聞哭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向哭對曰此哭非但為死又為生離回聞相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四海悲鳴而送之哀聲似此孔子使問之果父死家貧賣子以葬晏子曰齊景公使顏涿聚主鳥而亡公召欲殺之晏子曰涿聚有三罪請數之爾為吾君主鳥而亡之一罪也使吾君以鳥殺人一罪也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輕士三罪也公曰勿殺之莊子曰上好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也孫卿子曰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史記曰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焉東方朔傳曰武帝問朔何知鳥之雌雄對曰雄左翼加衣聲高雌右翼加左聲小謝承後漢書曰楊震卒未葬有大鳥五色高丈餘從天飛下到震棺前舉頭悲鳴淚出霑地至葬日中升天上華嶠漢書曰當時人立石鳥象於震前十洲記曰東海中有祖洲地方五百里去海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似瓜苗秦始皇時大宛中多死人橫道忽有鳥如烏狀銜此草以覆死人面皆登時起坐遂活抱朴子軍術曰眾鳥群飛徘徊軍上不過三

日有暴兵至鳥聚軍中將軍當賞功增秩鳥集將軍之旗將軍增官鳥集軍中莫知其名軍敗羅含傳曰含少時晝卧忽夢一鳥文色異常飛來入口含因驚起心胸間如吞物意甚怪之叔母謂曰鳥有文章汝後必有文章此吉祥也含於是才藻日新搜神記曰常山張顛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稍下墮地民爭取即化為一圓石顛推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顛以聞上藏之秘府顛後官至太尉博物志曰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樹有鳥子路捕鳥神社牽孿子路子貢悅之乃止

詩 古詩曰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梁朱超詠獨栖鳥詩曰河水聞寒已成凍寒草愁霜懸自衰可念無端失林鳥此夜逆風何處歸列網遮山不聽度懸冰繞樹滑難依細石似鷺能隨雨片木作鳶猶解機但令積風多少便何患有翼不能飛寄語故林無數鳥會入羣裏比毛衣

賦 漢趙壹窮鳥賦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單網加上機弄在下繳彈張右翼弓殼左飛九繳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懷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怜昔濟我南今振我西鳥也雖頑猶識

密思內以書心外用告天 晉夏侯湛觀飛鳥賦曰見逸遊之高鳥邈飄颻而殊逝擢華毛以迅驚迴勁翼以揚勢披六翮之聯翮振輕體之迢遞遂乃矜形遼廓馮虛安翔翩翩徘徊上下頡頏動素羽之習習亂白質於日光玩流氣以差池弄長風以抑揚攝雙翅以高舉舒脩頸以儼伴目悅妙勢心嘉羽儀愛惠音之嚶嚶美弱翰之參差翫高凌於景外又抑身平雲崖乍來乍往若懸若垂象流星之離天似圓物之墜危何斯遊之自得諒逸豫之可希苟臨川而羨魚亦觀翔而樂飛 梁沈約天淵水鳥應詔賦曰天淵池鳥集水漣漪單汎姿容與羣飛時合離將騫復歛翮迴首望驚雌飄薄出孤嶼未曾宿蘭渚飛飛忽云倦想鳩集池蘩可憐九層樓光影水上浮本來斂止息遇此遂淹留若夫侶浴清深朋翻迴曠翠鬣紫纓之飾丹冕綠襟之狀過波兮湛澹隨風兮迴漾竦臆兮開萍感水兮興浪

序 晉王叔之傷孤鳥詩序曰偶得二鳥將欲放之俄頃而一者死一者既放屢顧悲鳴感微禽之有心遂為詩以傷之

鳳

說文曰鳳神鳥也

山海經曰軒轅之丘鸞自歌鳳自舞

又曰南禺之

山有鳳皇編鷁

周書王會曰鳳鳥戴仁抱義

大戴禮曰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為之長

毛詩曰鳳皇于飛翩翩其羽亦傳于天 又曰鳳皇

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禮記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左

傳曰陳大夫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 鶡冠子曰鳳鶡火禽陽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 論語曰鳳

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宋玉對問曰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

蒼天乎窈冥之中蕃籬之鷁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 莊子曰老子見

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為誰對曰子路為勇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

回為仁子張為式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天

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瓊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

遞卧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 離騷曰為鳳皇作

鶡籠雖翕其不容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之上

藥有九色鳳頸次藥有蒙山白鳳之肉

十洲記曰鳳麟洲在西海之中

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可越也其上多鳳麟數萬各為羣上仙之家以
鳳喙麟角合煎作膠名為集弦膠亦名連金泥能屬連刀劍弓弩弦 焦
貢易林曰鳳生五鷄長於南郭君子康寧身悅榮樂 列仙傳曰蕭史教
弄玉吹簫作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秦穆公為作鳳臺一旦皆隨鳳飛去
抱朴子曰夫麟鳳以形狀為別聖人以心神為異古者太平之世鳳皇常
居其國而生乳至夏后始食卯而鳳去之此則鳳有種矣 楊龍驤洛陽
記曰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三十丈安金鳳皇二頭石虎將衰一頭飛入漳
河今日清朗見於水中 事具樓篇 漢李陵詩曰鳳皇鳴高崗有翼不好飛
安知鳳皇德貴其來見稀 魏劉楨詩曰鳳皇集南岳徘徊孤竹根於心
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 晉棗據詩曰有鳳適南
中終日無歡娛自怨梧桐遠行飛棲桑榆奮迅振長翼俛仰向天衢籟韶
逝無聞朝陽不可須 晉王叔之擬古詩曰客從北方來言欲到交趾遠
行無他貨唯有鳳皇子百金我不欲千金難為市 陳張正見賦得威鳳
栖梧詩曰丹山下威鳳來集帝梧中 欲儻春花落將飛秋葉空影照龍門

鸞

水聲入洞庭風別有將鷄曲翻更合冷網 晉桓玄賦曰伊品之自品
亦在類而有別惟羽族之殊誕獨鸞皇而構架邈區宇以超樓撫朝陽於
丹穴備六德以成暉奮藻翰之郁烈集崑峯而歛翼翔青雲以遐越 晉
傅咸儀鳳賦序曰鷦鷯賦者廣武張侯之所造也以其形微處卑物莫之
害也而余以為物生則有害有害而能免所以貴乎才智也夫鷦鷯既無
知足貴亦禍害未免免乎禍害者其唯儀鳳也

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鸞 山海經曰軒轅之國清沃之野鸞鳥自歌
又曰廣都之野鸞鳥歌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神仙次藥有靈丘蒼鸞
焦贛易林曰溫山松柏常茂不落鸞鳳以庇得其歡樂 東觀漢記曰王
阜為重泉令鸞鳥集止學官阜使掾汝疊為張雅樂擊聲鳥舉足垂翼應
聲而舞止縣庭留十餘日乃去 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家聖羽幼喪名事
毋母終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鸞鳥止其上 決疑注曰辛繕字公文
治春秋識緯隱居華陰光武徵不至有大鳥高五尺雞頭鸞領地頸魚尾

五色備舉而多青棲繕槐樹旬時不去弘農太守以聞詔問百寮咸以為
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
鸞多紫色者鸞多白色者鵠今此鳥多青乃鸞非鳳也上善其言王
公聞之咸遜位避繕不起 典畧曰鸞鳥者神靈之精其象五彩雞形鳴
中五音肅肅雍雍喜則舞以樂常處幽閒頌聲作則至 **詩** 魏嵇叔夜贈
秀才詩曰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嗽朝露晞陽振羽儀長鳴戲雲
裏時下息蘭池 魏王粲詩曰聯翩飛鸞鳥獨遊無所因毛羽照野草哀
鳴入青雲我尚假羽翼飛覩爾形身願乃春陽會交頸遘殷勤 宋范泰
鸞鳥詩序曰昔芻賔王結置峻卯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欲其鳴而不
致也乃飾以金樊饗以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
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映之王從其意鸞覩形悲鳴哀響中霄奮而絕嗟
乎茲禽何情之深昔鍾子破琴於百牙匠石韜斤於郢人蓋悲妙賞之不
存慨神質於當年耳矧乃一舉而殞其身者哉悲夫乃為詩曰神鸞栖高
梧爰翔霄漢際軒翼颺輕風清響中天厲外患難預謀高羅掩逸勢明鏡

縣高堂顧影悲同契一激九霄音響流形已斃

鴻

毛詩曰鴻鴈美宣王也周易初六鴻漸于干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
儀吉 鴻水鳥也適進之義始於下 禮記曰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取其飛
率於旗者 又孟春之月鴻鴈來 將此反其居 季秋之月鴻鴈來賓 賓言
警衆也 左傳曰衛獻公誠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 勅戒二子
皆服朝衣 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弁而與之言二子如如戚 戚
待命也 孔子曰虎豹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殼羽翼未全而有四
也 子色 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 管子曰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
飛過桓公嘆曰仲父今彼鴻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
焉惟有羽翼之故是能通其意於天下乎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翼
也 莊子曰孔子見老子歸三日不談謂弟子曰人如飛鴻者吾必增繳
而射之吾今見龍矣 韓詩外傳曰齊使獻鴻於楚鴻渴使者於道飲鴻
而夫之使者至楚曰臣欲亡去為兩使不通欲絞頸而死將以吾君賤士

貴鴻也楚王賢之以為上客 史記陳勝嘆曰鷺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揚子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博物志曰鴻鵠千歲者皆胎產

詩 宋顏延之歸鴻詩曰昧旦濡和風霑露踐朝暉萬有皆同奉鴻鴈獨
辭歸相鳴去澗汜長引發江畿皦潔登雲侶連絲千里飛長懷河朔路緬
與湘漢違 **賦** 晉成公綏鴻鴈賦曰余嘗遊乎河澤之間是時鴻鴈應節

而羣至望川以奔集夫鴻漸著羽儀之歎小雅作于飛之歌斯乃古人所
以假象興物有取其美也余又竒其應氣而知時故作斯賦辰火西流秋
風屬起軒翥鼓翼抗志萬里過雲夢以娛遊投淮湘而中憩晝顧眺以候

遠夜警循而相衛 梁沈約八詠聽曉鴻篇曰聽曉鴻曉鴻度將旦跨弱
水之微瀾發成山之遠岸無東西之可辨孰遐邇之能具秋蓬飛兮未極
塞草寒兮無容色吳山高兮高難度越水深兮深不測羨明月之馳光顧

征禽之駛翼夜絲絲而難曉愁參差而盈臆孤鴈夜南飛客淚夜霑衣春
鴻旦暮反客于方未歸 晉曹毗雙鴻詩序曰近東野見有養雙鴻者其
甚美又善鳴舞雖志希青翠之遊身非已有物之可感良謂此也

鴻

離騷曰黃鵠之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知天地之圜方 戰國策曰

莊辛謂楚襄王曰黃鵠遊於江海俯喙鯉鯉仰鬐菱藕奮其六翮自以為
無患與人無事不知夫射者大脩弧矢治矰繳將加已百仞之上故晝遊
江湖夕調鼎俎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

有五德猶曰淪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
喙君稻梁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 漢書曰
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 列女傳

曰魯陶門女者少寡養姑紡績為產魯人欲求之女乃歌曰黃鵠早寡七
年不雙宛脛獨宿不與衆同飛鳥尚然况於貞良魯人聞之遂不復求
古今注曰漢惠帝五年七月黃鵠二集蕭池 瑞應圖曰玄鵠者王者知

音樂之節則至 又曰黃帝習樂崑崙以舞衆神玄鵠六翔其右 韓子
曰師涓鼓新聲平公問師曠此何聲也曰清商公曰最悲乎師曠曰不如
清徵公曰可得聞乎曠曰古之得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公曰得試之

乎曠不得已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郭門之區再奏而列
三奏延脛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公大悅提觴起焉為師曠壽其後火
旱 離騷曰煎鴻鶴也淮南子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鴻鶴蒼鶴莫不
憚焉 南越志曰開寧縣多晨鶴 東觀漢記曰章帝至岱宗裝望畢鶴
三十從東南來經祀壇上 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
為鶴小人為蟲為沙 述異傳曰荀環事母孝好屬文及道術潛栖却粒
嘗東遊憇江夏黃鵠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
之賓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辭去跨鶴騰雲眇然烟
滅 異苑曰魏安釐王觀翔鵠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鵠之飛祝天下如芥
也客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雕而獻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
器世之奸民也召遊欲加刑焉遊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寤無用之用也
今臣請為大王翔之乃取而倚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

鶴

約集曰鶴善鳴鳥也 周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毛詩曰鶴鳴詒

王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言鶴隱而左傳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
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餘焉能戰易通卦驗
曰立夏清風至而鶴鳴 春秋說題辭曰鶴知夜半 世說曰僧支道林
好鶴時有遺其雙鶴者翅長欲飛林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能復起
乃舒翼反頭視之如似悞惋道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耳曰翫乎
養令翻成遂放飛去 風土記曰鳴鶴戒露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
於草上滴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穆徙所宿處慮有變害也漢書宣帝即
位尊孝武廟為代宗所巡狩至郡國皆立廟告祠代宗廟日有白鶴集後
庭 崔顥易林曰白鶴銜珠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廬有女王伐楚與夫
人及女會食蒸魚王嘗半女怨曰王食我殘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
廬痛之葬於郡西昌門外鑿地為女墳積土為山文石為樽金鼎玉盃銀
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令萬民隨觀之遂使與鶴俱入
墓門因塞之以送死 列仙傳曰王子喬見相良曰待我緱氏山頭至期
果乘白鶴住山巔望之不得到 神仙傳曰介象死吳先帝思之以象所

住屋為廟時時往祭之有白鶴來集坐上也 相鶴經曰鶴陽鳥也而遊於陰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驎也竹林七賢論曰嵇紹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郡琴操曰商陵牧子取妻五年無子父兄將欲為改娶妻聞中夜警起倚戶悲嘯牧子聞援琴鼓之痛恩愛之永離因彈別鶴以舒憤故曰別鶴操 晉八王故事曰陸機為成都王所誅顧左右而嘆曰今日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華亭吳因拳縣郊外之野機素遊之所 陶侃傳曰侃丁母艱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潔知非常人隨而臨海記曰郡西北有白鶴山周迴六十里高三百丈有泄水懸注遙望如倒挂白鶴因以為名古老相傳云此山昔有晨飛鵠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雷門鼓鳴洛陽聞之孫恩時斫此鼓見白鶴飛出翔翔入雲此後鼓無復遠聲永嘉郡記曰有涿沐溪野青田九里中有雙白鵠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恒餘父母一隻在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華嶠漢書曰崔琦作白鶴賦以諷梁冀冀幽殺之列仙傳曰蘇耽去後忽有白鶴十數隻夜集郡東門樓上一隻口畫作書字

言曰是城郭人民非三百申子當復歸咸謂是躄 續搜神記曰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徘徊空中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古人民非何不學仙去空伴冢纍纍遂上冲天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舡人蓋肯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何患無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新序云晉文公遊西河舟人固桑對也說苑列子詹趙簡子遊於河舟人古桑對凡三書皆同也 何曰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弓弱纖繳垂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 墨子曰禽子問曰多言有益乎對曰蝦蟇日夜鳴口乾而人不聽之鶴難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乎莊子曰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 又曰老子謂孔子曰夫鶴不日浴而白

鳥不日黔而黑離騷曰綠鵠飾玉后帝具饗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

事殷湯湯賢之史記曰齊王使淳于髡獻鶴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鶴徒揭遂以為相也

空籠以見楚王曰齊王使臣獻鶴過於水上不忍鶴渴出而飲之飛去吾

欲絞頸而絕恐人議吾君以鳥故令士自殺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

吾王欲赴他國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受罪楚王曰善說苑魏文侯使舍

齊其事神異經曰西海之外有鶴國男女皆長寸為人自然有禮好經論

跪拜壽三百歲人行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惟畏海鵠鵠過吞之亦

壽三百歲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一舉千里張茂先曰此陳淮南八公看

之但見雙鶴飛而冲天詩古詩曰飛來白鶴從西北來十五五邏列

成行妻卒被病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

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日摧頽魏陳王曹植詩曰雙鶴俱遨遊相失東

海傍雄飛竄北朔雌驚赴兩湘棄我交頸歡離別各異方不惜萬里道但

忘天網張魏何晏詩曰雙鶴比翼遊郡飛戲太清常恐天網羅憂禍一

且并豈若集五湖順流接浮萍逍遙放志意何為怵惕驚晉阮籍詩曰

鴻鵠相隨去飛飛適荒裔雙翮凌長風頃臯萬里逝朝食琅玕實夕宿西

山際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制梁簡文帝詠洲聞獨鶴詩曰遠霧旦氛

氲單飛纔可分孤鷺宿嶼浦羈淚下江濱意惑東西水心迷四面雲誰知

獨辛苦江上念離群梁江洪和新浦侯詠鶴詩曰閑園有孤鶴摧藏信

可憐寧望春臯下削羽翫花鈿何時秋海上照影弄長川曉鳴動遙怨夕

喚感孀眠哀咽芳林君憫默華池邊猶望凌雲志萬里共翩翩梁吳均

詠鶴詩曰本自乘軒者為君階下禽雄臧多好貌清唳有奇音稻梁惠既

重華池遇亦深懷恩未忍去非無江海心陳劉那賦得獨鶴凌雲去

詩曰孤鳴思滄海矯翮避虞機怨別凄琴曲凌風散舞衣五里雖迴顧千

年會欲歸寄語雷門鼓無復一雙飛陳阮卓賦得黃鵠一遠別詩曰霜

風秋月映樓明寡鶴偏栖中夜驚月下徘徊顧別影風前悽斷送離聲離

聲一去斷還續別響時來踈復促聊看遠客贈綾紋彌怨閑宵雅琴曲恒

思昔日稻梁恩理翮整翰上君軒獨舞輕飛向吳市孤鳴清唳出雷門王

子吹笙忽相值自覺飄飄雲裏馱一舉千里未能歸唯有田鏡解深意

賦 魏王粲白鶴賦曰白翎稟靈龜之脩壽資儀鳳之純精接王喬於湯
谷駕赤松於扶桑食靈岳之瓊藥吸雲表之露漿 魏陳王曹植白鶴賦
曰嗟皓麗之素鳥含奇氣之淑祥薄幽林以屏處蔭重景之餘先狹草東
於弱條懼衝風之難當承邂逅之僥倖得接翼於鸞皇同毛衣之系類信
休息而同行傷本規之違忤悵離群而獨處恒窟伏以窮栖獨哀鳴而戢
羽冀大綱之解結得奮翅而遠遊聆雅琴之清均記六翮之未流 晉桓
玄鶴賦曰惟茲禽之受命諒誕生於悠邈擢高距以自抗延脩頸以軒矚
分頰玄以發藻通太素其如玉縱眇颺於雲裔豈四海之難局練妙氣以
適化孰百年之易促稅雲駕於三山抃鸞皇於崑嶽 宋臨川康王鶴賦
曰其狀也紺絡頤而成飾頰點道以表儀羽凝素而雪映尾舒玄而參差
趾象蚪以振步形亞鳳以擅奇宋鮑昭舞鶴賦曰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
之仙禽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匝日域以迴鶩窮天步而高尋踐
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疊霜毛而弄
影振玉羽而臨霞朝藏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厭江海而遊澤掩雲羅而見

羈疾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始連軒以鳳踰終宛轉而能躍躡躡
徊振迅騰摧驚身蓬集矯翅雪飛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雖邯鄲其敢倫豈
陽阿之能擬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
里 梁沈約八詠聞夜鶴篇曰聞夜鶴夜鶴叫南池對此孤明月臨風振
羽儀伊吾人之菲薄無賦命之天爵愍海上之鸞鳧傷雲間之雛鶴離鶴
昔未離近發天北垂忽值疾風起暫下昆明池欲棲不可往欲去飛已疲
勢逐疾風舉求温向衡楚復值南飛鴻參差共成侶海上多雲霧蒼茫失
洲嶼自此別故群獨向瀟湘渚故群不離散相依江海畔夜止羽相切晝
飛影相亂刷羽共浮沉湛澹汎清陰既不經離別安知慕侶心九冬負霜
雪六翮非所任且養凌雲翅俛仰弄清音 **贊** 周吏信鶴贊曰九臯遙集
三山迴歸華亭別吹洛浦仙飛不防離繳先遭合圍龍摧月羽弋碎霜衣
塞傳餘號閱承舊名南遊湘水東入遼城雲飛欲舞露落先鳴六翮摧折
九關叢閉相顧哀鳴肝心斷絕松上長悲琴中求別 **文** 晉湛方生吊鶴
文曰余以玄冬脩夜忽聞階前有孤鶴鳴迎寒風而清叫感凄氣而增悲

不得獻王王聞之感其欲獻已召厚賜之過買鳥之金十倍 莊子曰澤
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期畜乎樊中 列異傳曰秦穆公時陳倉人掘
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牽以獻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媪
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栢插其首媪復曰彼二童名為陳寶得雉
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捨媪逐二童子童子化為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
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雌又化為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為立祠名
陳寶雉飛南集今南陽雉縣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祠時
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如雉雌 洪範五行傳曰
正月雷微而雉雌雷通氣也 楊雉琴清英曰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之
所作也衛侯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
當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二
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雉曰女果為雉耶言未畢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傅母
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 琴操曰齊獨沐子年七十無妻朝出見飛
雉雌雉相隨感之撫琴而歌曰雉朝飛鳴相和雌雉群遊於山阿 漢武

帝故事曰上幸梁父祠地主上親拜庶羞以遠方奇禽異獸及白雉白鳥
之屬其日山上有白雲 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正人蝗虫不入縣界河
南尹遣郡椽肥親驗之坐樹下雉過止恭側旁有小兒親曰何不擊之兒
言雉將雛可憐親歎其三異 魏書曰太祖才力絕人於南皮一日射雉
獲六十三頭 魏志曰侍中辛毗從文帝射雉帝曰樂哉毗曰於陛下甚
樂於群下甚苦帝默然為之布出 吳志曰孫休銜意於典籍欲畢覽百
家之言大好射雉春秋之間常晨出夜還惟此時於書 江表傳曰孫權
數射雉潘濬諫權權曰時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也濬曰天下未足萬機
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濬乃手自撤雉 雉翳權由是遂絕不
復射雉 抱朴子曰白雉有種南越尤多按地域回今之九德則古之越
裳也蓋白雉之所出周成王所以為瑞者貴其所自來之遠明其德化所
被之廣非謂此為奇也 晉成康起居注曰大鑿司馬程據上雉頭裘記
於殿前燒之 博物志曰翟雉長尾雨雪惜其尾極高樹杪不敢下食往
往餓死 蕭廣濟孝子傳曰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宿止

當上直送至岐路下直入門飛鳴車側 宋略曰孝武帝嘗出射雉值雨
侍中沈懷文諫曰非止千乘失容亦乃聖躬櫛沐 **宋鮑照詩曰雉朝**
飛振羽翼專場俠兩雌恃強力媒已驚翳已逼黃照潛穀盧矢直列繡頸
碎錦臆絕命君前無怨色 梁簡文帝詩曰晨光照愛畿平野度春暉避
鷹時登角妬籠或斜飛少年從遠役有恨意多違不如隨遊蕩羅袂拂臣
衣 陳蕭有射雉詩曰二月春暈動曹瓦俠妬媒插翳依花合艾場向野
開隔田聞雉近橫溪見影來弦明青駭碎箭落錦衣摧今日如臯路能將
巧笑迴 **晉王叔之翟雉賦曰余在荆楚見人有養雉翟二鳥者慨然**
感之而為賦云含野氣於人塗信多懼而少嘉雉身質而不陋翟表文而
弗華映寒條之始綠發冬秀之餘葩 晉傅純雉賦曰覽飛禽之可貴偉
翔雉之嘉形應炎離之誕育包造化之淳精鮮光皎潔麗采繁盈首同輝
於昊天垂玄景之綠青體等耀於方彩敷五色之菟英 傅玄雉賦曰稟
炎離之正氣應朱火之禎祥播五彩之繁縟被華女而成章冠列角之盛
或翹從風而飄揚履嚴距之武節超鸞跼而鳳翔 **天和而貽瑞進據鼎**

而祚商樂周道之方隆敷非質於越裳 晉孫楚翟賦曰體冲和之淑質
飾羽儀於茂林斑五色之文章揚噉噉之清音設密綢於巖阿飛輕激之
雲浮上無逃而弗獲下無隱而不搜遂戢翼以就養隨籠栖而言歸恒道
遙於階庭靡朝陽之盛暉 **表** 宋孝武帝在藩上白雉表曰白體表素彩
儀稟識自擾陶氣仁風練色淳露不斲一飲之逸不資三逸之勤 **啓** 周
庾信謝趙王賚雉啓曰夏翟秋飛江暈春澗中牟縣之客遂得坐觀賈大
夫之妻已應含笑仰費中厨來供下客山川道遠口腹知恩

鴟

說文曰鴟似雉出上黨 月令曰大雩之日鴟鳥不鳴 列子曰黃帝與
炎帝戰以雕鴟為旗幟 漢書曰京兆尹張敞舍鴟雀飛集丞相霸以為
神雀欲以上聞敞劾奏之霸大慙 續漢書輿服志曰虎賁武騎皆鴟冠
以其鬪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焉 **魏陳王曹植鴟賦曰鴟之**
為禽猛氣其鬪終無勝負期於必死遂賦之焉美遐圻之偉鳥生太行之
巖阻體貞剛之烈性亮金德之所輔戴毛角之雙立揚玄黃之勁羽甘沈

頌而重辱有節俠之儀矩降居檀澤高處保岑遊不同嶺栖必異林若有
翻雄駭逝孤雌驚翔則長鳴挑敵鼓翼專場踰高越壑雙戰隻僵階侍斯
珥俯曜文墀成武官之首飾增庭燎之高暉 魏王粲鵲賦曰惟茲鵲之
為鳥信才勇而勁武服乾剛之正氣被淳醜之質羽翮晨風以群鳴震聲
發乎外宇厲蕤風與猛節超群類而莫與惟膏薰之焚銷固自古之所咨
逢虞人而見獲遂因執乎縲纆賴有司之圖功不開小而漏微令薄軀以
免害從孔鶴於園湄 **贊** 晉郭璞鵲贊曰鵲之為鳥同群相為疇類被侵
雖死不避毛飾武士兼厲以義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一

鳥部中 孔雀 鸚鵡 青鳥 鴈 鴉 鷓 雞 山雞

鷹 鷓 鷓 鷓 鷓

孔雀

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孔雀 周書曰成王時西方人獻孔雀 楚辭曰

孔雀蓋兮翠旌 孔雀之羽 鹽鐵論曰南越以孔雀珥門戶今貴其所饒非所

以厚中國也 神仙傳曰蕭史吹簫常致孔雀 漢書曰尉佗獻文帝孔

雀二雙 西域傳曰罽賓國出孔雀 續漢書曰西南夷曰滇池出孔雀

又曰西域條支國出孔雀 魏文帝詔朝臣曰前于闐王山習所上孔雀

尾萬枚文彩五色以為金根車蓋遙望曜人眼 郭子曰梁國楊氏子年

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有楊梅孔指以示

兒此貴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晉公卿贊曰世祖

時西域獻孔雀解人語馴相應節起舞 楊孝元交州異物志曰孔雀人

拍其尾則舞 **賦** 魏楊脩孔雀賦曰魏王園中有孔雀久在池沼與眾鳥

同列其初至也甚見奇偉而今行者莫不臨淄侯感世人之待士亦咸如此故興志而作賦并見命及遂作賦曰有南夏之孔雀同號稱於火精寓鶉虛以挺體含正陽之淑靈首戴冠以飾貌爰龜背而鸞頸徐軒翥以俛仰動止步而有程魏鍾會孔雀賦曰有炎方之偉鳥感靈和而來儀稟麗精以挺質生丹穴之南垂戴翠旌以表弁垂綠綈之森纒裁脩尾之翹翹若順風而揚麾五色點注華羽參差鱗交綺錯文藻陸離丹口金輔玄目素規或舒翼軒峙奮迅洪姿或蹠足踟躕鳴嘯郁伊晉左九嬭孔雀賦曰戴綠碧之秀毛擢翠尾之脩莖飲芳桂之凝露食秋菊之落英耀丹紫之倏爍應晨風以悲鳴

鸚鵡

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淮南子曰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言是得其所言不得所以言萬畢術曰乾翠一名鸚鵡斷舌可使言語吳特外國傳曰扶南東有漲海海中有洲山五色鸚鵡其白者如母雞異苑曰張華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鳥云

見藏甕中何由得知公復在外今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口公猶強之至庭為鸚鵡所搏教其啄鸚鵡脚僅而獲免宣驗記曰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輒相愛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水霑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為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沈約宋書曰謝莊為太子庶子時南平王鑠上赤鸚鵡普詔群臣為賦太子左衛率府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賁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後漢禰衡鸚鵡賦曰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今日無以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願先生為之賦衡筆不停綴文不加點數魏陳王曹植鸚鵡賦曰美洲中之今鳥超眾類之殊名感陽和而振翼道太陰以存形遇旅人之嚴網殊六翮而無遺身挂滯於重縲孤雌鳴而獨歸豈余身之足惜憐衆雛之未飛分麋軀以潤鑊何全濟之敢希蒙含育之厚德奉君子之光輝怨身輕而施重恐往惠之中庭常

戢心以懷懼雖處安其若危永哀鳴以報德庶終來而不疲 魏應瑒鸚
鵡賦曰何翩翩之麗鳥表衆豔之殊色被光耀之鮮羽流玄黃之華飾苞
明哲之弘慮從陰陽之消息秋風厲而潛形蒼神發而動翼 魏陳琳鸚
鵡賦曰咨乾坤之兆物萬品錯而殊形有逸姿之令鳥含嘉淑之哀聲抱
振鷺之素質被翠羽之縹精魏王粲鸚鵡賦曰步籠阿以躑躅叩衆目之
希稠登衡幹以上干噉哀鳴而舒憂聲嚶嚶以高厲又慄慄而不休聽喬
木之悲風羨鳴友之相求日奄藹以西邁忽逍遙而既冥就隅角而歛
倦獨宿而宛頸 魏阮瑀鸚鵡賦曰惟翩翩之豔鳥誕嘉類於京都穠夷
風而弗處慕聖惠而來徂被坤文之黃色服離光之朱形配秋英以離綠
苞天地以耀榮 晉傅玄鸚鵡賦曰奇毛曜體綠采含英鳳翔鸞跨孔質
翠榮發言輒應若響追聲 晉左九嬪賦曰色則丹喙翠尾綠翼紫頸秋
敷其色春耀其榮 晉盧諶賦曰有遐方之奇鳥產瓜州之舊壤揮綠翰
以運影啓丹背以振響 晉傅咸賦曰有金商之奇鳥處隴坻之高松謂
崇峻之可固然以慧而入籠披丹脣以授音亦尋響而應聲眇明眸以承

顏側聰耳而有聽口纔發而輕和密對景而隨形言無往而不復似探幽
而測冥自嘉智於君子足取愛而揚名 晉曹毗賦曰余在直見交州獻
鸚鵡鳥嘉其有智歎其籠樊乃賦之曰其形則雉顧鵠眇鷹跂鴈息丹喙
含映細葩煥翼森森脩尾蔚蔚紅臆金采貞嬰於雙眸朱藻爛暉於首側
晉栢玄鸚鵡賦曰有遐方之令鳥超羽族之拔萃翔清曠之遼朗栖高松
之幽蔚羅萬里以作貢嬰樊紲以勤瘁紅腹頰足玄領翠頂革好音以遷
善効言語以自騁翦羽翮以應用充戲玩於軒屏 宋顏延之白鸚鵡賦
曰雖言禽之末品妙六氣而剋生往祕奇於鬼服來充美於華京恨儀鳳
之無辨惜晨鷺之徒暄思受命於黃髮獨含辭而採言起交河之榮薄出
天山之無垠既達美於天君亦儷景於雲阿漸惠和之方渥綴風土而未
訛服璫翮於短衿仰梢雲之曾柯覲天網之一布漏微翰於山阿 宋謝
莊赤鸚鵡賦曰徒觀其柔儀所踐頰藻所挺華景夕映容光晦鮮惠性生
昭和機自曉審國音於寰中達方聲於裔表及其雲移霞峙霞委雪翻陸
離羣漸容喬鴻軒躍林飛岫溢烟門煥若輕電集場圃曄若天桃被玉園

至於氣淳體浮霧下崖沉月圖光於綠水雲寫影於青林邐還風而聳翻
霑清露而調音 梁昭明太子鸚鵡賦曰有能言之奇鳥每知來而發聲
乍青質而翠映或體白而雪明喙前鈎而趨步翼高舞而翩翩足若丹而
三布目如金而雙圓晉郭璞山海圖贊曰鸚鵡慧鳥棲林啄藥四指
中分行則以觜自貽伊籠見幽坐伎

青鳥

山海經曰三危之山有青鳥居之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引自棲息於此山也紀年曰穆王十
三年西征至于青鳥之所憇 漢武故事曰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正
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
頃王母至有二青鳥如鳥侍王母旁 又曰鈎弋夫人卒上為起通靈
臺常有一青鳥集臺上 晉中興書曰顏含嫂病困須蚶地膽不能得含
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蚶膽也童子化為青鳥飛去 神
仙傳曰東陵聖母廣陵海陵人杜氏妻也學劉緡道坐在立亡杜公不信
言聖母作姦收付獄聖母從窻中飛去於是遠近為立廟甚有神驗常

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青鳥便飛集物上路無拾遺 晉郭璞青

鳥贊曰山名三危青鳥所憇往來崑崙王母是隸穆王西征旋軫斯地

鴈

爾雅曰鳧鴈醜其足蹠蹠指間有蹠蹠屬相着方言曰自關而東謂之鴈 海內經

曰鴈門山鴈出其間在高柳北 禮記曰季冬之月鴈北向 周書曰白

露之日鴻鴈來寒露之日又來 儀禮曰婚禮下達納采用鴈 毛詩曰

雍雍鳴鴈旭日始旦 莊子曰山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出於山及邑舍

故人之家令堅子殺鴈烹之堅子請曰其一鴈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

主人曰殺不能鳴者弟子問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其天年主人之鴈以

不材而死先生何處焉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乎 史記曰

蘇武在匈奴中昭帝遣使通和武思歸乃夜見漢使教使謂單于曰天子

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其澤中使者如其言單于大驚乃

使武還 淮南子曰夫鴈從風而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似備弋繳 說

苑曰秦穆公得百里奚公孫支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臣敢賀社稷

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 續漢書曰陳群父子並著高名世號三君每宰
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群當世者靡不榮之 鄭氏婚禮謁文贊曰
鴈候陰陽待時乃舉冬南夏北貴其有所 會稽典錄曰虞國少有孝行
爲日南太守常有雙鴈宿止廳上每出行縣輒飛逐車旣卒於官鴈逐喪
還至餘姚住墓前歷三年乃去 盛弘之荊州記曰鴈塞北接梁州汶陽
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雲飛風翥望崖迴翼唯一處爲下朔鴈達塞矯
翮裁度故名鴈塞同於鴈門也 鄧德明南康記曰平固縣有覆笥山上
有湖周迴數十里有石鴈浮在湖中每至秋天石鴈飛鳴如候時也 **詩**
魏應瑒詩曰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塞
門來將就衡陽棲往春翔朔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露毛羽日摧頽常
恐傷肌骨身墮沈黃泥 梁簡文帝賦得隴坻鴈初飛詩曰高翔憚闊海
下去怯虞機霧閣早相失沙明還共飛隴狹朝聲聚風急暮行稀雖彌輪
臺援未解龍城圍相思不得反且寄別書歸 夜望單飛鴈詩曰天霜河
白夜星稀一鴈聲嘶何處歸早知半路應相失不如從來本獨飛 梁沈約

詠湖中鴈詩曰白水滿春塘旅鴈每迴翔 蒯 蒯牽弱藻歛翻帶餘霜 鴈飛
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 梁劉孝綽賦得始歸鴈
詩曰洞庭春水綠衡陽旅鴈歸差池高復下欲向龍門飛 梁蕭子範夜
聽鴈詩曰天月廣夜輝遊鴈犯霜飛連翩辭朔氣嘹唳獨南歸夜長寒復
靜燈光暖欲微悽悽不可聽何尤觸愁機 周王褒詠鴈詩曰伺朝聞曙
響如壘有春暈豈若雲中鴈秋時塞外歸河長猶可涉海闊故難飛霜多
聲轉急風踈行屢稀園池若可至不復怯虞機 周庾信賦得集池鴈詩
曰逢風時迴度逐侶乍爭飛猶憶方塘水今秋已復歸 又詠鴈詩曰南
思洞庭水北想鴈門關稻梁俱可戀飛去復飛還 **賦** 魏陳王曹植離繳
鴈賦曰余遊於玄武陂中有鴈離繳不能復飛顧命舟人追而得之故憐
而賦焉憐孤鴈之偏特情惆焉而內傷合中和之純氣赴四節而征行遠
玄冬於南裔避炎夏乎朔方挂微軀之輕翼忽頽落而離群旅朋驚而鳴
逝徒矯首而莫聞甘充君之下厨膏函牛之鼎鑊蒙生全之顧覆何恩施
之隆博於是縱軀歸命無慮無求飢食梁稻渴飲清流 晉羊祜鴈賦曰

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齊力不期而並至同趣不要而自聚當其赴節則萬里不能足其路苟泛一壑則衆物不能易其所臨空不能頓其翼揚波不能滅其羽 晉孫楚鴈賦曰有逸豫之雋禽稟和氣之清冲候天時以動靜隨寒暑而汚隆颺同集于曠野紛群翔於雲中翳朝陽之景曜角聲勢於晨風族類阜繁數則千億迎素秋而南遊昔青春而北息沂長川以鳴號凌洪波以鼓翼任自然而相伴窮天壤於八極

鵝

廣志曰駕鵝野鵝也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以鷓鴣鷹鴈為旗幟魯連子曰君鵝鴨有餘食士不足半菽 秦記曰符朗食鵝炙知黑白之處人不信既而試之果然 臨海記曰郡東南有白石山高三百餘丈望之如雪山上有湖古老相傳云金鵝所集八桂所植下有溪谷金光煥然 事具 世部 幽明錄曰晉義熙中羗王姚略壞洛陽陰溝取磚得一雙雄鵝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于九臯養之此溝 賦 宋鮑昭野鵝賦曰入長羅之逼脅負高繳之樊縈邈辭群而別偶超烟霧而風行踐菲跡於瑤塗升弱羽

於丹庭望征雲而延悼顧委翼而目傷無青雀之銜命乏赤鴈之嘉祥 穢 之園池特慙君之稻梁 序 晉蘇彥鵝詩序曰時暫出郡忽聞鵝鳴聲甚哀急乃云野人所致外吏規為方便以俟送客聞之悵然又感莊生善鳴之鴈若其無音將充庖厨豈得放任矯翮籠樊 晉沈充鵝賦序曰于時有綠眼黃喙家家有焉太康中得大蒼鵝從喙至足四尺有九寸體色豐麗鳴聲驚人三年而為暴大所害惜其不終故為之賦云

鴨

廣雅曰鳧鵞鴨也 說文曰鵞野鳧也 毛詩曰將翔將翔戈鳧與鴈左傳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鵞子尾怒 楚辭曰寧與騏驎抗軛乎將與雞鵞爭食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泛泛若水中之鳧乎 魯連子曰陳無字謂門客曰昔荆來伐無一人死何國之寡士也門客對曰君車衣文繡士不得以為綠鵞鴨有餘食士不足菽稗堂上有酒池士不得一嘗財者君所輕死者士所重若不以所輕與人而欲得人所重不亦難乎說苑曰鵞無他心故庶人以為贄 廣志曰野鴨雄者赤頭有距鵞生百

卯十日再生有露華鷺以秋冬生卯並出蜀晨鳧肥而耐寒宜為雁 焦
贛易林曰鳧舞鼓翼嘉樂充德 風俗通曰王喬為鄴令每月朔望常自
繇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
鳧從東南飛來於是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鳥是先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廣州先賢傳曰頓琦至孝母喪感慕哀聲不絕有飛鳧白鳩棲廬側見人
即去見琦而留又卜密遭父艱有飛鳧一雙游密廬旁小池見人則馴附
如家所畜後遭母喪密歸至所居一宿故雙鳧復游戲池中 吳錄曰婁
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為寇鳧鳧頭中猶有而也 南越志曰化蒙縣祠山
上有池池中有松鳧如今野鳧栖息松間故俗謂之松鳧 梁簡文帝
詠單鳧詩曰銜苔入淺水刷羽向沙洲孤飛本欲去得影更淹留 又詠
寒鳧詩曰迴水浮輕浪沙場弄羽衣眇眇隨山及離離傍海飛 隋江總
賦得汎汎水中鳧詩曰歸鳧沸卉同亂下方塘中出沒時銜藻飛鳴忽颺
風浮深或不息戲廣若乘空春鷄徒有賦還笑在金籠 晉蔡洪關鳧
賦曰嘉乾黃之散授何氣化之有靈產羽蟲之麗鳥惟關鴨之最精鳧雞

午之淑氣體鸞鳳之妙形服文藻之華羽備豔采之翠英冠葩綠以躍首
綴素色以點纓性浮捷以輕躁聲清響而好鳴感秋商之肅烈從金氣以
出征招爽敵於戲門文武勢於川庭爾乃振勁羽竦六翮抗嚴趾望雄敵
忽雷起而電發赴洪波以奮擊 宋王徽野鷺賦曰翽翽雙鷺體葢羽微
和鳴愧鴈麗采慙暈仰鵠推高瞻隼憚威遵時弄音假日于飛爾乃湛淡
楊瀾俛仰威疇心矜遠野意惕近洲 齊謝眺野鷺賦曰夫何羅人之伎
巧薦江海之逸禽落摩天之迅羽絕飛驚之好音碎文錦之丹臆納綺綠
之翠衿孤雛喧而靡翼羈雌叫而莫尋 梁劉孝儀為晉安王謝賜鵝
鴨啓曰形類沈文經符陶記晉臣羞筮吳覲未占復有背如車蓋胷垂却
月口疑犀稜脚似魚懸出九芝之池去千金之沼

雞

爾雅曰雞大者蜀蜀子鷄絕有力奮雞三只為鷄 春秋運斗樞曰王衡
星精散為雞 又說題辭曰雞為積陽南方之象 離為日積火陽精物美
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 類見而鳴也 易曰巽為雞 雞知時號 周官曰

工商執雞取其守時而動毛詩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埘日埘

又曰雞棲于桀桀於桀又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不改其度焉風雨凄凄

雞鳴喈喈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禮記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又

曰季冬之月雉雊雞乳左傳曰季郈之雞鬪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鬪季氏芥

其雞播芥子邠氏為之金距平子怒怒其下又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

其尾問之侍者曰憚為犧也越絕書曰雞山者句踐以畜雞將伐吳以

食死士列子曰紀渚子為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之雞可鬪乎曰未

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之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之曰幾

矣望之如木雞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也莊子曰莊子謂惠子曰羊

溝之雞司馬虎曰羊溝鬪雞之處三歲為株株林也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

人者以狸膏塗其頭狸也又曰如雞搏狸又曰越雞不能伏鵠卵燕

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逃歸到關丹為雞鳴遂得逃歸呂氏春秋曰

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食其蹠數千而後足戰國策曰秦惠王謂

泉子曰蘇秦欺弊邑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

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樓也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狼豚

暴孔子孔子乃設禮義稍誘之子路乃委質請為弟子又曰武帝得越

巫立越祀而以雞卜上信之玄中記曰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

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

真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

曰何謂也饒曰君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

鬪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雞雖有五德君猶日扁

而食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近夫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

黍梁無此五德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漢書曰王奉光好鬪

雞宣帝微時數與奉光會後即位封邛成侯又宣帝微時鬪雞於杜鄠

之間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使民家養五雞又曰宣帝時或言益州

有金馬碧雞可醮而致之於是遣王褒持節求焉醮似雞淮南子曰雞

將知旦鵠知夜半范曄後漢書曰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常有他

舍雞謬入垣內姑盜殺食之妻對雞不食而泣姑怪問之妻曰自傷居貧

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論衡曰傳言淮南王得道畜產皆仙犬吠天上雞鳴雲中。又曰孟嘗君叛出秦關雞未鳴關不開下座賤客鼓臂爲雞鳴而羣雞和之乃得出關夫牛馬以同類相應而雞人亦以殊音相和應和之驗未足以效同類也。列仙傳曰祝雞公者雒陽人居戶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栖于樹晝日放散呼名即種別而至。廣志曰雞有胡髯五指金散白雞金散者善奮并州所獻吳中送長鳴雞。魏志曰馬韓國出細尾雞其尾長五尺餘。九州春秋曰魏王入漢中討劉備不得進意欲棄之乃發令曰雞肋踈屬不知何謂主簿楊脩曰夫雞肋棄之則可惜噉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王欲去也乃白魏王遂還。吳錄曰魏文帝遣使求長鳴短鳴雞羣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勅付之。南越曰雞冠四關如蓮花鳴聲清澈。江表傳曰南郡獻長鳴承露雞。吳時外國傳曰扶南王范尋以鐵爲鬪雞假距與諸將賭戲。博物志曰祝雞養雞法今世人呼雞云祝祝起此也。幽明錄曰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得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恒籠著窓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

有言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言巧大進。述異記曰雩都縣江邊有石室

常有神雞色如金出穴奮翼長鳴見人輒飛入穴因號爲金雞穴。魏

劉禎鬪雞詩曰丹雞被華采雙距如鋒芒願一揚炎威會戰此中唐利爪

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長翹驚風起勁翮正敷張輕舉奮勾喙電擊復還翔

魏陳王曹植鬪雞詩曰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爲衆賓進樂

方長筵坐戲客鬪雞間觀房群雄正翕赫雙翅自飛揚揮羽激流風博目

發朱光翬落輕毛散嚴距往往傷長鳴入青雲翮翼獨翱翔願蒙狸膏助

常得擅此場。魏應瑒鬪雞詩曰戚戚懷不樂無以釋勞勤兄弟遊戲場

命駕迎衆賓二部分曹伍群雞煥以陳雙距解長綵飛踊超敵倫芥羽張

金距連戰何續紛從朝至日夕勝負尚未分專場駁衆敵剛捷逸等群四

坐同休贊賓主懷悅欣博奕非不樂此戲世所珍。梁簡文帝鬪雞詩曰

玉冠初警敵芥羽忽猜儔十日驕既滿九勝勢恒適脫使田饒見堪能說

魯侯。又雞鳴詩曰埭雞識將曙長鳴高樹巔啄葉疑彰羽排花強欲前

意氣多驚舉飄颺獨無侶陳思助鬪協狸膏邱昭如敵安金距丹山可愛

有鳳皇金門飛舞有鴛鴦何如五德美豈勝千里翔 梁劉孝威雞鳴篇

曰丹雞翠翼張妬敵得專揚翅中含芥粉距外曜金芒願賜淮南藥一使

雲間翔 周庾信鬪雞詩曰開軒望平子驟馬看陳王狸膏燠鬪敵芥粉

塩春場解翅蓮花動猜群錦臆張 周王褒看鬪雞詩曰踈蹠始橫行意

氣欲相傾妬敵金芒起猜群芥粉主入場疑挑戰逐退似追兵誰知函谷

下人去獨開城 陳徐陵鬪雞詩曰季子聊為戲陳王欲聘才花冠已衝

力金爪復驚媒鬪鳳羞衣錦雙鸞耻鏡臺陳倉若有信為覓寶雞來 陳

周弘正詠老敗鬪雞詩曰少壯摧雄敵眇視生猜忌一隨年月衰摧頽落

毛缺閑觀春光滿東郊草色異無復先鳴力空餘擅場意 晉傳玄鬪

雞賦曰或躑躅踟躕嘯唳容與或把地俯仰或撫翼未舉或狼顧鳴視或

奮翔鶴舞或佯背而引敵或畢命於強禦於是紛紜翕赫雷合電擊爭奮

身而相戰方競隼鷲而睨得勢者凌九天失據者淪九地 晉陸善長

鳴雞賦曰美南雞之殊偉察五色之異形伺晨之早發抗長音之逸聲

晉曹叡長鳴雞賦曰嘉鳴雞之令夫智窮神而入靈審璇璣之迴遽定昏

明之至精應青陽於將旦忽鵠立而鳳停乃拊翼以讚時遂延頸而長鳴

若乃本其形像詳其羽儀朱冠玉璫彤素並施紛葩赫奕五色流離殊姿

豔溢彩耀華披扇六翮以增暉舒毳毛而下垂 晉湛方生長鳴雞贊

曰精心妙覺獨曉冥冥風雨如晦不憊其鳴 梁劉孝威正旦春雞贊曰

寶雞陳倉祠光表神雄飛帝漢雌鳴霸秦排膺激怒磔翅張瞋電鞭失焰

雷車折輪助標魏教擅場齊珍名流晉軌歌傳漢臣竊脂善盜搏穀難馴

綠鸚智淺蒼鷹害深兼姿五德歸于翰音 宋袁淑排諧記雞九錫文

曰維神雀元年歲在辛酉八月己酉朔十三日丁酉帝顓頊遣征西大將

軍下雉公王鳳西中郎將白門侯扁鵲咨爾俊雞山子維君天姿英茂乘

機晨鳴雖風雨之如悔抗不已之奇聲今以君為使持節金西蠻校尉西

河太守以揚州之會稽封君為會稽公以前浚雞山子為湯沐邑君其祗

承予命使西海之水如帶浚雞之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浚山侍郎

丁鴻舍人鳧亭男梁鴻郎中蘇鵠死罪伏惟君德著朝野勲加鷓鴣故天

王鳳皇持錫位封今鳳鵠等在栢外願時拜受不勝欣豫之情謹詣柝下

以問

山雞

魏志曰平原太守劉亦取山雞毛著器中使管輅筮之輅曰高岳巖巖有鳥木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 異苑曰山雞愛其毛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令以大鏡著其前雞鑿形而舞不知止遂之死韋仲將為之賦甚美 笠法真登羅山疏曰山海經云鷲雉一名山雞養之穰火災 辛氏三秦記曰陳蒼山在太白之西上有石雞與山雞趙時差使燒山山雞飛去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十里或云是玉雞 南越志曰曾城縣多鷓鴣鷓鴣山雞也利距善聞世以家雞鬪之則可擒也光色鮮明玉采炫耀 賦 晉傅玄山雞賦曰惟南州之今鳥兼坤離而體珍被黃中 色敷文象以飾身翳景山之竹林超遊集乎水濱鑿中流以顧影晞雲表之清塵 宋臨川康王山雞賦曰形鳳婉而鵠跼羽袞蔚而細暉臨淥湍而映藻傍青崖而妍飛不隱耀而貽累倏見屈於虞機

鷹

爾雅曰鷹鷓鴣鳩 又曰鷹隼醜其飛也 羣 羣 羣 廣志曰有雉鷹有菟鷹一歲為黃鷹二歲撫鷹三歲青鷹胡膺獲鷹 春秋緯曰 光星散為鷹 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 周書曰鷲鷲之日鷹變為鳩處暑之日鷹乃祭鳥 左傳曰子云少皞氏爽鳩氏司寇也 杜謂也 又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戰國策曰唐睢謂秦王曰要離刺慶忌蒼鷹擊於殿上 京房占曰七月鳩化為鷹 漢書曰孫寶為京兆尹請故吏侯文為掾立秋日文謂寶曰今鷹隼始擊當順天氣成嚴霜之誅 東觀漢記曰鄧太后臨朝上林鷹犬悉斥放之馬融與謝伯世書曰憤憤愁思猶不解懷思在竹間放狗逐麋晚秋涉冬大蒼出籠黃棘下兔芼以乾菜以送餘日茲樂而已後 幽明錄曰楚文王時有人獻一鷹俄而雲際有一物焜翔鮮白鷹便竦翮而升須臾羽墮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墮地兩翅廣數十里眾莫能知時博物君子曰此鵬鷁也 魏志曰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

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揚去布乃解 **詩** 晉張華遊獵篇曰如黃狔狡勇青骹撮飛雉鵠鷺不盡收小鳥安足視 **賦** 晉傅玄鷹賦曰左看若側右視如傾勁翮二六機連體輕勾爪懸芒足如枯荆背利吳戟目穎星明雄姿逸世逸氣橫生 晉孫楚鷹賦曰有金剛之俊鳥生井陘之巖阻超萬仞之崇巔蔭青松以靜處體勁悍之自然振肅肅之輕羽擒狡兔於平原截鶴鴈於河渚且其為相也疏尾闊臆高髻秃顙深目蛾眉狀似愁胡曲背短頸足若雙枯麾則應機招則易呼昔碣石以西遊經馬嶺而南徂于時商秋既邁歲在玄冥風霜激厲羽毛振驚爾乃策良驥服羔裘鞞青骹戲田疇繁深谷繞山丘定心意審精眸獸馳厥足鳥矯其翼下赴幽谿上翔辰極隨指授以騰踊因升降以畢力紛連簿以揆竄遂陷首以摧臆

鷓

爾雅曰鷓負雀鷓也 廣雅曰籠脫鷓也 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毛詩曰鷓彼飛隼載飛載揚 詩義問曰晨風今之鷓餘說並以詩

義疏曰隼鷓也齊人謂之題肩或曰雀鷹春化為布谷此屬數種皆鷓也周官考工曰鳥旗七游鳥隼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于庭而死楛矢貫之以問仲尼仲尼曰昔武王剋商所得也 莊子曰鷓為鷓鷓為布穀布穀復為鷓此物變也 列士傳曰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顧望見一鷓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鳩鷓逐而殺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鷓所得吾負之為吾捕得此鷓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慈聲旁國左右捕得鷓二百餘頭以奉公子公子欲盡殺之恐有辜乃自按劍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鷓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流布天下歸焉 焦贛易林曰無妄之明夷曰千雀萬鳩與鷓為仇威勢不敵為鷹所擊 **賦** 魏陳王曹植鷓雀賦曰鷓欲取雀雀言自雀微賤身體些小肌肉瘠瘦所得蓋少君欲相噉實不足飽鷓得雀言初不敢語頃來轍軻資糧之旅三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得寧復置汝雀得鷓言意甚征營性命至重雀鼠貪生君得一食我命是傾皇天降鑒賢者是聽鷓得雀言意甚沮惋當死弊雀頭如菓蒜不早

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烏即白頭馬爲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謝丞後漢書曰廣漢雩叔林爲東郡太守烏巢於廳事屋梁兔產於床下王隱晉書曰虞溥爲鄱陽內史勸勵學業雖威不猛寬裕簡素白鳥集郡庭止棗樹就執不動抱朴子曰焚惑火精生朱鳥古今注所謂赤鳥者朱鳥也其所居高遠日中三足烏之精降而生三足烏何以三足陽數奇也是以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參鋤瓜三足萃其冠徐整三五曆曰天地之初有三白鳥王生衆鳥述征記曰長安靈臺有相風銅鳥豫章舊志曰太守李儀臨郡二年白鳥見南昌蜀李雄書曰武皇帝雄泰成三年白鳥赤足來翔帝以問范賢賢曰烏有反哺之義必有遠人懷惠而來果關中流民請降師覺授孝子傳曰吳叔和犍爲人母沒召土成墳有赤鳥巢門甘露降戶王韶孝子傳曰李陶交趾人母終啣居于墓側躬自治墓不受隣人助群烏銜塊助成墳異苑曰東陽顏烏以純孝著聞後有群烏銜鼓集顏所

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爲顏至孝故慈烏來萃銜鼓之興欲令聾者聾聞即於鼓處立縣而名爲烏傷王莽改爲烏孝以彰其行迹云南越記曰烏賊魚常自浮水上魚見以爲死便往啄之乃卷取烏故謂烏賊今雅烏化爲之梁元帝晚栖烏詩曰日暮連翩翼俱向上林棲風多前鳥馱雲暗後群迷路遠聲難徹飛斜行未齊應從故鄉返幾過入蘭闥借問倡樓妾何如蕩子啼梁劉孝威烏生八九子篇曰城上烏一年生九雛氈毛不自暖張翼強相呼羽成翮備各西東丁年賦命有窮通不見高飛帝輦側遠託日輪中尚逢王吉箭猶嬰唐昇弓豈如變采救燕質入夢祚昭公流聲表師退集幕示營空靈臺已鑄像流蘇時候風梁朱超城上烏詩曰朝飛集帝城猶帶夜啼聲近日毛雖暖聞弦心尚驚隋虞世基晚飛烏詩曰何日晚飛低飛飛未得栖當爲歸林遠恒長侵夜啼梁何遜窮鳥賦曰嗟窮鳥之小鳥意局促而馴擾聲遇物而知哀翻排空而不矯望絕侶於霞夕聽翔群於月曉旣滅志於雲霄遂甘心於園沼晉成公綏烏賦序曰有孝鳥集余之廬乃喟爾而歎曰余無仁惠之德祥禽

曷為而至哉夫鳥之為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為吉鳥是以周書神其流變詩人尋其所集望富者瞻其爰止愛屋者及其增歎茲蓋古人所以為稱若乃三足德靈國有道則見國無道則隱斯乃鳳鳥之德何以加焉鵬惡鳥而賈生懼之鳥善禽而吾嘉焉懼惡而作歌嘉善而賦之不亦可乎

鵲

爾雅曰鵲鵲醜其飛也竦上說文曰鵲知太歲之所在廣雅曰鵲鵲禮記曰季冬之月鵲始巢毛詩曰鵲巢夫人之德也莊子曰鵲上高城危而巢於高枝之巔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又曰莊周遊于雕陵之樊樊蕃也遊於栗園觀一異鵲自南方來翼七尺目大運十周一週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鳥鵲之巢可俯而窺淮南子曰鵲巢知風之所起又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脩短之分也鹽鐵論曰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崑山之旁以玉璞抵鳥鵲詩魏太祖武帝歌詩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

繞樹三匝何枝可棲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魏曹植魏德論謳曰鵲之強彊詩人取喻今存聖世呈質見素飢食菽華渴飲清露異于疇匹衆鳥是慕

雀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為雀禮記曰季秋雀入大水化為蛤晏子曰齊景公探雀殼殼弱故反之晏子再拜賀曰吾君有聖人之道矣道長幼也曾禽獸之加焉而况人乎莊子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或曰以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殷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呂氏春秋曰鸞雀處一屋之下子母相哺响响然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决火上棟宇將焚鸞雀顏色不變不知禍將及也為人臣免鸞雀之智者寡矣戰國策曰莊辛謂楚王曰夫雀俯啄白糧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王孫公子左挾彈右持攝瓦以加其頸畫棲乎茂樹夕調酸鹹矣史記曰趙武靈王號主父廢長子章而傳國於公子何主父遊沙丘公子章作亂與何戰敗章走趨主父主

父開受之何遂圍主父王父飢探雀穀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丘 韓詩外傳曰夫鳳皇之初起也遙遙千里蕃籬之雀啜伊而笑之及其升少陽一屈一信 輾轉雲間蕃籬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 太玄經曰明珠彈雀費不當也 孔叢子曰邯鄲民以正月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以五王大悅申叔告子從子從曰非先王之法且不令申叔曰何謂不令曰夫爵者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民非所得制爵也昔魏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爵何悅乎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次藥有昆丘神雀 陳留耆舊傳曰圉人魏尚高帝時爲太史有罪繫詔獄有萬頭雀集獄棘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 益部耆舊傳曰揚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群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之行數里果如其言 張顯折言曰萬雀不及一鳳皇衆星不如一月明 沙洲記曰寒嶺去大陽川三十里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小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黃虺無尾 異苑曰任城魏肇之初生有雀飛入

其手占者以爲封爵之祥 南越志曰曾城縣多白雀大如鳩素質疑狀羅含傳曰含在家時有一白雀集堂宇此德行幽感所致 說苑曰吳王欲伐荆有諫者死舍人少孺子懷丸操彈於後園露濡衣如是三旦王曰子來何濡衣如此對曰園有榆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螳螂之知捕蟬鳴不知黃雀在其後臣執彈丸欲取黃雀不覺露濡衣袁山松後漢書曰陳弇學尚書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翔翔 續齊諧記曰弘農楊寶嘗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墜於樹下又爲螻蟻所用寶愍之取置巾箱中養之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放之朝去暮還後忽與群雀俱來哀鳴遶室數日乃去爾夕三更寶讀書未卧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臣爲鴟梟所搏蒙君拯濟今當使南海不得復往極以悲傷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絜白位登三事於此遂絕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爲三公 蕭廣濟孝子傳曰王祥後母病欲得黃雀炙祥自念卒難致須臾忽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 風土記曰六月東南長風海魚化爲黃雀 廣志曰安息大雀舉頭高八九尺張翹丈

餘食大麥卵如甕 東觀漢記曰永元十三年安息王獻條支大雀
晉傅玄詩曰鵲巢丘城側雀乳空井中居不附龍鳳常畏蛇與蟲依賢義
不恐近暴自當窮 宋鮑照空城雀詩曰雀乳四穀空城之阿朝拾野粟
夕飲清河高飛畏鴟鳶下飛畏網羅誠不及青雀遠食玉山禾猶勝吳宮
鶯無罪得焚窠賦命有厚薄長歎欲如何 梁沈約詠雀詩曰肌薄少滋
腴色淺非丹翠不懼越王羞寧懷秦后珥傍簷葺寒草循場啄餘穗且欣
大厦成焉須鴻鵠志 後漢曹大家大雀賦曰大家同產兄西域都護
定遠侯班超獻大雀詔令大家作賦曰嘉大雀之所集生崑崙之靈丘同
小名而大異乃鳳皇之匹疇懷有德而歸義故翔萬里而來遊集帝庭而
止息樂和氣而優遊上下協而相親聽雅頌之雍雍自東西與南北咸思
服而來同

鶯

爾雅曰鶯鶯乙也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為鶯 說文曰鶯布翅枝
尾作巢避戊巳 廣雅曰玄鳥鶯也 禮曰仲春之月玄鳥至至之日以

太牢祠于高禩 毛詩曰鶯鶯衛莊姜送歸妾也鶯鶯于飛差池其羽下
上其音 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 左傳曰鄭子去少暉
時玄鳥氏司分者也 又曰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 戚孫文聞鍾
聲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 文子時懼有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
此也猶鶯之巢於幕上也 危言至 史記曰秦之先顓頊之苗孫曰女脩女脩
織玄鳥墮卵女脩吞之生太業 又曰臨江閔王榮坐侵廟壩為宮上徵
榮榮詣中尉府中尉郵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鶯數萬銜土置冢上
百姓憐之 漢書曰王莽開哀帝母丁姬冢有鶯數千銜土投其窟中
淮南子曰大厦成而鶯雀相賀 列仙傳曰簡狄帝嚳次妃有娥之女也
姊妹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而墜五色甚好相與競取簡狄得而吞
之生高 神具符 玄中記曰千歲之鶯戶北向 九章筭術曰五雀六鶯飛
集衡衡適卒一雀一鶯飛而易處則雀重而鶯輕 茅君傳曰句曲山上
有神芝五種第三名鶯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鶯象如欲飛狀光明
洞徹食一株拜為太清仙君正一郎中 晉中興書曰中原喪亂鄉人遂

共推郊鑿爲主與千餘家俱避難於魯國嶧山山有重險百姓飢饉野無
生草時或掘野鼠蟄鷺而食之 湘中記曰零陵有石燕形似燕得雷風
則飛頡頏如真燕 宣城記曰侍中紀昌睦初生有白燕一隻出屋旣表
素質宦途亦通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大安三年白燕遊酒泉郡黑燕
列從 **詩** 古詩曰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又曰翩翩堂前燕冬藏夏
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 魏明帝短歌行曰翩翩春燕端集余堂
陰匿陽顯節運自常厥貌淑美女素裳歸仁服德雌雄頡頏執志精專
絮行馴良銜土繕巢有式官房不規自圓無矩而方 宋鮑昭詠雙燕詩
曰雙燕戲雲崖羽翮始差池出入南閨裏經過北堂墜意欲巢君幕層楹
不可窺沉吟芳歲晚徘徊韶景移悲歌辭舊愛銜淚 苑所知 梁簡文帝
雙燕詩曰雙燕有雌雄照日羽差池銜花落比戶逐蝶上南枝桂棟本曾
宿虹梁早自窺願得長如此無令雙燕離 又詠新燕詩曰新禽應節歸
俱向吹樓飛入簾驚劍響來窓礙舞衣 梁吳筠詠燕曰一燕海上來一
燕高堂息一朝相逢遇依然舊相識問余來何遲山川幾紆直荅言海路

長風馭飛無力 梁庾肩吾詠簷燕曰雙燕集蘭閨雙飛高復低向戶疑
新箔登巢識故泥依欄本相賀近幕願同栖 又和晉安王詠鷺曰可憐
幕上鷺差池弄羽衣夜夜同巢宿朝朝相背飛銜泥瞻樂善相賀奉英徽
秋蟬行寂寞戀此未辭歸 陳蕭詮詠銜泥雙鷺詩曰銜泥金屋外表瑞
玉筐中學飛疑漢妾巢幕憚吳宮爪截還猶短窠成新尚空詎並零陵石
飛舞逐春風 隋江惲詠鷺鷺于飛應詔詩曰二月春暉暉雙燕理毛衣
銜花弄蘿靡拂葉隱芳菲或在堂間戲多從幕上飛若作仙人履應往日
南歸 隋虞世基賦得戲鷺俱宿詩曰大廈初構與雲齊歸鷺雙入正銜
泥欲繞歌梁自舞閣偶爲仙履往蘭閨千里爭飛會難並聊向吳宮北翼
接 **詩** 晉傅咸鷺賦曰有言鷺今年巢在此明歲故復來者其將逝翦爪
識之其後果至焉鷺鷺于飛差池其羽何詩人之是興信進止之有序秋
背陰以龍潛春晞陽而鳳舉隨時宜以行藏似君子之出處惡焚巢之凶
醜患林野之多阻諒鳥獸之難群非斯人而誰與惟里人之爲美託君子
之堂寓逮來春而復旋意眷眷而懷舊一委身乃無餘豈改適而更赴

晉盧諶鷺賦曰爰集崇宇依于其崇布窠巢之列列孕子鷺之嚶嚶銓先
後而均哺邁尸鳩之能爭於是族類借長雄雌俱逝頡頏水湄下上雲際
嘲晰間關倏忽澗激來如隼擊去若鳧跬斗建午而子指日在戊而後憇
晉夏侯湛玄鳥賦曰觀羽族之羣類美玄鳥之翔集順陰陽以出處隨寒
暑而遊蟄擢翾翾之麗容揮連翩之玄翼挺參差之羞尾發縹素之鮮色
及至大火西景商風吹衣遂匿形於深穴歛六翮而不飛含靜泊以充肌
喻至和之精粹澹恬心以去欲故保生而不匱虞衆物之爲害獨棄林而
憑人不驚畏以自疏永歸馴而附親有受祥而皇祇故遺卵而生殷惟帝
皇之嘉美置高禩以表神類鷺皇之知德象君子之安仁爾乃銜泥構巢
營居傳楠積一喙而不已終累泥而成屋拾柔草以自藉採懦毛以爲蓐
吐清惠之冷音永吟鳴而自足贊晉郭璞鷺贊曰鷺鷺于飛瑞娥以卯
玄玉爰發聖敬日遠商人是頌詠之弦管頌晉傳統妻辛女鷺頌曰
翩玄鳥載飛載揚頡頏庭宇遂集我堂銜泥啄草造作室房避彼秋隘虎
此高涼孕育五子靡夭靡傷羽翼既就縱心翱翔顧影逸豫其樂難忘

鳩

禮記曰仲春之月鷹化爲鳩 方言曰鳩自關而東周鄭之郊魏之郊
謂之郎罽其大者謂之鳩鳩 列子曰邯鄲之人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
子簡子大愧厚賞之 說苑曰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
曰子改鳴則可不能改鳴東徙猶惡子之聲也 續漢禮儀志曰仲秋之
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鋪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
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所以愛民
也 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敗於京索道叢薄中羽追求之時鳩
正鳴其上追者以鳥在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以賜老者
按少皞五鳩鳩者聚聚民也周禮羅氏獻鳩養老漢無羅氏故作鳩杖以
扶老 琴操曰舜耕於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哺食益以感
思乃作歌 會稽典錄曰皮延字叔然會稽山陰人養母至孝居喪有白
鳩巢廬側遂以喪終 又曰鄭弘遷臨淮太守郡人徐憲在喪致哀白鳩
巢戶側弘舉爲孝廉朝庭稱爲白鳩郎 廣州先賢傳曰頓琦蒼梧人至

孝母喪琦獨身立墳歷年乃成居喪踰制感物通靈白鳩栖息廬側見人輒去見琦而留 搜神記曰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于床張氏祝曰鳩來為我禍也飛上承塵為我福耶來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帶鈎是後子孫過盛有為必偶貴財萬倍蜀客賈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婢竊鈎以與蜀客張氏既失鈎漸漸衰耗而蜀客亦數罹窮厄不為已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賈鈎以反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鈎云 又曰沛國戴文謀居陽城山有神降焉其妻疑是妖魅神已知之便去遂視作一五色鳥白鳩數十隻後有雲覆之遂不見 魏王粲詩曰鷦鳥化為鳩遠竄江漢邊遭遇風雲會託身鸞鳳間天姿既否戾受性又不閑邂逅見逼迫俛仰不得言 晉傅咸班鳩賦曰集茂樹之蔭蔚登弱枝以容與體郁郁以啟文音邕邕而有序情欽樂而是悅遂籠之於前雷爾乃飲以神泉食之 梁朝憇椒塗夕宿蘭房時連翩於庭阿見飛燕之頡頏感物而哀鳴以懷傷仰華林而矯翼紛憎逝而高翔 魏陳王曹植魏德論

謳曰班班者鳩爰素其質昔翔殷邦今為魏出朱目丹趾靈姿詭類載飛載鳴彰我皇懿 魏陳王曹植令禽惡鳥論曰昔荆之梟將徙巢於吳鳩遇之曰子將安之梟曰將巢於吳鳩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能革子之聲則免無為去荆而巢吳也如不能革子之聲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為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 序 晉阮籍鳩賦序曰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後卒為狗所殺故作賦

頭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鷓 爾雅曰鷦鳥醜其飛也翔 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鷦鷯則莊子內篇曰鷓鴣嗜鼠聖蛆甘蟬 鹽鐵論曰泰山之鷓啄腐鼠於窮澤非有害人也今有司盜主財而食之焉得若泰山之鷓乎 列仙傳曰季仲甫夜卧床上或為鷓鳥後至沓縣巨山上候北風當飛度南海山上有羅鷹者羅得鷓視之仲甫也後留更三年自云往崑崙山 東觀漢記曰馬援擊交趾下潦上霧毒氣上蒸仰視鳥鷦趾趾墮水中 博物志曰漢舊事慕國送鷦卵給太官 詩 魏劉禎射鷦詩

曰鳴鳶弄雙翼飄飄薄青雲我后橫怒起意氣陵神仙發機如驚焱三發
兩鳶連流血灑墻屋飛毛從風旋庶士同聲贊君射一何妍

反舌

禮記曰仲夏之月反舌無聲 左傳曰郟子云少皞祝鳩氏司徒也 易
緯通卦曰百舌者反舌鳥也能反覆其口隨百鳥之音 風土記曰祝鳩
反舌也 春秋保乾曰江充之害其萌反舌鳥入殿 梁沈約侍宴詠
反舌詩曰假客不足觀遺音猶可薦幸蒙喬樹恩得以聞高殿 梁劉孝
綽詠百舌詩曰山人惜春暮旭旦坐花林復值懷春鳥枝間弄好音遷喬
聲迥出赴谷響幽深下聽長而短時聞絕復尋孤鳴若無對百轉似群吟
昔聞屢懼昔今聽忽悲今聽聞非殊異遲暮獨傷心 梁徐悝妻劉氏聽
百舌詩曰庭樹日新晴臨鏡出雕楹風吹桃李氣過傳春鳥聲爭寫山陽
笛全作洛濱笙注意歡留聽談令粧不成 陳聘使韋鼎在長安聽百舌
詩曰萬里風煙異一鳥忽相驚那能對遠客還作故鄉聲 梁沈約反
舌 曰谷玄造之大德播含靈於無小有反舌之微禽亦班名於庶鳥之

嘉容之

一以繁聲以自表其聲也驚詭遵贊紫紆離亂駢浮迴合岫危
瑣散或發曲無漸或收音去半既含意於將曉亦流妍於始旦雜沓逶迤
激跳參差攢嬌動葉促嘽繁枝分宮析徵萬矩千規因風起嘒曳響生奇
對芳辰於此月屬今余之遵慕倦城守之誼疲愛田郊之閑素春春物而
懷之聞好音於庭樹 梁蕭子暉反舌賦曰彼陶嘉之盛月氣依遲於池
沼眷霏霏之花落愛翹翹之令鳥無榮辱之可因弄樞機而自表爾其聲
也嘹唳習結壽抑繁咽繁音瑣碎衆響攢熾或急轉赴機或緩引趨節或
洪纖共起或長短俱折意疑續而更斷謂當舉而忽垂聲憑林而逾厲響
因風而益危

倉庚

說文曰離黃倉庚也鳴即蠶生 禮記曰仲春之月倉庚鳴 毛詩曰春
日載陽有鳴倉庚又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又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又
曰緜緜黃鳥止于丘阿又曰睨睨黃鳥載好其音又曰黃鳥哀三良也交
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 詩義疏曰黃鳥鷓鴣也或謂黃栗

留幽州謂之黃鶯或謂之黃鳥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鷺黃一名楚雀
齊人謂之搏黍關西謂之黃鳥常樵熟時來在桑樹間皆應節趣時之鳥
或謂之黃袍 **賦** 魏文帝鶯賦曰堂前有籠鶯晨夜哀鳴悽若有懷憐而
賦之曰怨羅人之我困痛密網而在身顧窮悲而無告知時命之將泯升
華堂而進御奉明后之威神唯今日之僥倖得去死而就生託幽籠以栖
息厲清風而哀鳴 魏王粲鶯賦曰覽堂隅之籠鳥獨高懸而背時雖物
微而命輕心悽愴而愍之日奄藹以西邁忽逍遙而既寘就隅角而歛翼
春獨宿而宛頸歷長夜以向晨聞倉庚之群鳴春鳴翔於南甍戴鷺集乎
東榮既同時而異憂實感類而傷情 晉王暉妻鍾夫人鶯賦曰嘉京都
之鶯鳥冠群類之殊形擢末軀於紫闥超顯御乎天庭惟節運之不停懼
龍角之西頰慕同時之逸豫怨商風之我催

鷓鴣

爾雅曰桃蟲鷓其雌鷓俗名巧婦 又曰鷓鴣割葦好割葦皮食其蟲因
毛詩曰鷓鴣周公救亂也鷓鴣鷓鴣既取我

子無毀我室 詩疏義曰鷓鴣似黃雀而小啄刺如錐取茅為窠以麻紮
之刺紮靴懸著樹枝幽州為之鷓鴣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西謂之篋雀
毛詩曰肇允彼桃蟲 今鷓鴣是也 故爾雅曰桃蟲鷓也微小黃雀其鷓化
為蝟故俗語曰鷓鴣生蝟 焦貢易林亦謂桃蟲生蝟或云布殼生子鷓
鷓養之 莊子曰鷓鴣巢林不過一枝 說苑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
年不見用客反見孟嘗君曰不知臣罪耶君之過也孟嘗君曰縷因針而
入不因針而急夫子之才必薄矣客曰不然臣見鷓鴣巢於葦之苕鴻毛
著之已建之安工女不能為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若折外破者其所託
者使然也 **賦** 晉張華鷓鴣賦曰何造化之多端播群形於萬類惟鷓鴣
之微禽亦攝生而受氣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
粒

啄木

臨海異物志曰啄木大如雀啄足背青毛色正青翠鳥類也凡與啄木異
種舌長五寸杪有刺針 **詩** 宋袁淑排諧集左氏詩曰南山有鳥自名啄

木饑則啄樹暮則巢宿無干於人唯志所欲性清者榮性濁者辱 晉傳
玄詩曰啄木高翔鳴啾啾飄搖林薄著桑槐獲猱樹間喙如錐嚶嚶嚶
聲正悲專為萬物作倡俳當此之時樂不可廻

鴛鴦

歸藏曰有鳧鴛鴦有鴈鷓鴣 毛詩曰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
物有道自奉養有節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魏志曰
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墜地化為鴛鴦何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
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卒黃門
令奏宮人相殺 鄭氏婚禮謁文贊曰鴛鴦鳥雄雌相類飛止相匹 列
異傳曰宋康王埋韓馮夫妻宿夕文梓生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栖樹上晨
夕交頸音聲感人 詩 古歌辭曰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
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啻啾啾鳴東西廂 晉嵇叔夜詩曰鴛鴦于飛蕭蕭
其羽噤噤和鳴顧眄儔侶 又曰婉彼鴛鴦戢翼而遊俯吮綠藻託身洪
流朝翔素瀨夕栖靈洲 賦 梁簡文帝鴛鴦賦曰朝飛綠岸夕歸丹嶼顧

落日而俱吟追清風而雙舉時時荇帶乍拂菱華始臨涯而作影遂感水
而生花亦有佳麗自如神宜羞宜笑復宜嘖既是金閨新入寵復是蘭房
得意人見茲禽之棲宿想君意之相親 梁元帝鴛鴦賦曰青田之鶴晝
夜俱飛日南之鴈從來共歸雙飛兮不息自憐兮何極一別兮經年相去
兮幾千雄飛入玄兔雌去徃朱鷺豈如鴛鴦相逐俱棲俱宿勝林鳥之同
心萬池魚之比目朝浮兮浪華夜集兮江沙萍隨流而博岸網因風而綴
花見虹梁之春色復相鳴而戢翼蘭渚兮相依同盛兮同衰魂上相思之
樹文生新市之機金雞玉鵲不成羣紫鶴紅雉一生分願學鴛鴦鳥連翩
恒逐君 周庾信鴛鴦賦曰盧姬小來事魏王自有歌聲足繞梁何曾織
錦未肯桃桑終歸薄命著罷空床見鴛鴦之相學還歎眠而淚落南陽清
粉不復看京兆新眉遂嬾約况復雙心並翼馴狎池籠浮波弄影刷羽乘
風共飛簷几全開魏宮俱棲梓樹堪是韓馮若乃韓壽欲婚温嶠願婦玉
臺不送胡香未有必見此之雙飛覺空床之難守 陳徐陵鴛鴦賦曰飛
飛兮海濱去去兮迎春炎皇之季女織素之佳人未若宋王之小史含情

而死憶少婦之生離恨新婚之無子既交頸於千年亦相隨於萬里山雞
映水鄰目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合會無勝比翼兩鴛鴦觀其
弄吭浮沉輕軀澆澗拂荇戲而波散排荷翻而水落特訝鴛鴦鳥長情真
可念許處勝人多何時肯相厭聞道鴛鴦一鳥名教人如有逐春情不見
臨卽卓家女祇爲琴中作許聲

鷓鴣

爾雅曰鷓鴣

說文曰鷓鴣鴉也

一曰鷓鴣

以鳥脚高毛

江東異

物志曰鷓鴣巢於高樹生子在窟中未能飛皆御其翼飛也

晉書

虞

鷓鴣賦曰有南州之奇鳥諒殊美而可嘉生九臯之曠澤遊江淮之洪波

既翦翼以就養遂婉孌乎邦家鷓鴣呈儀若刻若畫鸞頸龜背戴玄珥白

班毛頰鷹駁羽朱掖青不專紺纒不擅赤因宛點汗希稠有適其在水也

則巧態多姿調節柔骨一低一仰乍浮乍沒或遊或舞續翻倏忽若乃陽

故多陰殊方相求見水則喜睹火而憂 梁簡文帝鷓鴣賦曰飲三芝之

淳露食六草之英芳似金沙之符采同錦質之報章紅毛覆臆翠鬣垂心

浴波泳渚浮廣戲深臨高舞翮映淺弄音逐餘暉而顧景乘清吹而微吟

鷓鴣

臨海異物志曰鷓鴣水鳥毛有五色食短狐其在溪中無毒氣

齊謝

眺詠鷓鴣詩曰蕙草含初芳瑤池暖晚色得廁鴻鸞影晞光弄羽翼 梁

簡文帝詠飛來鷓鴣詩曰飛從何處來似出上林隈口銜長生葉翅染昆

明苔 賦 宋謝惠連鷓鴣賦曰覽水禽之萬類信莫麗乎鷓鴣服昭晰之

鮮姿標玄黃之美色命儔旅以翱遊憇川湄而偃息超神王以自得不意

虞人之在側網羅幕而雲布摧羽翻於翩翩垂沉浮之諧豫宛羈畜於籠

樊

白鷺

爾雅曰鷺春鋤

毛詩周頌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詩義疏曰鷺水鳥

也好所絮白謂之白鳥齊魯謂之春鋤遼東樂浪吳楊謂之白鷺楚成王

時有朱鷺合沓飛翔復有赤色者舊鼓吹音樂朱鷺曲是也 賦 宋謝惠

連白鷺賦曰有提樊而見獻寔振鷺之鮮禽表弗緇之素質挺樂水之奇

心詩 陳蘇子卿鼓吹曲朱鷺詩曰玉山一朱鷺萬里入王畿欲向天池飲過繞上林飛金隄麗羽翮丹水浴毛衣非貪葭下食懷恩自遠歸

鷺鷥

方言曰野鳧甚小好沒水中南楚之人謂之鷺鷥大者謂之鷺蹄 爾雅曰鷺鷥鷺鷥 晉張望鷺鷥賦曰余觀鷺鷥之為鳥也形兒叢茂尾翮樵陋樂水以遊隨波淪躍汎然任性而無患也惟鷺鷥之小鳥託川湖以繁育翮舒翮以和鳴匪窘惕於籠畜澆澣池沿容與河洲翔而不淹集而不留值汗則止遇澤則遊淪潭裏以銜魚躍浪表而相求萃不擇渠娛不擇川隨風騰起與濤回旋沉窺則足撥圓波浮泳則臆排微漣率性命以閑放獨遨逸而獲全

鷗

說文曰鷗水鴉也 倉頡解詁曰鷗鷗也 山海經曰玄股國其人食鷗 列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數而不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好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鷗鳥舞而不下

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頗知風雲若群飛至岸渡海者以此為候 **詩** 梁何遜詠白鷗詩曰可憐雙白鷗朝夕水上遊何言異棲鳥雌住雄不留孤飛出浦渚獨宿下滄洲東西從此去影響絕無由

鵬

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鯀化而為鵬鵬之背不知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幽明錄曰楚文王好獵有人獻一鷹大鵬鷗文王厚賞之 類 異類傳曰漢武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鵬鷗東方朔識之 **賦** 晉賈彪鵬賦曰余覽張茂先鷗鷗賦以其質微處褻而偏於受害愚以為未若大鵬棲形遐遠自育之全也此固禍福之機聊賦之云歎大鈞之播物啓塊化於天壤嘉有鵬之巨鳥攝元氣之夸象揭宇內之逼隘遵四荒以汎蕩 **贊** 晉阮修大鵬贊曰踰踰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

精衛

山海經曰炎帝之女名曰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反是為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贊** 晉郭璞精衛贊曰炎帝之女化為精衛沉形東海靈爽西邁乃銜木石以填攸害

翡翠

爾雅曰翠鷓也 倉頡解詁曰鷓翠別名也 說文曰翡赤雀翠青雀也 周書曰成王時蒼梧獻翡翠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翠羽曜 離騷曰翺飛兮翠曾轡 又曰翡翠翠幃 漢書曰尉佗獻文帝翠鳥干 又曰燕刺王旦郎中侍從貂羽黃金附蟬 廣志曰翡色赤翠色紺皆出交州興古縣 吳錄薛綜上疏曰日南遠致翡翠充備寶玩 徐廣車服注曰天子輅金根車翠羽蓋皇后首飾步搖八雀九華加翡翠 楊孝先交趾異物志曰翠鳥先高作巢及生子愛之恐墮稍下作巢子生毛羽復益愛之又更下巢也 **詩** 後漢蔡邕翠鳥詩曰庭前有若榴綠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脩容形迴顧生碧色動搖揚縹青 **賦** 梁江淹翡翠賦

曰彼一鳥之奇麗生金洲與炎山映銅陵之素氣灌碧磴之紅泉歛慧性及馴心騫頰翼與青羽終絕命於虞人克南睽於內府備寶帳之光儀登美女之麗飾雜白玉而成文縹紫金而為色專妙采於五都擅精華於八極 **贊** 晉郭璞翡翠贊曰翠雀麋鳥越在南海羽不供用肉不足宰懷璧其罪賈害以采

服鳥

盛弘之荊州記曰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為鷓楚人謂之服 **賦** 漢賈誼服鳥賦曰誼為長沙王傅一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鷓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孟夏庚子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萃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於服余去何之服乃歎息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化固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沕穆無窮胡可勝言斯遊遂成卒被正刑傳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以糾纏命不可說孰知其極雲蒸雨降紉錯相紛大鈞播物塊扎

無垠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
漢孔臧鴉賦曰季夏庚子思遁靜居爰有飛鴉集我屋隅異物之來吉凶
之符觀之歡然覽考經書在德為祥棄常為妖尋氣而應天道不踰昔在
賈生有識之士忌茲服鳥卒用喪已咨我令考信道執真變怪生家謂之
天神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任命慎厥所脩棲遲養志老氏之壽時去
不索時來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自今勒劇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二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三

獸部上 馬 駒駝

爾雅曰馬眊上皆白惟馬眊音後左四散皆白驢音音四蹄皆白首俗呼為前

足皆白騃音音後足白狗音音前左足白啓音音左白騎後右足白驤左馮音音

馮音音駟馬白腹駟音音黑毛也驪馬白跨躡音音白州驪音音尾本白騃音音尾白狼

毛白也白達素縣音音白面額皆白惟駝迴毛在膺宜乘音音在腹下如乳者千

里在肘後減陽音音或在背闊廣音音旋毛所在逆毛居駝音音馬音充

逆刺牡曰騊牝白駘音音黃駘音音馬黃脊騃音音乾驪馬黃脊騃音音青驪鄰驪音音連錢駟

蒼白雜色錐黃白雜毛駘音音詩有騃有駘音音形白雜毛駘音音駘音音白馬黑唇駘音音泉

黑喙駟音音色者一曰白矚兩目白魚又曰馬八尺曰駘絕有力曰戎說

文曰駘音音張馬卧土中也山海經曰犬戎之國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

金名曰吉疆乘之壽千歲又曰夸父山北有林名曰桃林廣圓三百里

其中多馬音音桃林弘農湖城縣也又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白民之國白

身被髮有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九代馬名舞盤作之乘黃即飛黃也淮南

子日黃帝時飛黃服皂又曰天帝之山有草焉狀如葵臭如薜蘿名曰杜衡可以走

馬帶香令使馬或曰馬得之健能走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乘蒼龍龍者色青周官曰凡馬八

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騾六尺為馬天子十二閑六種邦國六閑四種

家四閑二種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南海輪駮馬易說卦曰乾為

馬為老馬為駮馬毛詩曰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務農重穀

牧于坰野而史克作是頌駟駟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驪

有黃以車彭彭左傳曰宋人以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又曰魯莊公

新作延廡風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中分也春分出秋分內之又曰晉侯伐齊齊師

夜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又唐成公如楚有兩匹

駮驪又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穀梁傳曰晉獻公將伐虢荀息請以

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後滅虞荀息牽馬曰齒加長矣論語曰齊

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又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韓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有志問於御者曰此何馬

也御者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

棄其身仁者之不為也東島贖之窮士閔之知所歸心焉又曰顏回望

吳門焉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疋長耳故後人號馬為

一疋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地鏡圖曰銅器之精見

為馬大公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昌於羗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

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大戎氏文馬毫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雞斯

之乘以獻商王管子曰桓公乘馬虎望見而伏公問管仲仲曰意者君

乘駿馬公曰然仲曰駿馬食虎豹故伏焉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

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

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夫臣之子皆下才也臣有所與九方臯其相馬

非臣之比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在沙丘穆公曰

何馬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敗矣子之所使

求馬者色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所觀天機也

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良馬也晏子曰景

公使人養所愛馬馬病死公怒令人殺養馬者晏子請數之曰爾有三罪使汝養馬殺之一當死也又殺公所最善馬二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必怨叛諸侯輕伐吾國三當死也公喟然赦之 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 莊子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尾而隆此馬之真性也雖有儀臺路寢無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駱之連之以羈絆編之以皂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孫卿子曰騏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則亦不及之矣 韓子曰管仲隰朋從桓公而伐孤竹春往而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 又曰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之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願曰馬之賦故籍空辭則能勝於一國實按形不能謗於一人 又曰如耳說衛嗣君君悅之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有千金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何也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今如子雖辨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又曰伯樂教其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愛者相駑馬

以千里馬世一有其利少駑馬多其利多也 呂氏春秋曰秦穆公車敗失左驂自往求焉見野人殺將食之穆公笑曰食駿馬肉而不飲酒余恐其傷性也遍飲之而去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污灑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綽衣之募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造於天仰見伯樂之知己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八駿赤驥盜驪白義渠黃華騅綠耳 孔叢子曰公孫龍以白馬為非馬或曰此辯而毀大道子高適趙謂龍曰願受業久矣所不取先生者以白馬為非馬耳誠能去之則高請為弟子龍曰若使去之無教矣 史記曰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樂人優孟入殿門大哭曰請以君禮葬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椁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壙老弱負土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為之柰何曰請為王言六畜之葬以籠竈為之槨銅鑿為之棺齊以薑桂薦以木蘭衣之以火光葬人腹中王乃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知聞也 又曰項王駿馬名騅常騎之及被

圍於垓下乃悲歌慷慨為歌曰力拔山兮氣盖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及至
烏江謂亭長曰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常一日千里不忍殺以賜公
又曰冒頓圍高祖於平城所騎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龍北方盡烏驪南
方盡騂馬 又曰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
使壯士持千金及馬以請宛王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不肯與漢使怒
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遮攻漢使取財物天子大怒拜李廣利為貳
師將軍發屬國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
又曰初天子發書易書以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天馬及得
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 又曰鄭當時
以任俠自意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賓客夜以
繼日 又曰王遵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從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遵躬
率吏民沉白馬親執珪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 又曰
賈捐之上書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日
行五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

四方無來獻

又曰石建為太僕奏事下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

今乃四譴死矣石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舉策數馬畢對曰六

馬 又曰萬石君謹慎見路馬必軾 又曰馬高五尺九寸以上不得出

關 又西域傳曰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大宛國嶠山

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東方朔傳曰驃騎難諸博士東方朔對曰于將莫

耶天下之利劍也水斷鵠鴈陸斷馬牛將以補僑曾不如一錢之錐騏驎

駮耳天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官曾不如跛猫 神異經曰西南大

宛宛丘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尾委於地蹄如汗脫可握日行千里至

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絛絮纏頭腰小腹以避風病其國人不纏也 說

苑曰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伏而不動平公顧謂師曠曰聞之霸王君出猛

獸伏而不敢起今者寡人出乳虎伏而不動此猛獸乎師曠對曰鵠食鴟

鴟食鷄鷄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似駮馬今者吾君當駮駮馬以出

平平公曰然 淮南子曰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為衾馬有功猶

不可忘又况人乎 又曰北塞上之人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

此何詎知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詎
 知不為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馬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又詎知不
 為福居一年胡夷大出虜壯者皆控弦而戰也張塞上之人死者十九人
 戰九此子獨以跛故子父相保幽通賦曰北叟萬畢術曰馬毛大尾親友
 人死取馬毛大尾置朋友衣中若東觀漢記曰光武帝時名都王國有獻
 自絕夫婦衣中夫婦自相憎矣名馬者帝以馬駕鼓車 又曰光武初起無馬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又曰聞武帝歌天馬浴赤汗今親見其然血從前髀上小孔中出 又曰
 明帝欲征匈奴竇固議曰塞外草美馬不須穀 又馬防曰宣帝時五將
 出征其奏言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即知漢兵出乃去以是言
 之馬當與穀 又曰明德后曰吾前過濯龍門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
 馬如龍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異以嘿止謹耳 又曰吳漢伐蜀戰敗墮
 水緣馬尾得出 又曰相典為御史是時宦者執政典無所迴避常乘駘
 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駘馬御史 又曰上會諸將問破賊
 所得物唯李忠獨無所掠上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又曰

張湛為光祿勳帝臨朝或有惰容湛輒諫其失常乘白馬上每見湛輒言
 白馬生且復諫矣 又曰馬援擊交趾謂官屬曰從弟少遊常哀吾多大
 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吏守墳墓鄉里稱
 善人斯可矣求益盈餘但自苦耳 又曰馬援於交趾鑄銅馬奏曰臣聞
 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臣援師事楊子阿孝武帝時善相馬者東
 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臣既備數家骨
 法以所得駱越銅鑄以為馬高二尺五寸圍四尺五寸謹獻詔置馬德陽
 殿下 又曰張奐字然明為安定屬國都尉羗離浦上與馬二十疋奐召
 主簿張祁入於羗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得入
 懷盡還不受 又曰卓茂為丞相史常出道中有人認茂馬者茂問失馬
 幾日對曰月餘矣茂曰然此馬畜已數年遂解馬與之曰即非所失幸至
 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馬主自得馬慙媿詣茂 又曰廉范奔赴敬
 陵時廬江郡椽嚴麟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斂之命
 從騎下車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即牽馬造謝而歸之 謝丞後漢書曰

朱震字伯厚性剛烈初為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三府彥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袁宏漢記曰第五倫為司空有人與倫千里馬者倫雖不取每三公有所選舉倫心不忘也然終以不用鹽鉄論曰騏驥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屠者持刀睨之桓譚新論曰蒯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目不足示也蔡邕月令論曰問者曰七騶咸駕今日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天子六馬種種一騶故六騶也三輔決錄曰安陵有項仲山每飲馬渭水常投三錢鄒子曰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論衡曰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馬目竟眇又曰楊璇為零陵太守時桂陽賊起璇乃制馬車數十乘以囊盛石灰於車上及會戰從風揚灰向賊陣因鳴鼓擊賊大破之風俗通曰疲馬不能度繩俗

云馬羸不能度繩索或云不能度種萊畦塍也謹按齊有澠水裁廣三四步言馬之疲乃不能度此水耳又曰蝦蟇一跳八尺再丈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無他所掉尾肅肅按蝦蟇無尾當言夏馬夏馬患蠅蚋掉尾擊之故肅肅也又曰殺君馬者路旁兒也言長吏養馬肥而希出路邊小兒觀之却驚致死按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駘馳不已至於死又曰馬一疋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疋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疋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疋或說馬死賣得一疋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為疋與馬之相疋耳符子曰齊景公好馬命使善畫者圖之訪似者暮年不得今人君考古籍以求賢亦不可得也魏志曰朱建平善相馬文帝出左右將馬過平曰此馬相今日死及帝乘馬馬惡帝衣香鬻帝恠帝怒殺之又曰穢國出果下馬漢時恒獻之高人乘於菓蕭下行英雄記曰公孫瓚每聞邊警輒厲色作氣如赴讐常乘白馬又採白馬數十疋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從以為左右翼胡甚畏之曹瞞傳曰呂布乘馬名赤兔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吳錄曰孫

堅討董卓失利被創墮馬卧草中軍衆分散馬還營嗚呼軍人隨馬向草
 中乃得堅扶還營 江表傳曰孫權征合肥馬上津橋橋見撤文餘無板
 權躍馬超之得免 世說曰劉備之初奔劉表屯於樊城表左右欲因會
 取備備覺如廁便出所乘馬的顛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
 急謂的顛曰今日厄何不努力的顛達備意踊三丈得過 諸葛亮教曰
 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 抱朴子曰李南乘赤馬行逢
 人乘白馬白馬先鳴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白馬言汝當見一黃馬左目
 盲是吾子可令駛行相及也須臾果逢盲黃馬赤馬果先鳴盲馬應之
 又曰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也 于寶晉紀曰栢範出赴曹爽
 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
 搜神記曰趙固所乘馬忽死固甚悲惜之門外璞璞曰可遣數十人持竹
 竿東行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便攪打之當有一物出急抱將歸於是如
 璞言果得一物似猴入門見死馬跳梁走往死馬頭嘘吸其鼻馬即起亦
 不復見猴 怪志曰有人與奴俱得心腹病歿死剖視之得一白鼈取諸

藥內口中不死後有人乘白馬來溺澣之乃縮頭縮脚試取馬溺灌之便
 消爲水病者乃飲一升馬溺乃差 又曰謝尚所乘馬忽死尚甚愛惜之
 時有夏侯弘自言見鬼神與言語尚初不信弘曰我能令馬活信通神不
 乃下床去良久還曰廟神愛君馬今已請得還須臾衆人皆見馬從外來
 至死馬邊便滅死馬即活 襄陽記曰中廬山有一地穴漢時常有數百
 疋馬出遂因名馬穴吳時陸遜亦知此穴馬出得數十疋 長沙耆舊傳
 曰南陽太守張忠曰吾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 相馬經曰
 馬眼欲紫豔光口中欲赤色也 廬江七賢傳曰陳衆辟州從事揚州部
 有賊擊之多死衆請以威信取之因單車白馬往賊東身歸降遂生爲立
 祠號曰白馬從事 詩 漢天馬歌曰太一既天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傲
 儻精權竒翮躡浮雲睨上馳體容與迤萬里 起論也今安匹龍爲友又曰
 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來開
 逐門疎予身逝崑崙天馬來龍之媒遊閭闔觀玉臺 古歌詩曰平陵東
 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義公在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 晉劉恢詩

曰東皇有一駿名曰千里駒絡首纏駿尾養以甘露芻梁簡文帝西齊
行馬詩曰晨風白金絡桃花紫玉珂影斜鞭照曠塵起足蹉跎任俠稱六
輔輕薄出主河風吹鳳皇袖日映織成靴遠江艦舳少遙山煙霧多雲開
馬瑙葉水淨瑠璃波路廣拂青柳迴塘繞碧莎不効孫吳術寧須趙李過
又紫駟馬詩曰賤妾朝下機正值良人歸青絲懸玉蹬朱汗染香衣驟急
珂彌響跳多塵亂飛雕胡幸可薦故心君莫違又繫馬詩曰青驪沉赭
汗綠地懸花蹄未垂青鞵尾猶掛紫郭泥躑足絆中幘搖頭櫃上嘶紫關
如未息直去取榆溪又登山馬詩曰登山馬問樹識金裝草合宜韉短
影轉見鞭長何殊八公岫蹙上淮南王又和人愛妾換馬詩曰功名幸
多種何事苦生離誰言似白玉定是愧青驪必取匣中劍迴作飾金羈直
成恨不已願得路傍兒梁元帝賦登山馬詩曰登山馬遥遥小小馬纔
通汗赭疑霑勒衣香不逐風何殊隴頭望遠識祁連東又後園看騎馬
詩曰良馬出蘭池連翩驅桂枝鳴珂隨躡駛輕塵逐影移香來知驟近汗
歛覺風吹遙望黃金絡懸識幽并兒又紫駟馬詩曰長安美少年金絡

飾連錢宛轉青絲鞵照曜珊瑚鞭依槐復依柳蹀躞復隨前方逐幽并去
西北共連翩梁劉孝威和王竟陵愛妾換馬詩曰駟馬出樓蘭一步九
盤桓小史贖金絡良工送玉鞍龍驂來甚易烏孫去實難麟膠妾猶有請
爲急絃彈梁庾肩吾以妾換馬詩曰渥水出騰駒湘川實應畱來從西
北道去遂東南隅琴聲悲玉匣山路泣靡蕪似鹿將含笑千金會不俱
陳劉刪賦得馬詩曰獨飲臨寒窟離群思北風陳王欲觀舞御史自隨駟
邊聲墮客淚菓下益桃紅恒持沛艾影解向平陵東陳沈炯賦得邊馬
有歸心詩曰窮秋邊馬肥向塞甚思歸連鑣渡蒲海束舌下金微已却魚
麗陣將摧鶴翼圍彌憶長楸道余鞭背落暉陳祖孫登賦得紫駟馬詩
曰候騎極樓蘭長城迥路難嘶從風處斷骨往水中寒飛塵暗金勒落淚
灑銀鞍抽鞭上關路誰念客衣單陳王由禮賦得駟馬詩曰善馬金羈
飾躡影復凌空影入長城水聲隨胡地風鞞斂青門外珂宣紫陌中行行
若不倦唯當御史駟賦魏應德璉繁驥賦曰繁良驥之不遇兮何屯否
之弘多抱天飛之神號兮悲當世之莫知赴玄谷之漸塗兮陟高崗之峻

崖懼僕夫之嚴策兮載悚慄而奔馳懷殊姿而困遇兮願遠迹而自舒思
奮行而驤首兮叩纏練之紛拏牽繁轡而增制兮心愴結而槃紆涉通達
而方舉兮迫輿僕之我拘抱精誠而不暢兮鬱神足而不攄思薛翁於西
土兮望伯氏於東偶願浮軒於千里兮曜華輶乎天衢瞻前軌而促節兮
顧後乘而踟躕展心力於知己兮甘邁遠而忘劬哀二哲之殊世兮時不
遘乎良造制銜轡於常御兮安獲騁于遐道 晉曹毗馬射賦曰奔電無
以追其蹤逸羽不能企其足狀若騰虬而登紫霄目似晨景之駭扶木體
與機會動躡驚風於是抗孫陽之纏轡繁弱之弓輕足鬱其雲合妙手於
焉爭雄 晉傅玄乘輿馬賦曰目若曜星符采橫發高顛懸日雙壁象月
頭似削成鬣如髯髮延首高驤擢足軒跼氣蓋青雲勢凌萬里九方不能
測其天機秦公不能究其妙理 又馳馬射賦曰何逸群之奇駿生濛汜
之遐濱附南方以定位表天駟於三辰儀乾行之剛健憑坤厚以託身豈
驥德之足慕晞萬里之清塵 宋顏延之赭白馬賦曰昔帝軒陟位飛黃
服皂后唐膺籙赤文侯日漢道亨而天驥呈才魏德懋而澤馬効質伊逸

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所以崇衛威神
扶護警蹕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異體峯生殊相逸發鑿穆武憲文光振民
隱修國章 宋謝莊乘輿舞馬賦應詔曰日晷呈祥乾維効氣賦景呵房
承靈天駟旣秣芑以均性又佩衡以崇躅卷雄神於綺文蓄奔容於帷爛
觀其雙壁應範三封中圖玄骨滿燕室虛陽理競潛策紆汗飛赭沫流朱
至於肆夏已升采齊旣薦始徘徊而龍晚終沃若而鸞晴迎調露於飛鍾
赴承雲於驚箭寫秦桐之弭塵狀吳門之曳練夫躡實之態未卷凌遠之
氣方攄歷岱野而過碣石跨滄流而軼姑餘朝送日於西阪夕歸風於北
都尋瓊宮於倏瞬望銀臺於瀕史 頌 魯國黃伯仁爲龍馬頌曰夫龍馬
之所出下太蒙之荒域稟神祇之純化乃大宛而再育資玄螭之表像似
靈虬之汪則奪驥表之體勢逸飛兔之高蹤兼驥騄之美質豈驂駟之足
雙耳如剡筩目象明星雙壁似月蘭筋參情 贊 晉郭璞馬贊曰馬出明
精祖自天駟十閑六種各有名類三才五御駑駿異轡 周庾信秦穆公
馬贊曰駿馬遇盜秦君不瞋先傾美酒翻畏傷人隣兵向國窮寇侵秦于

時大盜還作功臣 **宋** 顏延之天馬狀曰降靈驥子九方是選白驥朱
文綠地紫燕水軼驚鳧陸越飛箭遇山爲風值雲成電 **宋** 魏陳王曹植
獻文帝馬表曰臣於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騮馬一疋形法應圖善持頭
尾教令習拜今輒已能又能行與鼓節相應謹以奉獻 **啓** 梁元帝謝晉
安王賜馬啓曰繹武媿仲都遂蒙大驪之錫儒謝春卿空頌名馬之賚故
以取方驎友自疋龍媒不待景公婉如齊畫無勞馬援翻等漢銅豈有威
沒黑龍連翩白馬錢文見重津名取貴相彼騏驎猶深戀主矧伊伏櫪彌
結懷恩 梁邵陵王謝今賚馬啓曰連翩絕景天若追風超渥水之形踰
大宛之狀荷傳西蕃將達宮闈無任城之氣勇降東平之嘉錫何以揚名
沙漠仰稱隆慈慈德銘心矚恩兩淚 梁劉孝威爲皇太子謝勅賚功德
馬啓曰伏惟忘我徇物屈已濟民該天地而大捨捨日月而爲施旣脫軛
於金輪又解轡於紺馬出余吾之水服駒駘之廐名高夏后之龍價倍田
方之贖謹當秣以栢葉飴以丹棗加之玉鞍飾之金絡 梁劉孝儀謝豫
章王賜馬啓曰出自北冀來從東道儻越兩驂駘同八駿循坂且厲無復

良樂之鳴長楸可走不假幽并之策 周庾信謝滕王賚馬啓曰柳谷
開翻逢紫燕臨源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光浮雲連影張敞畫眉之暇直
走章臺王濟飲酒之懽長駘金埒 周王褒謝賚馬啓曰邊城無草來自
東南塞外饒沙經從西北漢時樂府偏愛權奇晉世梁門特憐神駿黃金
作勒足度西河白玉爲鏡方傳南國儻逢漢帝仍駕鼓車若值魏王應驚
香氣 **書** 魏文帝與孫權書曰前使于禁郭及夫所遺吾織驪馬本欲使
禁自致之念將軍儻欲速得今故以付徐奉往此二馬朕之常所自乘其
調良善走數萬疋之極選者乘之真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
時有之耳 梁元帝答齊國雙馬書曰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
求未易滇池水裏遠訪猶難價疋龍媒聲齊驥子河精曜采似伏波之鑄
銅震象飛文笑東瀛之刻玉加以控斯銀勒利此金銜鞍揭鏤衢九含兩
月纏紫縷色麗雙絲方嗤晉后恒乘鄭國之馬更鄙曹君經餉蜀王之
馬 又書曰於戲馬之爲用遠矣大矣斯所以乾爲眷馬震爲馮足有是
哉有是哉何則泮渙而馳可以及日躊躇而躡可以追風赤棊之騰聲的

顛之濟王陳王有炤羈之說班生有纏絆之談抑聞斯美遠勞此費懷哉
懷哉老生不云乎雖有拱壁以先駟馬良用此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駟駘

爾雅曰駟駘北野之良馬 山海經曰北海內有獸焉狀如馬名曰駟駘
史記曰匈奴奇畜則駟駘 贊 晉郭璞駟駘贊曰駟駘野駘產自北域交
頰相摩分背翹陸雖有孫陽終不在服

馬良善
禁自姓之念

香康 縣文帝

外傳 吳西阿白王

東南 塞不預也 鄧封西北

去章 臺王 蔡道西 鄧封

開 隨 乘 若 燕 胡 賦 辭 悉 良 辨 亦 亦 雷 車 光

身 樂 之 即 是 州 下 步 不 知 幽 井 之 策 周 史 記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四

獸部中 牛

驢

駱駝

羊

狗

牛

爾雅曰摩牛 千斤出巴

爆 封牛 蒲角反

擺 音卑 痺小者

犛 牛大者

撞 牛無角

黑 此

目抽 音黑耳 犛音

子犢

體長 音犛

絕有力 欣 犛 音加 毛詩曰爾牛來思其耳

濕濕 音其耳而動

左傳曰介葛盧來朝禮之加宴好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

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又曰秦師伐鄭商人絃高將市於周遇之

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曰寡君聞吾子將師涉於弊邑敢犒從者 又曰

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又曰楚子為陳夏氏亂

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復命不賀而退王使讓之對曰

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

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討有罪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善

玄中記曰萬歲樹精為青牛 漢書曰栢帝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

中出走踢帝人皆驚走太尉公時為殿中將軍有勇力走逆牛牛見公走

還河公以手挽牛左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此青牛者萬年之木精也 莊子曰庖丁爲惠文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刀刃如新 又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菊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孟子曰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者未之聞也臣聞王坐堂上有牽牛過者王問之對曰將以臚鍾王曰吾不忍其觶觶而就死以羊易之是見牛未見羊也此乃仁術足以王矣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未遇時販牛於秦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獻諸繆公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又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 史記曰騎劫攻即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彩束其角縛火其尾穿城而出牛壯士五千銜枚隨其後牛出火明所觸皆死壯士因擊之城上士大譟燕師大敗騎劫死乘勝追北三戰三剋遂收齊城 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爲牛能大便

金牛下有養卒以爲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爲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 漢武內傳曰封君達少好道入烏鼠山百餘年還鄉里常乘青牛故謂爲青牛道士 栢譚新論曰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驕驥駉牛譽郭椒丁櫟 謝丞後漢書曰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於路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也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旣田萬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冰自以其女與神爲婚往至神祠勸神酒杯但澹水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於岸旁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大極不當相助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乃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 列異經曰秦文公伐梓樹梓樹化爲牛文公遣騎擊之騎墮地被髮牛畏之入水不出沒豐水中秦乃立怒特祠 魏略曰鉅鹿時苗爲壽春令始之官乘特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

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其母苗不聽。蜀志曰蔣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當至公大吉之徵也。諸葛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羣行二十里也。張溫曰昔百里奚賢秦繆公欲于之繆公好牛奚因賃養牛公出遊登車以問百里曰臣之所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視牛察士乃知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博物志曰近世有居於海渚年年八月有浮槎來甚大往反不失於期此人乃賁糧乘槎而去忽忽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宛然望室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此人還以問蜀人嚴君平君平曰某日有客星犯牛斗即此人到天河也。曹嘉之晉紀曰羊祜子暨為青州刺史牛於州產犢及暨去職以官室所生遺之而去。符子曰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余之牧孤犢君牧天下是各有其所牧矣君焉用惴惴然以所牧而與余余無用天下

為也於是牽犢而去

素山松宜都山川記曰自峽口沂江百許里至黃

牛灘南岸有重山山頂有石壁上有人負刀牽黃牛人迹所絕莫得究焉竺法真登羅山疏曰增城縣南有列渚洲洲南又有牛潭北岸有石周貞三丈漁人見金鎖牛常出水盤鎖此石上縣民張安釣於石上躡得金鎖數十尋俄有物從水中引之力不能禁以刃斷之唯得數尺遂致大富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叩角而商歌曰南山研白石礪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裁至胛長夜冥冥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為相。賦藏道顏馱牛賦曰若乃豪宗戚胤公侯王后乘輕御肥貂蟬耀首翟華貂鑠鑠雲母良特擢足於雙島名駿疊迹於左右如貴遊踴躍於絕倫觀者嗤妍其好醜遂慕駿馱以相高精彼竒選之希有儀體既美特資高足名參飛兔價齊驥騮。梁劉孝威辟厭青牛盡贊曰泰山怒特吳渚神牛氣嘘風噴精迴電流詎牽和鞅不入裴鞅狡力難京肆怒橫行朗陵瑩角介葛瞻聲遁仙託稱妖寇馮名名震八區威陵五都蓄勇槽側息憤場隅仇覽獻豆滕嬰進菊雄兒楷式悍士規模曹興拂采徐邈成圖。魏陳王曹

植上牛表曰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故不見僬僥之微不知決漭之秦
不見果下之乘不別龍馬之大高下相懸所以致觀也謹奉牛一頭不足
追遵大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獻上 **啓** 梁元帝謝東宮賚蒸栗牛啓曰
色似秘府之書毛類陳王之玉駢角未奇瑩蹄非貴 梁劉孝儀謝始興
王賜車牛啓曰下官安於躡屩習以成性乘堅驅駿未所厝心慈渥無涯
每垂獎飾無復難載之期將申共弊之美濯龍望水未足儔光長門聽雷
不能均響 又謝豫章王賜牛啓曰觀其毛角相合骨像應圖曳流水而
生光驚高限其如接遠使上阜輟駕下澤是驅馮軾脩途旣獲坐馳之致
馴豢廣庭方念載憂之勛 **書** 梁劉孝威謝南康王饌牛書曰雖復蜀守
神牛秦公怒特穆王白角何氏瑩蹄無以逾其効力邁其致遠直宿九重
獲免疏步路休三逕且息徒行從祀甘泉方無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永
笑於博陽

楚辭九懷曰驥垂兩耳中坂蹉跎蹇驢服駕無用日多 吳志曰諸葛恪

父瑾長一匹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揜其面題曰諸葛子瑜
恪跪請筆益兩字恪續其下曰之 此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文士傳曰
晉文帝大親阮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從容常言平生曾
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即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
郡至皆壞府舍諸壁郭使內外相望然教令清當十餘日便乘驢去 晉
陽秋曰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爲荊州守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
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廡中十餘日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
樵爨食 世說曰王仲宣好驢鳴旣葬魏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
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驢鳴 陳武別傳曰武本休屠胡人
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或有不和歌者武遂學太山梁甫吟之屬
文 宋袁淑排諧集驢山公九錫文曰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
筭武夫吟歎爾乃長鳴上儻慷慨應邗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勳歷
世不刊斯實爾之功者也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協漏刻應更
長鳴豪分不忒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

為政與人鄭師故敗 又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 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又曰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周書曰子夏曰桀德衰夷羊在牧飛蛤滿野 家語曰季栢子穿井獲如土正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曰吾穿井得羊何也對曰以丘所聞非羊也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積羊也 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為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羣羊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也 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事業不同其亡羊均也 孫卿子曰仲尼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史記曰宋義下令軍中曰狼如羊貪如狼不可使者皆斬之 又曰上式

者河西人式有少弟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草躡而牧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問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 又曰盧縮與高祖俱學書相愛里中賀兩家以羊酒 地鏡圖曰金百斤已上至三百斤精如羊者 玄中記曰千歲之樹精為青羊 春秋繁露曰凡贊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謗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故以為贊 列仙傳曰葛由者羌人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蜀蜀中三侯遣人追之上綏山山在峨眉山西南無極隨之者不得還皆得仙道山上有桃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 左傳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唯舌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為族 漢書曰蘇武往使匈奴匈奴知武不可降使北海無人處牧羝羊下乳乃得歸武處海上廩食不至乃掘野鼠草芣而食

之武杖漢節牧羊卧起持節旄盡落 又曰路溫舒鉅鹿人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 東觀漢記曰甄字北海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令曰賜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瘦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字曰不可又欲投鉤復耻之字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猶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號之魏志曰楊俊同郡王象孩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獲播楚俊美其才質即贖象著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別象官至散騎常侍 衛玠少時乘白羊於洛陽市市人觀之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聞州黨遂號曰璧人 博物志曰胡蕙蜀中本無洛中人有驅羊入蜀者胡蕙子着羊毛蜀人取種因名曰羊負來又外國得胡麻豆或曰戎菽 王隱晉書曰王尼嘗爲兵洛中名士王澄胡毋輔之等賞羊酒詣護軍門吏請見將軍澄等先過尼炙羊飲酒訖逕去將軍聞之與尼長假 神仙傳曰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亦中有道士

乃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姓皇字初平兄乃隨道士與初平相見語畢問羊何在在山東兄往視但見白石不見羊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平乃往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 又曰曹公收左慈慈走入羣羊中失慈之所在追者疑化爲羊乃令人數羊羊本千口探之長一口知果化爲羊乃謂曰若是在左公者但出無苦也有一羊跪云詎如許追者欲執之於是羣羊皆跪曰詎如許追者乃去 搜神記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二息嘗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祠之自是暴至巨富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強大主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至臘日祠竈而薦黃羊焉 又曰南陽宗定伯夜行忽逢一鬼鬼問伯爲誰伯欺之曰我亦鬼也遂爲侶向宛行勸因相擔問鬼曰鬼何畏曰鬼唯不喜唾耳欲至宛便擔鬼著頭上詣宛市鬼化爲羊伯恐其變遂唾之因賣得錢千五百買者將還繫之明旦見繩在時人語曰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 續搜神記曰顧需者吳之豪士送客置酒有一沙門在坐主人殺羊羊繩斷便走來入道人膝中穿頭入袈裟下道人不能

救即將去殺之既行炙主人便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炙下喉便自行道人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其炙猶動搖乃破出之是故一齧肉耳道人於此得病作羊鳴少時便死 崔豹古今注曰羊一名髯鬚主簿 幽明錄曰洛下有洞穴不測有一婦欲殺夫推夫下經多時至底乃得一穴匍匐行數十里漸見明曠郭郭官館金寶為飾明踰三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如此九處至最後所飢長人指中庭大栢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持羊鬚持之得一珠長人取之次亦取後將令噉即療飢乃問詣九處名及求住谷云君不得停還問張華當知乃復行出交州還洛問華華曰九處地仙名九館大羊為螭龍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无飢而已 雜五行書曰懸羊頭門上除盜賊 贊 晉郭璞羊贊曰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 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閩魏興北山有野羊大者千數百斤試令求之者各得一枚并頭角蹄按其形不與中土羊相似然是野獸中所希有

狗

爾雅曰犬生三獫宗二師一獬豸未成毫狗狗子未長喙獫豸短喙獨

橋豸詩載絕有力挑挑多狽狗也狗四尺為獒 山海經曰蝮犬如入青色

色食人從首始 易曰充為狗 左傳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

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微焉

明搏而殺之遁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鬪且出 又曰國人逐瘼狗瘼狗

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又曰取邾師邾人

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婞如晉乃館諸箕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取其

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 穆天子傳曰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

言筋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人為門於大門側延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

從狗門入今使楚王不當從此門入 列子曰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

出天雨解素衣衣黑衣而返其狗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朴狗楊朱曰子無

朴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尹文子曰

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三年長者怪而問之

以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楚辭曰何少康逐大而顛隕厥首言少康

水逐獸於是又曰兄有噬犬弟何欲兄謂秦伯也秦伯有犬弟鍼欲請易之以一百兩卒無

舍所宿也

又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兮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

閉而不通 呂氏春秋曰齊有好獵者終日不得獸入則媿其友推其所

以不得獸狗惡故也欲得良狗則家貧家富則求良狗得狗則數得獸矣

非獨獵也百事皆然 又曰昔文王得如黃之狗宛路之贈遊於雲夢三

月不反 韓子曰宋有酤酒者斗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

然而酒不售酒酸怪其故問所問長者楊青青曰汝狗猛耶曰狗猛狗猛

何故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往酤而狗迎齧之酒所以酸而

不售夫國亦有猛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

迎而齧之此人主所以蔽脅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史記曰范雎說秦

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縱韓盧而搏蹇兔也今閉關十五年不敢

闕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 又曰高祖

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何教淮陰侯反對曰然臣固教之距之狗吠堯

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 戰國策曰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兔者海內之狡

兔也韓盧逐東郭兔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罷

死其處田父獲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

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獲齊王懼休將士 說苑曰梁

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遠墮船船人救之曰子欲何之而遽曰梁無相吾

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溺無我則死矣何能相梁惠子曰居

廣艘長楫之間則我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不比我子蒙蒙如未

視之狗子耳 又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故客反見曰不知

臣之罪耶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

因媒而成不因媒而畜夫子之才必薄矣當何怨寡人哉客曰臣聞韓氏

之盧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不失兔望見而放狗則累世不能得兔

狗非不疾不能屬者罪也 漢書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 漢武故

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

忽不見東 觀漢記曰鮑永少有志操治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

毋前叱夫而未即去之。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汝南韋叔堅少時爲從事
在家狗人立行于家中皆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
何傷叔堅爲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人驚愕復云誤觸冠冠纓挂
著耳狗又上竈家益怪復云兒婦皆在田中狗何能作怪遂不肯殺後數
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之異叔堅至太尉終於位。魏略曰丁謚外似踈
濫而內明慧雖與何晏鄧颺等同列而皆少之唯以聲勢屈於曹爽爽亦
敬之言無從者故于時謗書謂臺中三狗嗥噪不可當一狗馮默作蛆囊
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齧人而畜蛆也。華
陽國志曰雍閩欲降魏說夷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腦二升汝
能得不夷皆從閩。玄中記曰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未嫁大戎爲亂
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護三月而殺大戎之首
來帝以爲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稽東南二萬一千里得海中土方
三千里而封之生男爲狗生女爲美女。雜五行書曰犬生四子取黃子
養之大生五子取青子養之六子取赤子養之七子取黑養之八子取白
養之白大烏頭令人得財白犬黑尾令人世世乘車黑犬白耳犬主畜之
令人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黃犬白尾令人世世衣冠。孫盛晉陽
秋曰王敦敗京都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搜神記曰東越閩中有
庸嶺高數十里西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常病都尉及長史
下夢巫覡欲得啖女童常八月祭送蛇穴蛇輒吞之已用九女時將樂縣
李誕有小女名竒應募而行乃請好劍咋蛇犬作數斛養蜜灌之置穴口
蛇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鏡先啖養灌竒便放犬咋蛇以劍斫殺之得九
女髑髏越王乃婢竒爲后。又曰高辛氏有老婦人居王官得耳疾醫爲
挑治得一物大如蠶婦人盛之以瓠覆之以盤俄頃而化爲犬其文五色
名盤瓠。又曰漢成帝河清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晉相與同居有如人
狀在其室擊之爲狗去復至數人被甲持兵弩來格之或傷盡狗也自二
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禍言不從之咎也。又曰成山陽王翊字
孟璉爲東海蘭陵令夜半時輒有黑憤白單衣吏詣縣扣閤迎之則忽然
不見如此數年於外伺之見一老狗黑頭白身至閤便爲人殺之乃絕

續搜神記曰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欲謀殺然作飯食共坐下食未得噉奴當戶倚張弓楛箭拔刀然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敢唯注精舐脣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髀大喚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仗倒地狗遂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 又曰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洒生左右草沾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醒方見之他日又闌行墮空井中狗伸吟徹曉須臾有人過怪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生日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昔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又曰休慮山下有亭每過宿者或病死常云有十許人男女合雜衣或黑或白輒來爲害有郅伯夷者過宿明燭而坐誦經至中夜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夷

並坐蒲博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因執燭起陽誤以燭燒其衣作燃毛氣伯夷懷刀捉一人刺之初作人喚遂死成犬餘悉走去 又晉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夜輒群衆相吠往視便伏後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黃衣白恰長五六尺衆狗共吠之尋迹定是詠家老黃狗即打殺之犬乃止 秦氏三秦記曰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天狗來下其上有賊天狗吠而護之故一堡無懼心述征記曰彭城東岸有一丘俗謂之狗葬或云斯則徐偃王葬后倉者也未詳古徐國宮人姬而生開棄之水濱有狗名后倉銜而歸舁而成人遂爲徐之嗣君純筋無骨曰偃王偃王躬行仁義衆附之得朱弓朱矢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后倉將死生角尾實黃龍也 述異記曰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豪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嘗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因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賫書馳取消息不大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爲書盛以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取飽每經

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買東家猪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漢書曰公孫弘菑川人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丞相封平津侯 又曰鄧都東海人景帝時爲郎嘗從游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乃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耶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居安邑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人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勑市後嘗買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歎曰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 又曰吳祐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豕縱子無耻柰君父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又曰梁鴻家貧而尚節博覽無不通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乃尋訪燒者問所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因爲執勤不懈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

長者於是始敬異悉還其豕鴻不之乃去 續漢書曰曹騰父萌以仁厚

稱鄰人有豕者與萌豕相類詣門認之萌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主

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萌萌笑而受之 張璠漢記曰莎車王殺于闐

王子闐大都末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爲汝殺莎車將

軍都末異之即與兄弟共殺莎車王 皇甫謐高士傳曰孫期濟陰人少

爲諸生治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

人往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其里陌

相約不犯孫先生舍辟舉方正遣吏賫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

黃宛特辟不就終於家 董正別傳曰司馬徽字德操時人呼爲水鏡嘗

有 妄認徽猪徽便推猪以與之後數日亡猪者得其猪旣以猪還徽乃

叩頭自責徽又厚謝之 魏志曰梟婁在扶餘東北處山林之間常穴居

大家深九梯以多爲好土氣寒於扶餘其俗好養猪食其肉衣其皮冬以

猪膏塗身厚數分以御風寒夏則裸袒以大布隱其前後也 郭子曰劉

道真少時嘗魚釣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

樂其嘯乃殺狔以進之道真食狔盡了不謝姬見其不飽又進一狔又食
半餘半還之後道真為吏部郎姬兒為小令史道真乃超用之兒不知所
由問母而後知之於是賞牛酒以詣道真道真笑曰去去無復相報資
晉郭璞封豕贄曰有物貪婪號曰封豕荐食無饜肆其殘毀羿乃飲羽獻
帝效技 又豪彘贄曰剛鬣之族號曰豪豨毛如攢錐中有激矢厥體兼
資自為牝牡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四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五

獸部下	象	犀	兕	駮	貔	熊	鹿
	麋	狐	兔	猴	獼猴	果然	狴狴
	貂	鼠					

象

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山海經曰巴地食象三歲而出
其骨 左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 孟子曰周公駮犀象而遠之天下大
悅萬歲曆曰成帝咸康六年臨邑王獻象一知跪拜御者使從之 吳志
曰賀齊為新都郡守孫權出祖道作樂舞象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
使殊俗貢珍百獸率舞非君而誰 江表傳曰孫權遣使詣獻馴象二頭
魏太祖欲知其斤重咸莫能出其理鄧王冲尚幼乃曰置象大船上刻其
所至秤物以載之校可知也太祖大悅 又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象牙
羣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勅付之 蜀將諸葛亮討賊還成都孫權遣勞
問之送馴象二頭與劉禪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王盤況少而雄桀聞山

林有大象輒生捕取之教習乘騎諸國聞而伏之 博物志曰昔日南有四象各有雄雌其一雌死百有餘日其雄泥土著身獨不飲酒食肉長吏問其所以輒流涕焉 法顯記曰迦維羅衛國從佛生處東行五由旬有國名藍莫此國皇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此塔晝夜供養乃有羣象以鼻取水灑地取雜花香而供養諸國道人來欲禮拜塔遇象大怖依樹自翳見象如法供養道人太息悲感即捨大戒還作沙彌自挽水平治處所使得淨潔 異苑曰會稽張茂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能善夫象者大獸取其音獸者守也象以齒焚其身後必為人所殺茂求昌中為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殺之 **贊** 晉郭璞蒼曰象實魁梧體巨貌詭肉兼十牛目不踰豕望頭如尾動若丘徙

犀

爾雅曰犀似豕 形似牛猪頭大腹甲脚有三節黑色二角一在頂一在鼻 戰國策曰張儀為秦破縱連橫說楚王楚王遣車百乘獻駭雞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韓詩外傳

曰太公使南宮适至義渠得駭雞犀以獻 漢書曰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 又曰尉他獻文帝犀角十 又曰烏弋國出犀牛 蜀王本紀曰江水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橋下二在水中以厭水精因曰石犀里 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百理如線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為駭雞也得其角一尺以上刻為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為開方三尺可得氣息水中以其角為義導者得煮毒藥為湯以此義導攪之皆生白沫無復毒勢 劉欣期交州記曰犀出几德縣其毛如豕帝有三甲頭如馬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 南州異物志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靈以角含精吐烈望若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替** 晉郭璞犀贊曰犀之為狀形兼牛豕力無不傾吻無不靡以賄嬰灾因平角椅 **序** 晉傳咸犀鉤序曰世稱雞駭之犀聞之父常侍曰犀之美者有光雞見影而驚故曰駭雞有以此鉤見遺者乃為之銘

兕

爾雅曰兕似牛一角肉重千斤說文曰兕如野牛書皮堅厚可以為鎧燔冢之山其獸多兕 毛詩曰酌彼兕觥 戰國策曰楚王遊於雲夢有狂兕忽至王彎弓而射之應發而殪仰天而歎曰樂矣今日之遊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 論衡曰太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帥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兕夫倉兕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令汝急度 **贊** 晉郭璞山海圖贊曰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

駮

爾雅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山海經曰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其名曰駮是食豹可以禦兵 **贊** 晉郭璞贊曰駮惟馬類實畜之英驥首騰旌噓天雷鳴氣無不凌吞虎辟兵

貔

爾雅曰貔白狐其子穀 呼鹿反一名執夷 說文曰貔豹屬世貉國 尚書曰如虎如貔 禮記曰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毛詩曰獻其貔皮赤豹黃龍

晉郭璞贊曰書稱猛士如虎如貔蓋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自是而非

熊

說文曰熊獸似豕山居冬蟄 本草經曰熊脂一名熊白味甘微温無毒止風痺 六韜曰文王因姜里散宜生得黃熊而獻之於紂 周書曰成王時不屠國獻青熊 毛詩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詩義疏曰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而蟄始春而出 左傳曰晉靈公使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真諸番載以過朝 又曰鄭子產騁于晉晉侯有疾 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實為夏郊三代托之晉為盟主其或若未之祀乎韓子杞夏晉侯有問 孟子曰生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我所欲二者不兼舍魚取熊掌義者我欲生亦我欲二者不得兼舍生取義 史記曰趙簡子病不知人五日寤而曰我之帝所見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

中熊熊死後有當道者曰帝令主君戒二卿熊其祖也 漢書曰孝元帝
馬昭儀上幸虎園闔獸後宮皆坐熊出園攀檻欲上殿昭儀乃當熊而立
及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汝何故前當昭儀對曰夫猛獸得人而
止妾恐熊至御座故身當之耳帝嗟嘆以此倍敬重之 東觀漢記曰安
帝永初九年永昌獻象牙熊子 建武故事曰咸和七年年左右啓以米餉
熊上曰此無益而費於穀且是惡獸所不宜畜使遣打殺以肉賜左右直
人 抱朴子曰玉策記稱熊壽五百五百歲則能化 情搜神記曰晉丹
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昏然深絕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
來入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已良久出藏得菓栗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以
著此人前人飢久於是冒死取噉之既轉相狎習熊每且覓食菓還輒分
此人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每負將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
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之足於是跳出遂得無他
異苑曰邵陵高平黃秀以元嘉三年入山經月不還其兒根生尋覓不見
秀蹲空樹中從頭至腰毛色如熊問其何故荅曰天譴如此汝但自去生
哀慟而歸逾年伐山人見形盡爲熊矣 又曰熊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
見穢及復殘則合穴自死人欲捕者便令一人卧其藏內餘伴執杖隱在
崖側熊輒共輿出人不使傷撻傍人仍將騁其矛又有居大樹孔中東土
呼熊爲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 啓 梁劉
孝威謝熊白啓曰竊以館有射熊之名臺無走狗之號上林絕胡人之搏
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突出羽川來攀御檻光踰厚壁殆惑朱公之價色麗
燭銀將堪穆王之寶

鹿

爾雅曰鹿牡鹿其子麋其迹速絕有力麋 毛詩曰野有死鹿又曰鹿鳴
宴嘉賓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萍 國語曰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鹿 穆
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人黃金之鹿 又曰天子射鹿于林中 韓子
曰夫馬似鹿者千金 史記曰趙高欲爲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
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言馬以阿趙高
取言鹿者高因陰中言鹿者以法 又曰高祖詔捕蒯通至問曰若教准

陰侯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狗固吠非其主 東方朔傳曰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故當死者三陛下
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須鹿觸之三
當死 列仙傳曰蘇耽與衆兒俱戲獵常騎鹿鹿形如常鹿遇嶮絕之處
皆能超越衆兒問曰何得此鹿騎而異常鹿耶荅曰龍也 謝承後漢書
曰鄭弘爲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鹿
爲吉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輜畫作鹿明府當爲宰相弘果爲太尉 范
曄後漢書曰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 華陽國志云此鹿出雲南雄倉山 古今注曰
明帝永平中三角鹿出江陵孝和帝永元中豫章徐汗得白鹿高丈九寸
三輔決錄曰辛繕字公文少治春秋詩易隱居弘農華陰弟子受業者六
百餘人所居旁有白鹿甚馴不畏人 魏略曰成公英先隨韓約後降太
祖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公前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 魏志
曰文帝獵矢鹿帝大怒據胡床拔刀收吏將欲斬之蘇則諫乃止 魏末
曰初明帝爲平原王王母甄后妬文帝殺之故不立爲太子嘗從帝獵

見鹿子母帝射殺鹿母語明帝射其子對曰陛下既已殺其母臣不忍復
殺其子因涕泣帝放弓矢歎曰此語一何痛哉由是帝立太子意定矣
抱朴子曰鹿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 神仙傳曰魯女生者餌木絕穀
入華山後故人逢女生乘白鹿從玉女數十人 又曰沈羲道嘗於路逢
白鹿車一乘龍車一乘從數十人騎迎羲 廣州先賢傳曰丁茂字仲慮
交趾人也至孝母終負土治冢列植松柏白鹿遊乎左右 瀨鄉記曰老
子乘白鹿下託於李母也 **序** 袁山松白鹿詩序曰荆門山臨江皆絕壁
峭峙壁立百餘丈亘帶激流禽獸所不能履北岸有一白鹿鹿洄過江行
人見之乘刀競逐謂至山下必得鹿忽然若飛超岡而去于今此壁謂之
白鹿上詩曰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復得白鹿哺啗之黃鵠摩天
極高飛後宮尚得烹煮之 **表** 魏陳王曹植獵表曰於七月伏鹿鳴塵
四月五月射雉之際此正樂獵之時 晉殷仲堪上白鹿表曰巴陵縣清
水山得白鹿一頭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善 **賦** 宋孝武帝在彭城參佐
慶獲白鹿賤曰伏承獲白鹿於彭城之東山皓質玉映育性馴和

麋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為麋 說文曰麋麋也 爾雅曰麋牝麋 音其子
麋暗其迹解絕有力 豨音毛詩曰野有死麋 惡無禮也 穆天子傳曰天
子賜曹奴之鹿 白銀之麋 今地中得玉勝金 呂氏春秋曰使麋疾走馬弗
及也而得之者時顧也 建武故事曰咸和六年計貢台集於樂堂有野
麋走至堂前左右逐之於池中而獲之焉 論衡曰都尉王子鳳時麋入
府中其後遷為丹陽太守 晉起居注曰咸寧中白麋見魏郡後諸州各
送白麋 晉中興書曰中興所在獻白麋 蕭廣濟孝子傳曰蕭國遭喪
有鵠遊其庭至暮而去 麋暮入其門與犬馬旅至旦而去 詩魏文帝詩
曰巾車出鄴宮 按獵東橋津 重且施密網 早畢飄如雲 驚弓忽高馳 一發
連雙麋 表 晉王述上白麋表曰所領阮藻之江寧縣界得白麋一頭 毛
色潔素於其類 信斯誠嘉祥也 啟 陳徐陵謝齊麋啟曰臣昨既陪羽獵
仍宴上林 固謝長卿之文 彌慙子雲之賦 預割鮮禽已同監浦 頻蒙大贖
更異梁王 詰且歸來 猶為飽飫 虞衡所獻 復降命恩 賜細君以為歡 非屠

門而大麋

大兔

爾雅曰兔子婉其迹 迹絕有力 欣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而為兔
又曰行失瑤光則兔出月 毛詩曰有兔斯首 炮之燔之 又曰肅肅兔
且施于中逵 周易參同契曰燕雀不生鳳 狐兔不乳馬 莊子曰蹄者
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 田中有株 兔走觸折頸而
死 因釋耕守株 冀復得兔 為宋國所笑 史記曰李斯出獄 與其中子俱
執 顧謂其子曰 吾欲與汝復牽黃犬 俱出蔡東門 逐狡兔 其可得乎 又
范睢謂秦昭王曰 夫以秦而治諸侯 譬若縱韓廬而搏蹇兔也 謝丞後
漢書曰方儲幼喪父 負土成墳 種奇樹千株 白兔遊其下 張璠漢記曰
梁冀起兔苑於河南 移檄在所 謂發生兔 刻其毛以為識 抱朴子曰兔
壽千歲 滿五百歲則色白 論衡曰儒者言月中有兔 夫月水也 兔在水
中則死 夫兔月氣也 張衡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 積而成獸 象兔 蛤
序 晉王廙白兔賦序曰丞相琅邪王始受旄節 作鎮北方 仁風所被 迴

面革心昔周且翼成越裳重譯而獻白雉著在前典歷代以為美談今在
我王匡濟皇維而有白兔之應可謂重規累矩不忝先聖也 **詩** 古歌詩
曰採取神藥山端白兔擣蝦蟇九奉上陛下王 **頌** 張浚白兔頌曰
其毛春素織毫秋黑點綴五采漸染粉墨蓋久隱時見應世德也徐疾備
體達消息也姿質皓朗民之則也被白舍文好無極也秦失鹿於近郊晉
得兔於遠境 **表** 晉栢温賀白兔表曰臣聞至德通玄則禎祥降靈和所
感則異物生今白兔見于春穀縣皓質純素噉然殊觀 梁簡文帝上白
兔表曰瑞表丹陵祥因舊沛四靈可邁既驗玉衡之精千歲變采有符明
月之狀豈殊丹岫之羽不止帝梧庶比素質之禽得遊君園 周庾信上
白兔表曰光鮮越雉色麗秦狐月德符徵金精表瑞

狐

山海經曰青丘之國有狐九尾 說文曰狐妖獸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
中和小前大後死則丘首 易曰田獲三狐 毛詩曰狐裘道遙 又曰
狐裘豹褰 禮記曰天子狐白之裘諸侯青緇大夫狐掖 穆天子傳曰

天子獵於滲澤得白狐 管子曰代出狐白衣之皮裘狐應陰陽之變六
月而一見公卿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價必相率而求之取此物者
因令齊載金錢買之代各求狐白皮代王聞之果去其農處山林求狐二
十四月不得一狐離支聞而伐之代王即將其士卒服於齊 慎子曰廊
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 韓子曰翟人獻狐玄豹之
皮於晉文公文公受皮而歎曰以皮之美自為罪也 漢書曰陳勝吳廣
次所旁叢祠中 次人所止處也叢鬼所居夜篝火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 名山記曰
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為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白虎通
曰狐死首丘不忘本也九德至則九尾能得其所子孫繁息於尾明後當
盛也 **贊** 晉郭璞九尾狐贊曰青丘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祥見出則銜書
作瑞於周以標靈奇

援

山海經曰堂庭之山發爽之山其上多白援 呂氏春秋曰荆王有神白
援王自射之則搏樹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援擁樹而號

淮南子曰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 漢書曰李廣猿臂善射 吳越
春秋曰越王問范蠡手戰之術范蠡曰臣聞越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請
問手戰之道於是王乃請女女將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
聞子善爲劍願得一觀之處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唯公所試公即挽林
內之竹似枯槁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應即
入之三入因舉杖擊袁公袁公則飛上樹化爲白猿 抱朴子曰猿壽五
百歲則變爲獼猴千歲則變爲老人 又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爲
猿爲鶴小人爲鼯爲沙 張載論曰白猿玄豹藏於樞檻何以知其接垂條
於千仞 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猿鳴至清諸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
歌之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霑衣 梁沈約石塘瀨聽猿詩
曰噉噉夜猿鳴溶溶晨霧合不知聲遠近唯見山重沓旣歡東嶺唱復佇
西巖峇 陳蕭詮賦得夜猿啼詩曰桂月影纒通猿鳴迴入風隔巖還嘯
侶臨潭自響寒桂藤疑欲飲吟枝似避弓別有三聲淚霑裳竟不窮
晉傅玄猿猴賦曰余酒酣耳熱權頗未伸遂獻猴而縱猿何歎畋之驚人

獼猴

戴以赤幘機以朱巾先裝其面又丹其脣揚眉蹙額若愁若瞋或長眠而
抱勒或雙喙乍而齟齬或顛仰而踟躕或悲嘯而吟呻旣似老公又類胡兒
或低眩而擇颯或祇掌而胡舞 晉郭璞白猿贊曰白猿肆巧由基撫
弓應眇而號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

楚辭曰獼兮熊羆慕類兮以悲 韓子曰燕王微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

爲毋猴毋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雪日
出視之晏陰之間而刺之猴毋猴乃可見也燕王曰寡人不能觀也 漢

書曰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吾聞富貴不還故鄉如衣錦夜行乃燒宮
室都彭城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長信少府檀長卿

爲沐猴與狗鬪蓋寬饒奏免之 後漢王延壽王孫賦曰原天地之造

化實神偉之屈竒道玄微以密妙信無物而弗爲有王孫之狡獸形陋觀
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眼睚眦以眦卹視職睫以映睞鼻
鞋鉤以馭馱耳聿狡以適知口噤呻以齟齬脣敲喟以形覩齒崖崖以齧

齧嚼咤噪而聳喙儲糧食於兩頰稍委輸於胃脾蹠莧蹲而狗踞聲歷噉而啞咿或囁囁而發噉又噉嗅其若啼緣百仞之高木攀窈窕之長枝背罕落之峻壑臨不測之幽谿尋柯條以宛轉或捉腐而登危或屣跳而電透乍瓜懸而瓠垂歸瑣繫於庭廡觀者吸呷而忘疲 晉阮籍獼猴賦曰夫獼猴直其微者也猶累於下陳體多似而匪類貌乖殊而不純外察慧而無度故人面而獸身性偏凌而干進似韓非之囚秦楊眉頰而驟睥似巧言而偽真整衣冠而偉服懷項王之思歸耽嗜慾而眈視有長卿之妍姿沐蘭湯而滋穢匪宋朝之媚人終嗤弄而處繼雖近習而不親

果然

吳錄地理志曰九真脊浦縣有獸名果然狻猊類也色青赤有文居樹上此郡及日南皆有南方草物狀曰果然獸生在山林上民人以弓毒射之剥取皮皮文青赤白色縫相連作席出九真日南郡 南州異物志曰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身如猿犬面通身白色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身過其頭視其鼻仍見兩孔作向天其毛長柔細滑

澤色以白為質黑為文視如蒼頭鴨脅道班文集十餘皮可得一葦繁文麗好細厚温煖 賦 魏鍾毓果然賦曰果然似猴象猿黑頰青身肉非嘉餉唯皮為珍 梁張縉謝皇太子賁果然褥啓曰伏以狐裘熊席徒負舊名玄豹青狸未能適體嚴冰在節朔颺結宇吹綸愧暖挾續慙温但勤非伏寢恩重夜覆道媿經明坐叨重席仰榮俯媿進退在顏

狻狻

山海經曰有獸人面名曰狻狻又曰狻狻知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

爾雅曰狻狻小而好啼 今交趾封溪出狀如禮記曰狻狻能言不離禽獸

廣志曰狻狻似狽聲如小兒啼不聞其言出交趾封溪縣 孫卿子曰狻狻能言笑亦二足無尾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葢故人非以二足無毛以知禮也 呂氏春秋伊說曰肉之美者狻狻之脣 淮南子萬畢術曰歸終

知來狻狻知狻 歸終括地圖曰狻狻人面豕身知人名 蜀志曰封溪縣有獸曰狻狻體似猪面似人音作小兒啼聲既能人語又知人名人以酒取之狻狻覺初斲嘗之得其味甘而飲之終見羈纓也 華陽國志曰末

昌郡有狴狴能言其血可以染朱芻 南方草物狀曰狴狴之獸生在野
狀如狢子民人捕取交趾武平與古有之 **狴** 晉郭璞狴狴狴狴曰能言之
獸是謂猩猩厥狀似猴號音若嬰自然知往頗識物情

貂

說文曰貂屬也而大黃黑出丁零國 廣志曰貂出扶餘挹婁 東觀
漢記曰建武二十五年烏桓獻貂豹皮詣闕朝賀 魏略曰扶餘國出貂
豹 反 魏書曰鮮卑有貂鼯子皮毛柔軟故天下為名裘 魏志曰烏丸
傳挹婁國出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 江表傳曰遼東太守遣使詣孫
權送貂皮千枚欲舉國歸吳 **啓** 梁簡文帝謝勅賚貂坐褥席啓曰東瀛美
毳不著馬彪之儀北朔文茵豈問張敞所記陰炭既重寒井猶水特降殊
私温華曲被雖狐白千金織成千種李頌漢被楊降曹旣不足以髣髴共
茲連類聖澤

鼠

爾雅曰鼯鼠 行地中 鼯鼠 有黃尾 鼯鼠 似鼯赤黃尾大尾 鼯鼠 似鼯赤黃尾大尾

鼠 勳 鼯鼠 時 鼯鼠 吠 鼯鼠 石頭似兔尾有黃色 鼯鼠 問 鼯鼠 終 鼯鼠 豹文 鼯鼠

漢武時得此鼠終軍知鼯鼠夷嶋似蝙蝠肉翅飛且乳亦 方言曰蝙蝠 音蝠

之賜帛百疋文孫如豹 福自關而東謂之服翼或謂之飛鼠或謂之仙鼠自關而西秦

隴之間謂蝙蝠北燕謂之蠅蠖 說文曰鼠穴蟲之摠名也象形凡鼠之

屬皆從鼠鼯鼠出胡地可作裘鼯五伎鼠也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

木能浮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易曰艮為鼠 毛詩

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正其羣臣而刺在位不承先君之禮儀也相鼠

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詩義

疏曰樊光謂即爾雅鼯鼠也許慎云鼯鼠五伎鼠也今之河東有碩鼠大

能人立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稼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伎

或謂雀鼠其形大故叙云石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物宜謂

此鼠非今大鼠又不食禾苗本草又謂螻蛄為石鼠亦五伎古今方土名

蟲鳥物異名同故記也 左傳曰齊侯將為臧紇田紇聞之見齊侯與之

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

今君聞晉之亂而伐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乃弗與田 晏子春秋曰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對曰社鼠者不可燠不可灌君之左右出賣寒熱入則比周此之謂社鼠也 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 莊子曰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患鼯鼠深穴於神丘之下以避薰鑿之患 又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鵯鵯子知之乎夫鵯鵯發南海飛至北海非柁桐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鵯得腐鼠鵯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梁國嚇我耶 賈誼書云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近器尚憚况貴大臣之近於帝王乎 列子曰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其上而遊俠相隨行樓下博者射中而笑鳶墮腐鼠而中遊俠遊俠相與語曰虞氏富久矣常有輕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請滅其家夜乃攻於虞氏大城之此謂類而非我 淮南子萬畢術曰狐目狸腦鼠去於其穴被髮向此况殺巫鼠 史記曰李斯少時為鄉中吏見吏舍中鼠食不繫人犬數驚之入倉

見鼠食積粟居大廡下無人犬之憂乃歎曰人賢不肖如鼠在所自處

又曰張湯杜陵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外湯為兒守舍而鼠盜肉其父還

怒乃笞湯湯掘逐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謂傳囚也爰易也訊以此書易驗者

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 東方

朔神異記曰北方有曾米萬里厚百丈有磈鼠在冰下出焉其形如鼠食

草木肉重萬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熟其毛長可八尺可以為蓐卧之可以

却寒其皮可以蒙鼓其聲千里有美尾可來鼠此尾所在鼠輒入此張 京房易飛候

曰鼠舞國門厥咎亡鼠舞於庭厥咎誅死 漢書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

獄楊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惲曰事

何容易經經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坐銜窶數也

又曰蘇武使匈奴匈奴徒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羝羊生乳乃歸武

至海上廩食不至乃掘野鼠草實而食之 廣志曰白猿長尾白腹善緣

登若家鼠小異者鼠深目而短尾苗鼠者野鼠也小而短尾天鼠以皮為

裘今當名其裘為天鹿裘黃鼠在田野間為羣害穀麥凡善走把不得唯

啓

鼠狼能得之。賈氏家傳曰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為郎世祖與百寮大會
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焚之光澤世祖異之問群臣莫知唯故對曰名鼯鼠
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案視書如攸言賜帛百疋詔諸侯子弟從
攸受爾雅。魏略曰大秦國出辟毒鼠。魏志曰公子倉得早惠時軍國
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罪必死議欲回縛首罪
猶慮不免沖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前穿罽在如鼠齧者謬
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衣
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太
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馬鞍懸柱乎一無所問。又曰臧洪傳曰洪為素
紹所圍糧乏乃掘鼠而食。博物志曰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列異
傳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為襄邑長有鼠衣冠出廳事語曰爾某日當死
周南不應至期復出冠幘絳衣語曰爾目中當死復不應入復更出日適
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死我復何道遂顛蹙而死即失衣冠視如常鼠也。
晉陽秋曰太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四

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推推之。抱朴子內篇曰玉策記稱鼠壽
百歲滿一百歲者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
外事也。晉太康地記曰烏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鼠尾短形如家鼠
入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為牝牡。梁州記曰聶水北聶鄉山有仙人
公房祠有一碑廟北有大坑碑云是其舊宅處公房舉宅登仙故為坑焉
山有易腸鼠一月三吐易其腸束廣微所謂唐鼠者也。博物志曰唐房升
鼠惡不將去鼠悔
一月三出腸也劉欣期交州記曰竹鼠如小狗十食竹根出封溪縣
秦州記曰乞佛虜乾歸未移抱罕金城見鼠有數萬頭將諸小鼠各銜馬
屎羣移而度洮麗二水悉止抱罕自是二年而乾歸徙焉。異苑曰西域
有鼠王國鼠大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鼠頭悉白然帶以金枷商估有
經過其國不先祭祀者則齧人衣裳世得沙門呪願便獲無他眾僧釋道
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精則為王。幽明錄曰吳北
寺終祚道人卧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後數日必當死終祚呼奴令買犬
鼠云亦不畏此也但令犬入此戶必死須臾犬至果然終祚乃下聲語其

奴曰明市雇十檐水來鼠已逆知之云止欲水澆取我我穴周流無所不至竟日澆灌了無所獲密令奴更借三十餘人鼠云吾上屋居奈我何至時處在屋上奴名周鼠云阿周盜二十萬錢叛後試開庫實如所言也奴亦叛去終祚當爲商賈閉其戶而譴鼠曰汝欲使我富耳余遠行動守吾房中勿令有所零失也時栢玄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錢竊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室猶閉一無所失怪亦絕遂大富 述異記曰宋南譙王劉義宣鎮荊州府吏蔡鐵善卜宣射得一白鼠置函中乃召鐵使卜函中何物謂中者當厚賞僻即加重罰鉄兆成笑曰具已知矣公曰狀之鉄曰父色之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絕左股鼠孕三雄而兩雌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皆如鉄言即賜錢一萬 地鏡圖曰黃金之見爲火及白鼠風角要占曰長吏居官厭盜賊法七月以生鼠九枚置籠中埋于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合堅固 雜五行書曰停部取停部地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蠶塗倉竈鼠不食稻以塞埒百日鼠種絕 晉郭璞鼯鼠贊曰有鼠豹采厥號爲

鼯漢朝莫知郎中能名賞以束帛雅業遂盛 又鼯鼠贊曰鼯之爲鼠食煙棲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皮籍孕婦人爲大任 又鼯鼠贊曰小鼠曰鼯實有螫毒乃食郊牛不恭是告厥譴惟明徵乎其覺 又鼯鼠贊曰五能之鼠伎無所執應氣而化翻飛鴛集詩人歌之無食我粒 又鼠贊曰或以尾翔或以鬣凌飛鼠鼓翰儵然皆騰用無常所唯神斯憑

我聞龍不我覲也龍闢我獨何覲焉攘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河 曰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白龍亦然玄金千歲生玄龍 莊子曰朱仝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又曰子張見魯哀公不禮焉去之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雕文畫之於是天龍聞而示之窺頭於隴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非龍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者 又曰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何規哉子曰人用意如飛鴻者爲弓弩射之如遊鹿者走狗而逐之若游魚者釣繳以投之吾今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余口張不能喻舌出不能言 又曰河上有家貧窮持緯蕭而食者子没川得千金珠謂其子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頷下若能得珠者遭其睡也如使驪龍寤子尚奚徵之有哉 楚辭曰神龍失水而陸居爲螻蟻之所裁 孫卿子曰積水成川蛟龍生焉 呂氏春秋曰晉文公友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遍天下五虵從之爲之承輔龍友

其鄉既得其所四虵從之得其露雨一虵羞之槁死中野 括地圖曰禹誅防風氏夏后德威二龍隆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防風神見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神懼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瘞以不死草皆生是名穿曾國 又曰龍池之山四方高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多五花樹羣龍食之 又曰崑崙山之弱水非乘龍不得至 淮南子曰龍舉而景雲屬 公孫弘答東方朔書曰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鼈爲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 列仙傳曰陵陽子明好釣於溪得白龍子解鉤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遂採五石脂服之三年白龍來迎止龍陽山上百餘年 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酒子胥諫曰不可昔日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對曰我化爲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今君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有豫且之患王乃止 博物志曰龍肉以醢漬之則文章生 抱朴子曰案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呪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初出乃長十數丈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輒

一縮至長數寸乃取着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患旱災於是方士聞有旱處便賣龍往賣之一龍直金數十斤舉國會歛以雇之直畢乃發壺出龍着淵中因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而雨四集矣 齊地記曰平昌城有井與荆水通有神龍出入焉故名龍城 外國事曰毗阿羅寺有神龍住米倉中奴取米龍輒却後奴若長取米龍不與倉中米若盡奴向龍拜倉即盈溢 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者為龍不上者魚故云曝鰓龍門 又曰龍首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云昔有黑龍從山南出飲渭水其行道成土山故因以為名 謝 晉劉琨神龍賦曰大哉龍之為德變化屈伸隱則黃泉出則升雲賢聖其似之乎惟天神上帝之馬含胎春夏房心所作軒照形角尾規矩 晉郭璞燭龍贊曰天缺西土龍銜火精氣為寒暑眼作昏明身長千里可謂至靈 又龍魚一角似鯉居陵侯時而出神靈攸乘飛驚九域乘雲上升 銘 晉傅玄龍銘曰麗哉神龍誕應陽精結景九淵飛曜天庭屈伸從時變化無形偃伏汗泥上凌太清 序

魏繆襲青龍賦序曰蓋青龍者火辰之精木官之瑞

蛟

說文曰蛟龍屬也魚滿三千六百年蛟為之長率魚而飛去 山海經曰蛟似龍蛇而小頭細頸頸有白髮大者十數圍卵生子如三斛瓮能吞人易緯通卦驗曰震東方也至春分日出青氣也出直震此正氣也氣出右萬年半死氣出左龍蛟出 楚辭曰與汝游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騶螭 呂氏春秋曰荆有攸飛者得寶劍還涉江有兩蛟夾繞其舩攸飛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以執珪 韓詩外傳曰東海有勇士菑丘訢過神泉飲馬其僕曰飲馬此者馬必致死飲馬果沉訢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而出雷神隨而擊之眇其左目 漢書曰武帝元封五年帝自尋陽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尋陽記曰城東門通大橋常有蛟為百姓害董奉疏一符與水中少日見一蛟死浮出 王韶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有湯泉下流多蛟害厲濟者遇之必笑而沒 世說曰周處年少時凶強俠氣為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虎並

皆犯暴百姓謂為三橫而處既刺殺虎又入水殺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三日三夜鄉中皆謂處死更相慶賀處竟殺蛟而出遂自改勵終為忠臣孝子 **贊** 郭璞蛟贊曰匪蛟匪龍鱗采暉煥騰灌濤波蜿蜒江漢武飲羽攸飛疊斷

地

爾雅曰騰騰地 能與鱗王地 地之景 山海經曰巴蛇吞象三歲而出骨君

子服之已心腹之疾 今南方蛇吞鹿已爛自絞 又曰大同之山有蛇名

曰長蛇其毛如毳豪其音如鼓柝 又曰秦華山有蛇肥遺六足四翼

毛詩曰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

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 張茂

會稽多 楚辭曰蝮蛇蓁蓁 韓子曰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亡之

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將徙小蛇

謂大地曰大地行小地隨之人以蛇之行者耳必殺其子子不如負我以

行必以我為神也乃相負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今子美而我惡以為上

客一乘之君也以子為使者萬乘之卿也不如為我舍人田成子負傳而

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戰國策曰昭陽為楚伐魏

移師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

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

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地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

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

將又移師攻齊戰勝不知止猶為蛇足也昭陽乃解軍而歸 賈誼書曰

孫叔敖之為兒出遊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且見兩頭蛇

恐死母曰今蛇安在曰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復見之也已殺而埋之

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淮南子曰夫騰蛇雄

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 又曰豹獸不可使緣木蝮蛇不

可使安足 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蜀王好色乃獻美女五人蜀王

遣五丁迎女還至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士引其尾不能出五丁共引

蛇山崩壓五丁五丁踏蛇而大呼 廣志曰蝮蛇與土色相亂長三四尺

蛇山崩壓五丁五丁踏蛇而大呼 廣志曰蝮蛇與土色相亂長三四尺

其中人以牙擦之裁斷皮出血則身盡痛九竅血出而死 玄中記曰東海有蛇丘之地險多漸茹衆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頭而蛇身 又曰崑崙西北有山周迴三萬里巨蛇繞之得三周蛇爲長九萬里蛇居此山飲食滄海 風俗通曰車騎將軍巴郡馮緄爲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三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 云此吉祥也君後當爲邊將以東爲名後五年果爲大將軍拜遼東太守 陳留風俗傳曰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官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灑濯入于梓官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地鏡圖曰金寶化爲青蛇 抱朴子曰或問隱居山澤治蛇蝮之道 又曰昔負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蛇皆去也今帶武都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入山林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末抹之蝮黃入瘡中立愈 又曰蛇類多唯有蝮蛇中人至急一日不治則殺人若不曉方術而爲此蛇所中但以刀割瘡肉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也 搜神記曰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

葬未定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詭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 又曰隨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之 同景武廬山記曰安 世高者安息國太子

與友人共出家學道友人恚怒死受蟒報爲此宮亭湖神世高於廣州爲人所殺還生安息國復爲王子年二十又棄國入吳末之宮亭泊松呼友人與語友人身長數十丈見世高向之胡語音各分去暮有一少年上世高船跪受呪願因忽不見世高語同船人曰向少年即此廟神也得離惡形矣蟒既見世高從山南過死山北今柴桑民所居地是也 世說曰杜預爲荊州刺史時有讎集太醉輒閉齋獨眠外聞齋中嘔吐其聲甚苦有小吏開戶看之止見床土有一蛇垂頭床邊吐都不見人既出密覺如此 異苑曰魯國中牟縣蒙山上有寺廟今民欲架室者輒大蛇數十丈出來驚人故莫得安焉 晉傳玄靈蛇銘曰嘉茲靈蛇斷而能續飛不須翼行不假足上騰霄霧下遊山嶽進此明珠預身龍族 晉郭璞長蛇贊曰長蛇百尋厥鬣如瓠飛羣走類靡不吞噬極物之惡盡毒之厲

又騰蛇贊曰騰蛇配龍因霧而躍雖欲昇天雲龍陸莫材非所任難以託
託 又巴蛇贊曰象實巨獸有蛇吞之越出其骨三年爲期厥大何如屈
生是疑 又蟒蛇贊曰蠢蠢萬生成以類長惟蛇之君是謂巨蟒小則數
尋大或百丈 又枳首蛇贊曰變稱一足蛇則二首少不知無多不覺有
雖資天然無異駢拇 同庚信孫叔敖逢蛇贊曰叔敖朝出客棹還家毋
氏顧訪知埋怪地爾有陰德陽報將加終爲楚相卒有榮華

龜

爾雅曰龜三足曰貴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
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易曰離爲龜 尚
書曰九江納錫大龜 大戴禮曰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 左
傳曰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具致大蔡焉曰紇之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
可賈再拜受龜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壑焉其中有山無所連者常隨波
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毒之訐於上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
使巨龜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龍

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十步而暨五山之所川一釣而連六龜合負而
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先往
焉曰願以境內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巾笥而藏之廟堂
之上此龜者寧其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吾將曳尾於
泥中矣 又曰宋元君夜夢有人被髮言曰予爲清江使河伯漁者豫且
得予元君覺召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明日豫且網得白龜圓五尺獻
乃殺以卜七十鑽而無遺策仲尼聞之曰神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豫且
之網智能七十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剗剔之患 史記曰余至江南聞長
老云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 又褚先生曰能得名龜財物歸之家必大
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
八宿龜六曰月龜七曰王龜八曰九州龜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當巢於芳
蓮之上南方老人以龜栲床足經二十餘歲老人死移床龜尚生龜能行
氣道引至神若此 說苑曰靈龜五色色似玉背陰而陽上隆象天下平
法地轉運應四時蛇頭龍脰左睛象日右睛象月知存亡吉凶之憂又龜

十歲能與人言 續搜神記曰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五寸置瓮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沉溺所養龜人被甲披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約岸迴顧而去 會稽後賢傳曰孔愉嘗至吳興縣餘干亭見人籠龜於路愉求而放之至水反顧愉及封此亭侯而鑄印龜首迴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顧靈德應感如此愉悟乃取而佩焉 符子曰邦人獻燕昭王以大豕者曰於今百二十歲邦人謂之豕仙其羣臣言於昭王曰是豕無用王命宰夫膳之豕既死乃見夢於燕相曰今仗君之靈而化吾生也始得為魯澤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糧之珍而欣君之惠將報子焉後燕相遊於魯澤有赤龜銜夜光而獻之 抱朴子集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言浮出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 異苑曰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使言曰逆不良時為君所得人甚心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霄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曰其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盡南山

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薄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獻者仍說龜樹共言權登使伐樹煮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為元緒 **賦** 魏曹植神龜賦曰龜號千歲時有遺余龜者數日而死肌肉消盡唯甲存焉余感而賦之曰嘉四靈之建德各潛位乎一方蒼龍虬於東岳白虎嘯於西岡玄武集於寒門朱雀栖於南鄉順仁風以消息應聖時而後翔食飛塵以實氣飲不竭於朝露步容趾以俯仰時鸞迴而鶴顧懼沉泥之逢殆赴芳蓮以巢居 **詩** 北齊趙宗儒詠龜詩曰有靈堪託夢無心自解謀不能著下伏強從蓮上游負圖非所異支床空見留儻蒙一曳尾當為屢迴頭 **贊** 晉郭璞爾雅龜贊曰天生神物十朋之龜或游于火或游于著雖云類殊象二一歸疊疊致用極數盡幾

鼈

爾雅曰鼈三足曰能 易曰離為鼈 說文曰鼈介蟲也 周禮曰春獻

鼈屬 春秋外傳曰公文文伯飲南宮敬叔酒羞鼈焉 晏子春秋曰齊大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寡人欲祠河伯可乎 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文子曰鼈無耳而不可蔽精於明也 莊子曰埳井之蛙謂東海鼈曰吾跳梁奚不時來觀東海鼈左足未入而右腓已繫矣 楚辭曰駟跛鼈而上山吾固知其不能升 孫卿子曰跬步而不休跛鼈千里 淮南子萬畢術曰青塗殺鼈得莫復生又曰燒鼈致鼈取鼈之夜燒之則鼈至也 列仙傳曰費長房能使社公汝南有妖當作太守服詣府門椎鼓合郡患之及長房來知是魅乃呵之即解衣冠叩頭乞自改即老鼈也大如車輪長房令復太守服作一札勅葛陂君叩頭流涕持札去遂視以札立陂邊以頸繞之而死 魏略曰高離國王侍婢有身生子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捐之於溷中猪以氣噓之從馬間馬以氣噓之王乃令其母收畜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因都王扶餘之地 搜神記曰清河宋士宗母黃初中夏在室中浴良父

家人於壁穿中窺之正見木盆中有一大鼈先著銀釵猶在頭上遂入水去賦 晉陸機鼈賦曰皇太子幸于釣臺漁人獻鼈命侍臣作賦其狀也穹脊連脅玄甲四周遁方圓於規矩徒廣以妨循盈尺而脚寸又取其於指掌鼻嘗氣而忌暗耳無聽而受響是以栖居多逼出處寡便尾不副首足不運身於是從容澤畔肆志汪洋朝戲蘭渚夕息中塘越高波以魚逸竄洪流而潛藏咀蕙蘭之芳芟翳華藕之垂房 晉潘尼鼈賦曰皇太子遊於玄圃遂命釣魚有得鼈而戲之者令侍臣賦之翩銜釣以振掉吁駭人而可惡既顛墜於巖岸方盤跚而雅步或延首以鶴顧或頓足而鷹距或曳尾於塗中或縮頭於殼裏若乃秋水暴駭百川沸流有東海之巨鼈乃負山而吞舟

魚

詩曰南有嘉魚又曰魚潛在淵又曰魚在在藻 月令曰立春魚上水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梁 史記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千餘魚而涕下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益大臣欲棄前所得矣今以

臣之凶惡也而得爲王拂枕席夫四海之內其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畢褰裳而趨王矣亦曩臣之所棄前魚也 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於楚王曰今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隸棄之又惜故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 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國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也下民多曠夫皆失君人之道故厨庖有肥馬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且今行之矣故漁者獻餘魚而楚國賴之 說苑曰楚王謂淳于髡曰吾有仇在吳子寧能爲吾報之乎對曰臣見來道旁野民持一頭魚上田祝曰高得萬束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爲禮薄而望多也 三輔決故事曰武帝作昆明池學水戰法帝崩昭帝小不能征討於池中養魚以給諸陵祠餘給長安市市魚乃賤 吳越春秋曰越王既據會稽范蠡等曰臣竊見會稽之山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溪六谷之廣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臣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越國當富盈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舊說池中魚人姓李居近城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炎燒死干謹百家書曰宋城門失火因汲池水

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之滋并中傷良謹也 謝承漢書曰會稽陳噐少時於郭外水邊捕魚人有盜者噐見避於草中追以魚遺之盜慙不受自後無復取焉 曹植說波氣曰鹹水之魚不游于江淡水之魚不入于海 汝南先賢傳曰葛玄見遭大魚者玄謂暫煩此魚到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玄曰無苦以丹書紙內魚口中擲水中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黑色如木葉而飛又玄與吳王坐樓上見作請雨土人玄曰雨易得耳即書符着社中一時之間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玄復書符擲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治之 又曰介象與吳王共輪輜魚爲上乃於殿庭作坎汲水滿之并求釣象起餌之須臾得輜魚帝驚喜乃使厨人切之象又往蜀市薑有頃而反 符子曰觀於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鬚而登乎龍門而爲龍又一術士凌波蹈流而不陷搖鈴行歌飄浪於龍門而終日棲遲而不化 符子曰彼同功而事異迹一而理二夫何哉無乃魚以實應而人以僞求乎 蕭廣濟孝子傳曰陳玄太子也後母謗之陳侯令玄自殺玄投遼水魚負之以出玄曰我罪人也故求死耳魚乃去

人曰巴郡杜孝役在城都母喜食生魚於官得生鱗截竹盛魚二頭沉水中曰我母如得此婦出渚得之笑曰是我婿寄乃以進母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人釣魚綸絕而去夢於漢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遊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昨所夢也取而去之帝後得明珠 **賦** 晉王慶釣魚賦曰然後挂纖緜振修竿垂銀鉤運金丸懸鮪鯢挂鴻鸞連翩雲際澆瀉漪瀾晉摯虞觀魚賦曰觀鱗族於虛池兮睨羽羣於瀨涯乃有洧泉之鯉濯陂之鯉澆瀉涌躍投浪赴遠集于曲崖之隈逐乎澹淡之深攢聚輻蹙或躍或沉倏燦攸驛眩目驚心汎溢爵於通溝因素波以獻酬騁微巧於浮觴競捷捷於迅流 **詩** 梁張騫詠躍魚應詔詩曰戲鱗隱繁藻頌首本綠漪何用游溟解且躍天淵地 陳張正見賦得魚躍水花生詩曰漾色桃花水相望濯錦流躍浦疑珠出依池似鏡浮凌波衝翠葉觸餌避沉鉤方游蓮華外詎入武王舟 陳阮卓蓮下游魚詩曰春色映澄陂涵泳且相隨未上龍門路聊戲芙蓉池觸浪蓮看動乘流葉影被相忘自有樂莊惠豈能知 齊今德潤魚詩曰綉影侵波合珠光帶水新連東自可戲安用上龍津 卷終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七

- 鱗介部下 螺 蚌 蛤 蛤蜊 烏賊 石切
- 蟲豸部 蟬 蠅 蚊 蜉蝣 蚨蝶 螢火 蝙蝠 叩頭蟲
- 蛾 蜂 蟋蟀 尺蠖 蟻 蜘蛛 螳螂
- 螺

爾雅曰羸小者蝨 易曰離為羸 剛在 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袁紹河北軍人仰棗椹蕞素術在江淮取蛤蒲羸民人相食州部蕭條 搜神記曰晉安謝端侯官人少孤年十八恭謹自守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斗瓮中出至竈下燃火便入問之女荅曰妾天漢中白素女天帝哀卿少孤使我權相為守舍炊煮待卿取婦當還去今無故相伺不宜復留今留此殼貯米穀可得不乏忽有風雨而去 南州異物志曰扶南海有大螺如甌從邊直旁截破因成杯形或合而用之螺體蜿蜒委曲酒在內自注傾覆終不盡以伺誤相罰為樂 又曰鸚鵡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

視似鸚鵡故以為名肉離殼出食飽則還殼中若為魚所食殼乃浮出人所
所得質白而紫文如鳥形與觴無異故因其象鳥為作兩目兩翼也 又
曰寄居之虫如螺而有脚形如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
足如螺閉戶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 王韶始興記曰桂陽貞
女峽傳云秦世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一女忽化為石人今形高七尺
狀如女子 異苑曰鸚鵡螺形似鳥故以為名常脫殼而遊朝出則有虫
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虫出庾闡所謂鸚鵡內遊寄居負殼者
也 **詩** 宋謝惠連詠螺蚌詩曰輕羽不高翔自用絃網羅纖鱗感芳餌故
為釣所加螺蚌非有心沉迹在泥沙文無雕飾用味非鼎俎和

蚌

易曰離為蚌 大戴禮曰十一月雉入淮為蜃蜃蒲盧也 呂氏春秋曰
月者羣陰盈晦則蚌蛤虛羣陰缺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趙
惠王曰川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相其啄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
雨即有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 淮南子曰明

月之珠螺蚌之病而我之利也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也 徐哀
南方記曰珠蚌殼長三寸在張海中盛弘之 荊州記曰馬牧城東三里
有蚌城相傳云飢年民結侶採蚌止憩其中故因為名又云城隨洲勢上
大尖其形似蚌故有蚌號 汝南先賢傳曰周燮好潛養靖志唯典籍是
樂有先人草廬廬于東坑其下有陂魚蚌生焉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
贊 晉郭璞蚌贊曰萬物變蛻其理無方雀雉之化含珠懷璫與月盈虧
協氣晦望

蛤

說曰曰蛤有三皆生於海蛤蠓千歲鳥所化也海蛤百歲鷺所化也魁蛤
一名復老服翼所化 本草經曰文蛤表有文又曰馬刀一曰名蛤 禮
記曰季冬雀入水為蛤 漢武內傳曰 西王母曰仙藥次有白水靈蛤
南越志曰凡蛤之屬開口聞雷鳴不復閉口 **論** 晉斐頌崇有論曰鳥無
胃藏經以空中而生螢無胃而有 **啓** 陳徐陵謝賚蛤啓曰比鴻雀入猶
新纔變秋程已聞冬獻

蛤蜊

淮南子曰若士乃捲龜殼而食蛤蜊 論衡曰若士食蛤蜊之肉乃與民同食安能升天 抱朴子曰蛤蜊各煮炙凡人所能啖况君子與士乎 臨海土物記曰蛤蜊殼薄且小 **啓** 梁元帝謝賚車螯蛤蜊啓曰車螯味高食部名陳物志蛤蜊聲重前論見珍若士並東海波臣西王母藥雀文始化鷲羽猶在體潤珠胎形隨月減陳徐陵謝東宮賚蛤蜊啓曰船俗巖戈漁人資設于彼海童冒茲水豹望樓闕之氣得波潮之下

烏賊

本草經曰烏賊魚骨治寒熱驚氣 南越記曰烏賊魚有石遇風浪便虬前一鬚不石而住腹中血及膳正黑中以書也世謂烏賊懷黑而知禮故俗云是海君白事小史或曰古之諸生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為死便往啄之乃卷取烏故謂烏化為之 臨海異物志曰烏賊之骨其大如楯居者一枚作鮓滿器受五升 **啓** 陳徐陵謝勅賚烏賊啓曰變遠庸臣伏增銘 悚

石劫

賦 梁江淹石劫賦曰石劫一名紫蹄蚌蛤類也春而發華有足翼者夫海若之小臣具品色於滄溟既鑪天而論形先避伏而不曜知理冥而難發何弱命之不禁永至於天代請去人之及陋克公子之嘉客儻委身於土盤從風雨其何惜

蟬 蟲牙部

爾雅曰蝸蜎蝸 五采 蟬 俗呼為 蠶茅蝸 似蟬而 蝸馬蝸 蟬中最 蜺寒蝸 寒蠶也 方言曰蟬楚謂之蝸宋衛之間謂之塘蝸 今胡蟬也 鳴聲清 亮 陳鄭之間謂之娘蝸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螭或謂之緬馬其小者謂之麥禮 小 而 又 曰蚴蚴 上音祈 齊謂之蟻蟻 奚音 楚謂之蟪蛄自關以東謂之蚴 音 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季夏之月寒蟬鳴 毛詩曰螾首蛾眉 螾音青 莊子曰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偻者承蜩猶掇之也 仲尼曰子有道耶曰我有道五六月累二丸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累二丸 是用平停審也故其承 又曰鵬之飛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鷲鳩笑

之曰我決起而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奚以九萬里而為 楚辭曰
 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 華矯漢書曰蔡邕在陳留其隣人有以
 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焉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
 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
 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螿蝦方向鳴蟬蟬將去螿蝦為之一前一却吾心
 唯恐螿蝦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
 風土記曰七月而蟪蛄鳴於朝寒蜚鳴於夕 搜神記曰淮南內史朱誕
 給使妻有鬼病夫疑為姦密闚見婦在機中織望桑樹上所笑見樹上有
 十四五小兒衣青布褶青縵頭乃射之化為鳴蟬其大如箕飛去 詩古
 詩曰庭前有奇樹上有悲鳴蟬陳 張正見寒樹晚蟬踈詩曰寒蟬噪楊柳
 朔吹犯梧桐葉迴飛難住枝殘影共空聲踈飲露後唱絕斷絃中還因搖
 落處寂寞盡秋風 梁簡文帝聽早蟬詩曰草歇鷓鳴 蟬思花落後
 飲三危露時陰五官柳莊書晒鵬翼衛賦宜嚦首桂樹可淹留勿謂山中
 久 梁沈約聽蟬鳴應詔詩曰輕生宅園蘂復得棲嘉樹豈敢擅洪枝輕

條遭所寓葉密形易揚風迴響難住 梁褚滢賦得蟬詩曰避雀芳枝裏

飛空華殿出天寒響屢嘶日暮聲逾促繁今欲如盡長韻還相續飲露非

表清輕身易知足 梁范雲詠早蟬詩曰生隨春水薄質與秋塵輕端綴

挹宵夜飛音承露清 隋王由禮賦得高柳鳴蟬詩曰園柳吟涼久嘶蟬

應序驚露下綏恒濕風高迴轉輕葉踈飛更迴秋深響自清何言枝裏響

遂入蔡琴聲 陳劉剛詠蟬詩曰聲流上林苑影入侍臣冠得飲玄天露

何辭高柳寒 隋江惲詠蟬詩曰白露涼風吹朱明落照移鳴條諫林柳

流響遍臺池村聲如易得尋忽却難知 後漢蔡邕蟬賦曰白露凄其

夜降秋風肅以晨興聲嘶嗑以沮敗體枯燥以水凝雖期運之固然獨替

類乎太陰要明年之中夏復長鳴而揚音 後漢曹大家蟬賦曰伊玄蟲

之微陋亦攝生於天壤當三秋之盛暑陵高木之流響融風被而來遊商

焱厲而化往 魏陳王曹植蟬賦曰唯夫蟬之清素潛厥類于太陰在炎

陽之中夏始遊豫於芳林內含和而弗食與衆物而無求栖高枝而仰首

漱朝露之清流隱柔桑之稠葉快閑居以遁暑苦黃雀之作害患螿蝦之

...

勁斧有翩翩之狡童運微黏而我纏委厥體於腊夫歸炎炭而就燔秋霜
紛以霄下晨風冽其過庭氣憐憫但而薄軀足攀木而失莖吟嘶啞以沮敗
狀枯槁以喪形 晉明帝蟬賦曰尋長枝以凌高靜無爲以自寧遷爲獨
處弗累于情在運任時不慮不營 晉溫嶠蟬賦曰飢喻晨風渴飲朝露
晉陸士龍 寒蟬賦曰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者賦焉至於寒蟬才齊其
美獨未思之而莫斯述夫頭上有髮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
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
容也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伊寒蟬之感運
迓嘉時以遊征含二儀之和氣稟乾元之清靈體貞粹之淑質吐噀嚙之
哀聲容麗蜩蟬聲美宮商飄如飛 秋之運驚風耶如輕雲之麗泰陽爾乃
振修葉以表首舒輕翅以迅翰拖朝華之墜露含烟煜以夕殮望北林以
鸞飛集樛木而飛蟠若夫歲律云暮上天其涼感運悲聲貧士含傷或歌
我行永久或哀之子無裳原思歎於蓬室孤竹吟於首陽不銜草以穢身
不勤身以營莫志高於鳴鳩節妙乎鷓鴣附枯枝以永處倚峻林之迥條

乃綴以玄冕增成首飾映華虫於朱衣表馨香乎明德 晉傅咸粘蟬賦
曰櫻桃爲樹則多陰爲菓則先熟有蟬鳴焉聊命黏取退惟當蟬之得意
於斯樹不知黏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於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有嘉果
之珍樹蔚弘覆於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獨肅肅而自清遂寓目以周覽見
鳴蜩於纖枝翳翠葉以長吟信厥樂之在斯苟得意於所歡曾黏住之莫
知匪爾命之遵薄坐偷安而忘危嗟悠悠之孰寵請茲覽以自規 又鳴
蜩賦曰有嘒嘒之鳴蜩于台府之高槐物處陰而自慘奚厥聲之可哀秋
日悽悽兮感時逝之若頽曷時逝之是感兮感年歲之我催孰知命之不
憂詠梁木之有摧生世忽兮如寓求福貴於不回且明明以在公唯忠謹
之是與佚履道之坦坦登高衢以自棲 晉孫楚蟬賦曰惟大化之廣御
何品數之多名當仲夏之始出據長條而悲鳴翼如羅纏形如枯槁終日
不銜一粒激哀響之煩擾 宋顏延之寒蟬賦曰始蕭瑟以攢吟終嬋媛
而孤引越客發度障之歌代馬懷首燕之信不假裝於范冠豈鏤體於人
爵折清威而不淪團高木以飄落 隋盧思道聽鳴蟬詩曰此聽悲無

極羣嘶玉樹裏迴噪金門側長風送晚聲清露供朝食晚風朝露實多宜
秋日高鳴蟬獨見知輕身蔽數葉哀鳴抱一枝流亂罷還續酸傷更合離
慙聽別人心即斷才聞客子淚先垂故鄉已迢忽空庭正蕪設一夕復一
朝坐見涼秋月河流帶地從來嶮峭路于天不可越紅塵早弊陸生衣明
鏡空悲潘掾髮長安城裏帝王州鳴鍾列鼎自相求西望漸臺臨太液東
瞻甲觀拒龍樓說客恒持小冠出越使常懷寶劍遊學仙未成便尚主尋
源不見已封侯富貴功名本多豫繁華輕薄盡無憂詎念嫫姚嗟木梗誰
憶闌單倦土牛歸去來青山下秋菊離離日堪把獨焚枯宴林野終成獨
校子雲書何如還驅少遊馬贊晉郭璞蟬贊曰蟲之精絜可貴惟蟬潛
蛻棄歲飲露恒鮮萬物皆化人胡不然梁昭明太子蟬贊曰茲蟲清絜
惟露是餐寂寞秋序咽嘶夏闌定伊不美曜彼華冠

蠅

爾雅曰蠅醜扇好搖翅也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韓
子曰以骨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呂氏春秋曰以狸致鼠以水

致蠅

焦贛易林曰腐肉所在青蠅集聚辨別白黑敗亂邦國

漢書曰

成帝建始中有青蠅垂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公卿已下朝會坐

又曰昌邑王賀夢青蠅之矢積階西東可五六石以問龔遂曰陛下在側

讒人衆多願皆放逐之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揚子法言曰或問蒼蠅

紅紫蒼蠅問平白黑紅紫併朱而非朱謝承後漢書曰郭諒師事杜喬李固之誅詰闕上

書乞收斂不聽因往守視其喪扇護蠅蟲又楊章為杜喬所辟為平原

令棄官還聞固喬曝尸星行赴雒著弊衣赤幘守其屍驅護蠅蟲天子嘉

其忠義聽殯斂之魏略曰王愨性急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

愨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虞翻別傳曰翻放逐南方

自恨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

知己者足以不恨益部耆舊傳曰嚴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道旁女子

哭聲不哀問之云夫遭燒死遵勅吏輿屍到令人守屍曰當有物自往吏

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異苑曰晉明帝

常欲肆青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于筆端有

頃皆出帝竊異焉令人尋之即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然必徧賦晉傳
歲青蠅賦曰幸從容以閑居且遊心於典經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蠅之營
營無纖芥之微用信作害之不輕既反白而為黑栢棟蛆以自盈穢美厚
之鮮絜虫嘉肴之芳馨滿堂室之薨薨孰聞寓之得情書漢張敞書曰
夫蒼龍非不神不能白日升天飄風雖疾不以霖雨不能揚塵故蒼蠅之
飛不過十步自託騏驥之髮乃騰千里之路論後漢班固難庄論曰衆
人之逐世利如青蠅之赴肉汁也青蠅嗜肉汁而忘溺死衆人貪世利而
陷罪禍

蚊

爾雅曰蚊鵙母俗說此鳥常吐蚊故名蚊母六戴禮曰聖人有國蠱蠹不食天駒晏

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天下有極小乎對曰有蟲巢於蚊睫再乳而飛蠱不
為驚名曰焦螟列子曰江浦之間生廢虫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

弗相卑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見離朱子羽方晝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
其形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崆峒之上

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倏以神視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
若雷霆之聲以有形涉神明之境高山未足喻其巨以有聲涉空寂之域

雷霆之音未足喻其大東方朔傳曰郭舍人曰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
榜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從東方來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游戲

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桓桓死者攘攘格鬪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
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烟為掌指所捫臣朔愚慙名之曰蠱舍人

辭窮當復脫禪莊子曰肩吾見狂接輿接輿曰中何以語汝肩吾曰以
已出仁義民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是欺德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

也又曰由天之道觀惠施之能其一蚊之勞者耶又曰孔子見老聃
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蠅嗜膚則通宵不

寐矣鵲冠子曰夫蚊蠅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孫卿子
曰空中有人名曰蛟蚊蠅之聲聞則挫其精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

折脊碎腦而蚊蠅適足以翾神異經曰方蚊翼下有小飛虫焉生九卵
復成九子飛而俱去蚊遂不知續搜神記曰吳舍人名猛小兒時在父

母膝下夏日多蚊蟲而終不搖扇有同宿人覺問其故荅云懼蚊蟲去嗜我父母耳 蕭廣濟孝子傳曰展勤少失父與母居傭作供養天多蚊臥毋床下以身當之 漢書曰中山靖王朝天子置酒聞樂而泣問其故靖王對曰臣聞衆煦漂山聚蚊成雷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論衡曰世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蟲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虫蚊蟲之類也何能知卓公之化乎使賢者處於深野之中蚊蟲不入其舍乎 晉傳選蚊賦曰水與草其漸茹育茲孽而蚊 嗜味銳於秋毫刺鋸利於芒錐無胎卵而化孕生博物翼而能飛肇孟夏以明起迄季秋而不衰衆繁熾而無數動羣聲而成雷肆慘毒於有生延食膚體以療飢妨農功於南畝廢女工於杼機

蜉蝣

爾雅曰蜉蝣渠略作天牛而說文曰秦晉之間謂之渠略 又曰蝶虫也一名蜉蝣蓋朝生暮死 廣志曰蜉蝣可燒啖美於蝶蜉蝣在水中翕然

生覆水上尋死隨流 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蜉蝣有殷殷衆也 毛詩曰蜉蝣堀閱麻衣如雪 詩疏義曰樊光云是糞中虫陰雨而爲之朝生夕死 淮南子曰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人以數離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而泣以益之也 晉傳咸蜉蝣賦曰有生之薄是曰蜉蝣育微微之陋質羗采采而自修不識晦朔無意春秋取足一日尚又何求戲停淹而委餘何必江湖而是遊

蛺蝶

列子曰鳥足之葉爲胡蝶 莊子曰昔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胡蝶之爲周與胡蝶必有分矣此謂物化 詩古詩曰胡蝶胡高飛暮宿桑樹間 梁簡文帝詠蛺蝶詩曰空園暮烟起逍遙獨未歸翠鬣藏高柳紅蓮拂水衣復此從風蝶雙雙花上飛寄語相知者同心終莫違 梁徐防賦得蝶依草詩曰秋園花落盡芳菊數來歸那知不夢在眠覺也恒飛

螢火

爾雅曰螢火即炤 廣雅曰景天螢火麟也 呂氏本草曰螢火一名夜
照一名熠燿一名救火一名景天一名據火一名挾火 禮記曰季夏之
月腐草爲螢飛蟲螢火也 毛詩曰町疇鹿場熠燿宵行 續晉陽秋曰
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日用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
日焉 詩 梁簡文帝詠螢詩曰本將秋草并今與夕風輕騰空類星墮拂
澗若花生井疑神火照簾似夜珠明 梁元帝詠螢火詩曰著人疑不熱
集草訝無烟到來燈下暗翻往雨中然 陳楊縉賦得照映秋螢詩曰秋
窓餘照盡人暗早螢來忽聚還同色恒燃詎落灰飛影黃金散依帷縹帙
開含明自不息夜月空徘徊 晉傅咸螢火賦曰余曾獨處顧見螢火
熱以自照而爲之賦潛空館之寂寂意遙遙而靡寧夜耿耿而不寐憂悄
悄以傷情感詩人之攸懷覽熠燿於前庭不以姿質之鄙薄欲增暉乎太
清雖無補於日月期自竭於陋形不進競於天光退在晦而能明諒有似
於賢臣於疏外而盡誠假乃光而爾賦庶有表乎忠貞 晉潘安仁螢火
賦曰嘉熠燿之精將與衆類乎超殊東山感而增歎行士慨而懷憂翔太
陰之玄珠抱夜光以清遊頻若飛焱之宵逝慧如星移之雲流動集灑揚
灼如隋珠熠燿熒熒若丹英之照葩飄飄頰頰若貪流之在沙軟湛露於
曠野庇一葉之垂柯無干欲於萬物豈顧恤於網羅 贊 晉郭璞螢火贊
曰熠燿宵行蟲之微公出自腐草烟若散漂物之相煦孰知其陶

蝙蝠

爾雅曰蝙蝠服翼 方言曰蝙蝠自關東謂之伏翼或謂之飛翼或謂之
仙鼠 吳氏本草曰伏翼或生人家屋間立夏後陰乾治目冥令人夜視
有光 春秋運斗樞曰行失瑤光則伏翼兩頭並翔廣江淮山瀆之祠則
瑤光明伏翼九足 孝經援神契曰道德遺遠蝙蝠伏匿故夜食 玄中
記曰百歲伏翼色赤止則倒懸千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 吳婁縣
記曰太湖東邊別小山名山洞庭有三穴中有大蝙蝠如鳥拂救人火
臨海記曰黃石山泄水東南五峴路口有鍾乳穴中伏翼大如鵝鴨
魏陳王曹植蝙蝠賦曰吁何姦氣生茲蝙蝠形殊性詭每變常式行不由
足飛不假翼明伏暗動盡似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爲毛飛而含齒巢不哺

穀空不乳子不容毛羣斤逐羽族下不蹈陸上不馮木

叩頭蟲

異苑曰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呪吐血皆從所教如似稽顙故俗呼為叩頭蟲賦曰蓋齒以剛克而盡舌存以其能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執雌者物莫之雙無咎生於楊厲悔恡來亦有由仲尼唯諾於陽虎所以解紛而免尤韓信非為懦兒出勝下而不羞何茲蟲之多畏人纔觸而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為仇人不我害我亦無憂彼螳螂之舉斧豈患禍之能禦此謙卑以自牧乃無害之可賈將斯文之焉貴貴不遠而取譬雖不能觸類是長且書紳以自示旨一日而三省恒踣躅以祗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蛾

爾雅曰蛾羅也說文曰蛾蚕化飛蟲也 廣志曰有蚕蛾有天蛾几草

木虫以蛹化為蛾甚衆 淮南子曰食桑有絲曰蛾屬漢書曰有白蛾羣

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 古今注曰蛾飛廣五六丈 洞林曰東中郎

參軍周稚琰封蚕蛾今吾射之 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夕蛾

去暗赴燈而死也 賦 晉支曇諦赴火蛾賦曰悉達有言曰愚人貧身如

蛾投火誠哉斯言信而有徵也翔無常宅集無定栖類聚羣分塵合電分

因温風以舒散乘遊氣以徘徊於是朱明御節時在盛陽天地鬱蒸日月

昏茫燭曜庭宇燈朗幽房紛紛羣飛翩翩來翔赴飛焰而體焦投前膏而

身亡

蜂

爾雅曰蜂醜蠹其土蜂在地中木蜂在樹上廣雅曰范蜂也 禮記曰

邠人有其兄死而不為縗者閔子臯將為邠宰遂為縗邠人曰蚕則績而

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子臯為之縗 春秋潭潛巴曰朝有大

蜂武士中蜂赤強黑不梁蜂有刺毒以打難或為良韓詩外傳曰以稷蜂不釐

而社鼠不燠非以稷蜂社鼠之神也其所託者然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自

輔 楚辭曰玄蜂若壺 博物志曰人家養蜂以木為器開小孔以蜜塗

器捕取三兩蜂內器中宿昔蜂飛出將伴來作蜜多少隨歲豐儉 葛仙

翁別傳曰仙公與客對食客曰食畢當請先作一奇戲食未竟仙公曰諸君得無色色欲見乎即吐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屋或集客身莫不震肅但自不螫人耳良久仙公乃張口見蜂皆飛還入口中成飯食之抱朴子曰雞有搏晒之雄雉有擅澤之驕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人相投御亦是耳詩梁簡文帝詠蜂詩曰逐風從汎漾照日乍依微知君不留聆銜花空自飛賦晉郭璞蜜蜂賦曰嗟品物之蠢蠢惟貞虫之明族有叢瑣之細蜂亦策名於羽屬近浮遊於園薈遠翱翔乎林谷爰翔爰集蓬轉颺迴紛紜雪亂混沌雲頽景翳燿靈響迅風雷爾乃眩援之雀下林天井青松冠谷赤蘿繡嶺無花不纏無陳不省吹瓊液於懸峰吸椒津平晨景於是迴驚林篁經營堂窟繁布金房疊構玉室咀嚼華滋釀以爲蜜自然靈化莫識其術散似甘露疑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百藥須之以諧和扁鵲得之而術良爾乃察其所安視其所託恒據中而虞難營翠微而結落微號明於羽族閤衛固平管齋誅戮峻於鉄鉞招徵速乎羽檄集不謀而同期動不安而齊約

蟋蟀

爾雅曰蟋蟀蜚也方言曰楚謂蜻蛉爲蟋蟀或謂之蜚南楚謂之王孫即趣織也禮記曰季夏之月蟋蟀居壁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斯蚤莎雞之類世謂之蜻蛉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詩義疏曰蟋蟀似蝗而小正黑目有光澤如漆有角翅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也里語趣織鳴嬾婦驚京房占曰七月建申律爲夷則蟋蟀鳴賦晉虞詡蟋蟀賦曰何茲虫之資生亦靈和之攸授享神氣之么蚩體含容之微匿嚶嚶咧咧翱翔候日月之代謝知時運之奔遷

尺蠖

爾雅曰蠖尺蠖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晏子曰弦章謂景公曰尺蠖食黃即身黃食蒼即身蒼賦宋鮑照尺蠖賦曰智哉尺蠖觀機而作伸非向厚詘非令薄當靜泉亭遇躁風驚起軒輻以曠跨伏累氣而併形故身不豫託地無前期動靜就觀於物消息各隨乎時從方而應何慮何思晉郭璞尺蠖贊曰貴有可賤賤有可珍嗟茲尺蠖體此屈申論配

龍虵見歎聖人

蟻

爾雅曰壘村螳赤蟻其子蚘蟻山海經曰朱蟻其狀如蟻

也貫者走於地中也 禮記曰暇修蚘醢 大戴禮曰十二月亥駒賁亥駒者蟻

張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右轉故日月實

東行而天牽之以西及譬之於蟻行磨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

遲故不得隨磨左廻焉 齊諧記曰當陽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

見有一蟻者一短蘆走一頭廻復向一頭甚遑遽昭 之曰此畏死也欲

取著船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踰救之昭意甚憐此蟻中夜

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云僕不慎墮江慙君濟活僕是蟲王君若有

急難之日當見告語後昭之遇事繫獄蟻領羣蟻穴獄昭遂得免 管子

曰栢公北征孤竹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守而有水乃掘遂能

水小 焦貢易林曰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相集 又曰蚘蟻戴留不

上山却推蹶頭乃傷其顏 吳錄曰九真移風縣有土赤如膠人視土知

蟻因墜以木枝其中則蟻綠而生漆堅疑如螳螂子蛭蛸折漆以染堅凝

絮其色正赤所謂赤絮則此膠也 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古曰玄駒者

也又有黑黃大小數種 博物志蟻知將雨 符子曰東海有鼈焉冠蓬

萊而游於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沒而下潛於重泉有紅蟻者聞而悅與

羣蟻相要乎海畔欲觀鼈之行月餘未出羣作也數日風止海中隱淪如

岳其高槩天或游而西羣蟻曰彼之冠山何異乎我之戴粒也逍遙壤封

之巔歸服乎窟穴之下此乃物我之適自己而然我何用數百里勞形而

觀之乎 異苑曰栢謙字敬祖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槩乘

其裝馬從岳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為羣部障拍麾更相撞刺馬

既快人亦便能緣机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害輒來聚力所處還入穴

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

在窟中謙後誅滅 賦 晉郭璞蚘蟻賦曰惟洪陶之萬殊賦羣形而遍灑

物莫微於昆蟲屬莫賤乎螻蟻淫淫奕奕交錯往來行無遺迹驚不動埃

五

迅雷震而不駭激風發而不動虎賁比而不懼龍劔揮而不恐乃吞舟而
是制無小大與輕重因無心以致力果有象乎大勇出苛膠於九真流頰
液其如血飾人士之喪具在四隅而交結濟濟國之窮師由山東之高垣
感萌湯以潛出將知水而封穴伊斯蟲之愚昧乃先識而似慙

蜘蛛

爾雅曰蜘蛛北燕謂之毒螫齊人呼杜公江東呼蝦蟇又曰蠪蛸長螭又曰土蜘蛛在土
者草蜘蛛毛詩曰蠪蛸在戶長廣志曰草蜘蛛在草上色青土蜘蛛
在地上春行草間秋系在草有在罽下有以絲於籬壁間緣壁捕蠅者長
脚在壁屋為絡者則 爾雅曰長螭毛詩之蠪蛸也 異苑曰陳都殷家
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來往不絕心患昏錯其母深察焉
後夕見大蜘蛛緣床就琅便宴爾怡悅毋取而殺之琅性理遂懈 焦貢
易林曰未濟之蠱蜘蛛作網以同行旅青蠅求膏腴觸我羅城為網所得
死於網國 又曰井之遯蜘蛛南北巡行網罟 符子曰公子重耳奔齊
與五臣游乎大澤之中見蜘蛛而網曳繩執牙而食之公子重耳乃撫僕

之手駐駟而觀之顧其臣答犯曰此蟲也知之德薄矣而猶役其智布其
網曳其繩執牙以食之况乎人之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繩以
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孰不可謂之人乎答犯曰公子慎勿言
也君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 賦 晉成公綏蜘蛛賦曰獨星懸於浮處遂
設網於四隅南連大廡北接華堂左馮廣厦右依高廊吐絲屬絡布網引
綱鐵羅絡莫綺錯交張於是蒼蚊夕起青蠅昏歸管管羣衆薨薨亂飛挂
翼繞足鞞絲置圍衝突必獲犯者無遺

螳螂

爾雅曰莫稱螳螂有斧也不過螳螂也其子螳蛸一名博耀方言曰螳螂
謂之髦或謂之丁或謂之年年 廣雅曰年年螳螂也禮記曰仲
夏之月螳螂生 莊子曰螳螂怒臂以拒車轍不知不勝任也是才之美
者也 又曰莊周游雕陵之樊樊蕃睹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
大運寸周扣咸周又顙而集於栗林也咸觸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遊
也目大不覩不見者褰裳擢步疾行執彈而留之睹一蟬而方得美蔭而忘

其身螳螂執臂且將捕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莊周悚然曰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狼焉而反走虞人逐之 韓詩外傳
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且轉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為
蟲知進而不量力其輕執敵公曰此為天下勇蟲矣迴車避之勇士歸之
焉 禮記曰鄭注云螳螂螬蛸母也 王瓚問曰爾雅云莫貉螳螂同類
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螳螂三河之域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耽齊
濟以東謂之馬敷然多名其子則同云螬蛸是以注云螳螂螬蛸母也
賦 晉成公綏螳螂賦曰仰及茂陰俯緣條枝冠角峨峨足翅岐岐尋喬
木而上綴從蔓草而下垂戢翼鷹時延頸鵠望推翳徐翹舉斧高抗鳥伏
蛇騰鶴擊隼放俯飛蟬而奮猛臨螭蛄而逞壯距車輪而軒翥固齊侯之
所尚力有翩翩黃雀舉翮高揮連翔枝幹或鳴或飛覩茲螳螂將以療飢
厲嘴脅翼其往如歸 晉郭璞螳螂贊曰螳螂飛蟲揮斧奮臂當轍不
迴可踐不避勇士致斃厲之以義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七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八

祥瑞部上 祥瑞 慶雲 甘露 木連理 木芝 龍 麟

祥瑞

風角占曰福先見曰祥 字林曰禎祥也福也 禮記曰麟鳳龜龍謂之

四靈四靈以為畜則獸不狘 又曰聖王用民必順使無水旱昆蟲之災

民無凶飢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

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 山出銀甕丹甕之器及人象車也 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數

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

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

以為王者承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

應德而至德及天即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即嘉禾生蓂莢起德

至鳥獸即鳳皇翔鸞鳥舞麒麟臻狐九尾雉白首白鹿見德至山陵即景

雲出芝實茂陵出黑丹山出器車澤出神馬德至淵泉即黃龍見醴泉涌

河出龍圖雉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名珠德至八方即祥風至鍾律調四

夷化越裳來孝道至即蕙蒲出庖厨不捏自扇於飲食清涼助供養也繼嗣平即賓連生於房戶賓連者木名也連累相承故生於房戶象繼嗣也日曆得其分即蕙萊生於階間蕙萊者樹名也月一日一莢生十五日畢至十六日一莢去故夾階而生以明日月也賢不肖位不踰即平露生於庭平露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即生不得其人即死矣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九配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明後當盛也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者益於民人

也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大禾也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召周公而問之曰三苗爲一穗意天下其和爲一乎後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矣春

秋演孔圖曰趣作法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

此魚端門血書十三年冬有星孛東方說題曰麟得之月天當有血書端門子夏至期往視逢一即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蜚鳥化爲

帛鳥消書出署曰演孔圖 東觀漢記曰光武中元元年上幸長安祠長

陵還洛陽宮是時醴泉出於京師郡國飲醴泉者痼疾皆愈獨眇蹇者不

差 又曰有赤草生于水涯郡國上甘露降羣臣上言地祇靈應而朱草

萌宜命太史撰具郡國所上上遂不聽是以史官鮮記焉 又曰章帝元

和二年鳳皇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黃龍四青龍黃鸞鸞鳥神

馬神雀九尾狐三足烏赤烏白兔白鹿白鷺白鵲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

華平朱草木連理實日月不絕載於史官不可勝紀 論衡曰儒者論太

平瑞應皆言氣物車異朱草醴泉祥風甘露景星嘉禾蕙蒲蕙萊屈軼之

屬又言山出車澤出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班白不提挈關梁

不閉道不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

龍麒麟鳳皇夫儒者之言溢於過實瑞應之物或無失言鳳皇麒麟之屬

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微應恐多不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

風祥露甘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褒之甚也

墨子曰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代殷有國河出錄圖地出乘

黃天錫武王黃鳥之旗 呂氏春秋曰凡帝王將與天先見祥昔黃帝祭

黃天錫武王黃鳥之旗 呂氏春秋曰凡帝王將與天先見祥昔黃帝祭

天先見大螻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上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
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上青其事則木成湯
之時天先見金刃生八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上白其事則金也
文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于周社上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
色上赤其事則火 淮南子曰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也其時不失其序
日月淑清而揚光 晉中興書曰昔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東
南金陵之地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改爲秣陵壅北山絕其勢今建康即秣
陵西北界所壅即建康南淮中也按始皇東遊之歲至孫權僭號四百三
十七年考之年數既不合校之基宇又非倫豈應帝王之符而見兆於上
代乎有晉金行奄君四海金陵之祥其在斯矣且秦政東遊至今五百二
十六年所謂五百年後當有王者也 **賦** 魏劉劭嘉瑞賦曰乾坤交泰嘉
瑞降靈皓雉呈其潔質素威效其仁形白兔揚其翰耀黃龍耀其神精章
光列之焯耀顯休徵之有成昔聖王之降瑞或卓爾而弗經猶著美於篇
籍貽來業而垂名實明德之所墜宜允納而是下信無思而不服又何遠
之不寧方將收麒麟於玄圃栖鳳皇於軒櫺舞鸞鳥於中唐聆鸞鸞之和
鳴弄萋蒲之華芳翫朱草之丹榮承靈祚而建基垂遐福於億齡超三五
而無儔與泰初乎齊聲 **頌** 魏何晏瑞頌曰若稽古帝魏武哲欽明文思
肇啓皇基夫居高聽卑乾之紀也靡德不酬坤之理也故靈符頻繁衆瑞
仍章通政辰修玉燭告祥和風播烈景星揚光應龍遊於華澤鳳鳥鳴于
高岡麒麟依于圃籍虺虎類于垆疆鹿之麋麋載素其色雉之朝雉亦白
其服交交黃鳥信我中雷儵儵嘉苗吐穎田疇 **表** 周王褒上祥瑞表曰
明王孝治岳瀆所以效靈至人澤及風雲以之懸感是以若霧非霧天道
叶至德之符似煙非煙觸石表嘉祥之氣玄黃蕭索之輝丹紫輪囷之狀
豈止唐帝沉璧氣合金方姬后望河形如車蓋

慶雲

孫氏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曰慶雲非氣非煙五色氛氲謂之
慶雲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 洛書曰蒼帝起青雲扶日

赤帝起黃雲扶日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河白雲起成王觀於河東雲至 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爲人黑色大耳其政和平時則景雲至 春秋合成圖曰堯母慶都蓋大帝之女坐於斗維之野常在三河東南天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長丈形象太常常爲黃雲覆蓋之茂食不飢年二十寄伊長冢無夫出觀三河奄然陰雨風赤龍與慶都合有娠而生堯也 尚書大傳曰俊於時人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卿雲帝乃倡之 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慶雲見嘉氣也 漢書曰高祖遊芒碭山上常有雲氣 又曰武帝封泰山夜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 又曰宣帝祠甘泉紫雲從西北來散於殿前 漢武故事曰上幸梁父祠地上親拜用樂焉其日上有白雲又有呼萬歲者禪肅然白雲爲蓋 魏志曰文帝生時有雲氣青色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 春秋演孔圖曰黃帝之將興黃雲升於堂文命之候玄龍銜雲於陽白雲入房 春秋運斗曰天樞得則景雲出 又曰天子孝則景雲出游 車頰秦書曰符堅立有黃雲五色迴遶臺觀時以爲景雲 齊書宋孝武帝景陽樓慶雲符曰非煙非雲曳紫流光懸華曜藻奄鬱臺堂粵予休明震華珍祥積慶有文靈貺無疆

甘露

廣雅曰淅淅瀼瀼湛湛泥泥露兒也 山海經曰軒丘鳳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 禮記曰聖王所以順而弗悖也天降甘露地出醴泉 鵠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下 呂氏春秋曰甘露時雨不私一物 又曰伊尹說湯曰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其色若紫論衡曰儒者論甘露言其味甘必然也若甘雨霽而陰翳者謂之甘雨謂水味之甘也 三輔故事曰漢武以銅作承露盤高二丈十圍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欲以求仙也 漢武故事曰承甘露盤仙人掌擎玉杯爲取雲表之露 東觀漢記曰明帝夜夢見先帝太后覺悲不能寐明旦上陵樹葉有甘露上令百官採之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陸閎爲潁川太守致鳳皇甘露之瑞 又曰吳郡沈豐爲零陵太守到官一年甘露降泉陵

桃陽五縣流被山林膏潤草木 又曰山陽百里嵩為濟南相甘露降於
郡安帝嘉之徵祥拜大鴻臚 又曰百里嵩為徐州刺史甘露再降廳事
前樹 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但日飲天酒天酒甘露也

漢書曰元康元年甘露降未央宮大赦以甘露連降改年為甘露 白虎
通曰甘露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 五經通義曰和氣津凝為露露從地
生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二十年甘露下日南朱梧積四十五日 魏略

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甘露二十七降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德至天
感而甘露降郡縣甘露廿七降譙降肝胎方七十五畝 抱朴子曰何
必知天上不有甘露之淵須太平而灑之地中不有醴泉之源待有道而

涌之耶 孫氏瑞應圖曰甘露者神露之精也其味甘王者和氣茂則甘
露降於草木 一本曰食之令人壽 一本曰耆老得敬則松柏受甘露
尊賢愛老不失細微則竹葦受甘露 北齊邢子才應詔甘露詩曰膏

露且漸洽凝液納於旗草木盡霑被至散復珠霏誰謂空莫遠道今若應
機 北齊邢子才甘露頌曰歷選列辭披聽前聞三才易統五運相君

皇極攸序庶類以分乃忠乃敬或質或文其赫矣景命蒸哉上聖大德本

名至道無競川停岳路雲臨水鏡望日齊明瞻天比映其功深微禹業隆
作周英華內積文教外修廣輪四海堤封十洲紫川北注赤水南流其宸

居兩楹恭已萬國聖敬日漸王猷允塞禮有大成樂無慙德用天之道順
帝之則賦政平民豫歲稔時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風輪躡漢毛舟沉河

王龜出沼鳴鳳在阿其休徵屢動感極迴天流甘委素玉潤冰鮮蜜房下
結珠琲上懸布濩林野灑散旌旃其日月已明宇宙已廓鼓缶成詠挹水
為樂以為玄黃猶參沃若取慰天壤用忘溝壑其魏陳王曹植露盤頌曰

明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徑四尺下盤徑五尺銅龍繞其
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於芳林園甘露仍降使王為頌銘 魏

明帝與東阿王詔曰昔先帝時甘露盤以來甘露仍降芳林園仁壽殿前
表 晉范汪在東陽郡表曰瑞日所統長山諸縣林中木葉上朝有凝露
其味如蜜夕乃溜地者老成謂甘露 議 蔡謨答蘭臺議曰被符宣令賀
甘露至不朝者天雨不朝禮也今不朝則不應賀 啓 晉翟鏗啓庾翼述

甘露曰甘露降學堂柳樹與幹吏共嘗味極甜宜表賀翼荅曰甘露自古
佳祥而頃天下多故何以致此且其味尚薄未知瑞應否而近得一白兔
尚羸小且養之并上

木連理

瑞應圖曰木連理王者德化洽八方合為一家則木連理 一本曰不失
小民心則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草木則木連理 禮斗威儀曰君
乘木而王其政升平時則松栢為常生 京房易傳曰木同本異枝其君
有慶鄰邑來附者吉木生於君屋上及朝廷其君聖子木王而有實其國
有慶木生於城脅一圍以上長數丈此謂城強其君大昌 東觀漢記曰
安帝延和三年衛縣木連理又其年定陵縣木連理 袁山松漢書曰建
和二年河東木連理 魏略曰文帝嗣立為魏王是歲天下奏醴泉涌木
連理 干寶晉紀曰武帝自咸寧三年至太康元年木連理八生 晉中
興徵祥說曰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同一則木連理連理者仁木也或異枝
還合或兩樹共合建元元年木連理四一生膏山一生武昌一生汝陰一

生汝陽泰興元年又生武昌 湛方生木連理頌曰相彼神奇遠見
祥同根連柯本枝俱昌皇基增構靈祚惟長運隆周室道均三王丕顯奕
世休風載揚 表 晉范甯為豫章郡表曰永修公國相萬主解列到縣巡行
邑治縣西北出二里有林中兩桐樹下根相去一丈上枝相去丈八連合
成一

木芝

爾雅曰菌芝也 說文曰芝神草也 本草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
名金芝白芝一名玉芝黑芝一名玄芝紫芝一名木芝 瑞應圖曰芝英
者王者親延耆養老有道則生 離騷曰采三秀兮於山澗 三秀 孝經援
神契曰德至於草木則芝草生 又曰善養老則芝茂 春秋運斗樞曰
瑤光得陵出黑芝 漢書曰武帝元封六年詔曰甘泉宮中產芝九莖連
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 又
曰宣帝神雀元年金芝九莖產於涵德殿銅池中 淮南子曰巫山之上
從風縱火紫芝與蕭艾俱死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之仙上藥有大真紅

芝草 東觀漢記曰光和四年郡國上芝英 續漢書曰章帝建初五年
零陵獻芝草 論衡曰建初三年零陵泉陵縣女子傳宅内生芝五本長
者尺四寸短者七八寸莖葉紫色蓋紫芝也太守沈豐遣門下掾奉獻皇
帝悅擇賜錢衣詔會公卿國卜計吏皆以芝草告示天下 古今注章帝
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建初五年芝出潁川常以六月中生一葉五歲
五重春青夏紫秋白冬黑色十月後黃氣出上尺五寸 仲長子曰哀帝
時有異物生於長樂宮延年廡後東廡樹及永巷南園合歡樹議者以爲
芝草曰抱朴子曰芝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菌芝各有百許種如水精得而
末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千歲 又曰石桂英芝名生
岩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木芝者松脂淪地千歲化爲茯苓萬歲其
上有小木狀似蓮葉其名曰木威食之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焦帶
之辟兵 又曰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盤椀
不過徑尺以還 又曰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額下有丹書八字
再重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足畫地即爲流水帶其左手

於身辟兵若敵人射已者弩矢皆反還自向也 又曰青雲芝生於名
山之陰大青石間青蓋三重上有雲氣覆之味辛甘以陰乾食之令人壽
千歲不老能乘雲通天見鬼神 又曰黃龍芝生於神山之中狀如黃龍
味辛甘以四時採陰乾治日食一合壽萬年令人光澤 又曰金蘭芝生
於名山之陰金石之間上有水蓋莖出入秋旬求之飲其中水壽千歲耳
目聰明 又曰龍仙芝狀似升龍之類葉爲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株則
壽千歲 又曰紫朱芝其莖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枚輒相
連而垂如貫珠也 又曰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三實 又曰行山中見
小人乘馬車長七八十者肉芝生取服即仙 又曰蒼山岑石之中赤雲
芝下狀如人豎豎如連鼓其色如澤以夏採之陰乾食之令人乘雲能上
天觀見八極通見神明延壽萬年 又曰月芝生於名山之陰崑崙之山
大谷源泉金石之中 又曰山芝者韓終所食也與天地相極延年壽通
神明矣 又曰火芝常以夏採之葉上赤下莖青赤松子服之常在西王
母前隨風上下往來東西 又曰入芝生名山之陰青蓋白莖乾治食日

半合則使人壽入水可久也 又曰月精芝秋生山陽石上莖青上赤味
辛苦盛以銅物十月食之壽萬歲 又曰黑芝生於山之陰大谷中白蓋
赤莖味甘秋採之陰乾日食令人身輕齒堅與天地無極 又曰火芝生
於名山之陽其色黃澤大如車蓋 又曰金芝生於金石之中青蓋莖味
甘辛以秋取陰乾治食令人身有光壽萬歲 又曰萬年芝令人不老延
年九千 又曰夜光芝出於名山之陰大谷源泉中金石間上有浮雲翊
其上有五色有目如兩目 又曰白雲芝生於名山之陰白石上有白雲
覆之白蓋二重味辛甘小苦以秋採之陰乾治食令人身輕齒堅 又曰
金芝生於山無蓋青莖陰乾治食日一合不中風雷令人色光澤也 又
曰雲母芝生於名山之陰青蓋赤莖味甘以季秋竹刀採之陰乾治食使
人身光壽千萬歲醮以牛脯 又曰華芝生於名山之陽及出央山大谷
源泉水中赤蓋白莖上有兩葉三實 又曰鬼芝青蓋長莖陰乾屑之日
食五合所見袖明令人長生 **詩** 梁庾肩吾芝草詩曰踟躕玩芝草淹留
攀桂叢桂叢方偃蹇芝葉正玲瓏如龍復如馬成闕復成宮黃金九華發

紫莖六英通隱士蒼山北神仙海穴東隨丹聊變水獨搖不須風 **魏**
繆襲神芝贊曰青龍元年神芝產于長平之習陽其色丹紫其質光耀其
長尺有八寸五分其本圍三寸有三分上別爲三幹分爲九枝散爲二十
六莖圍則一寸九分葉徑二寸七分其幹洪纖連屬有似珊瑚之形其吐
柯載葉梓明蠲絜考圖案謀蓋美乎所同於前代者矣 **古瑞命記**曰王
者慈仁則芝生採食之則延年不終與真人同又神農氏論芝云山川雲
雨五行四時陰陽晝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皆爲聖王休祥焉自漢孝武
顯宗世號隆盛而元封永平所紀神芝方斯茂如也且其枝幹條莖本末
相承乃協于天官之數非神明其孰爲此哉推其類象則萱莖之植階庭
萑蒲之生庖屢祝四靈矣乃詔御府匱而藏之且畫其形遂以名園爲之
贊曰帝德允臻厨不難致煌煌神芝吐葩揚榮曩披其圖今握其形永章
遐紀載之頌聲

龍

瑞應圖曰黃龍者四龍之長四方之正色神靈之精也能巨細能幽明能

短能長乍存乍亡王者不漉池而漁則應和氣而遊於池沼 又曰舜東
巡狩黃龍負圖置舜前 又曰不衆行不羣處必待風雨而遊乎青氣之
中遊乎天外之野出入應命以時上下有聖則見無聖則處 龍魚河圖
曰天授元始建帝號黃龍負圖從河中出付黃帝帝令侍臣寫以示天下
又曰黃龍從洛水出詣虞舜鱗甲成字令左右寫文竟龍去 河圖曰舜
以太尉即位與三公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舜前以黃玉爲柙玉檢金繩
芝爲泥章曰天黃帝符璽 尚書中候曰舜沉璧於河榮光休至黃龍負
卷舒圖出入壇畔 又曰河龍圖出維龜書威龜書而赤文像字以授軒
轅 詩含神霧曰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皇後赤龍感女媧劉季興
也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水泉則黃龍見者君之象也 又曰左契曰天子
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 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
人五色無主禹曰吾受命於天竭力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何憂龍哉龍俛
而去 史記曰高祖常從王媪武貫酒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
又曰黃帝土德黃龍見夏木青龍生於郊 漢書曰文帝十五年春黃龍

見成紀上乃詔議郊祀 又曰宣帝甘露九年黃龍見新豐因改年應之
周公沉璧青龍銜出玄甲圓 東觀漢記曰黃龍見於河馮異勸上即位
上曰我昨夜夢見赤龍上天覺寤心中動悸異等賀曰此天命發於神明
又曰章帝元和二年黃龍四見 又曰安帝延光三年黃龍見歷城又見
諸縣 古今注曰高祖五年黃龍見華陽池十餘日九年又見長安五鳳
四年黃龍出廣漢甘露元年黃龍見新豐二年龍見上郡騰躍五色升天
丞相以下上壽章帝建初三年黃龍見汝南項氏田廬中長五丈餘高二
丈光耀廬舍及樹皆黃 哀帝永元十年黃龍見潁川定陵民家井中色
黃目如鏡又見巴郡宕渠草木色皆黃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黃
龍十三見明帝鑄銅黃龍高四尺置殿前 魏志曰漢嘉平五年黃龍見
譙光祿大夫喬玄大史令單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當復見
內黃殷登嘿記之四十五年登尚在黃龍此時見譙登曰單颺之言其驗
茲乎 又曰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
觀龍於是改摩陂爲龍陂 吳志曰黃龍元年樊口武昌並言黃龍見孫

權即位改年為黃龍孫休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果立為帝而無後 又
孫權潘夫人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
娠夢有以龍頭授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 漢晉春秋曰青龍三年七
月曹叡崇華殿災時郡國有龍九見故改曰九龍殿 晉中興書曰孝武
太后李氏以微賤入為會稽王宮人夢兩龍抗膝入懷太祖異而召之生
烈宗 沈約宋書曰太史奏西方有天子氣時太祖為宜都王鎮荊州後
入纂大位在道有黑龍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
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 魏劉劭龍瑞賦曰太和七年春
龍見摩陂行自許昌親往臨觀形狀瓌麗光色燭耀侍衛左右咸與觀焉
自載籍所紀瑞應之致或翔集于邦國卓犖于要荒未有若斯之著明也
惟殷眺之舊式乃展義而省方皇輿發於洛邑遂巡幸于許昌憲宸極之
天居建正殿以當陽有蜿之龍來游郊甸應節合義象德效仁煥若羅星
蔚若翠雲光舄弈以外照水清景而內分聖上觀之無射左右察之既精
聊假物以擬身忽神化而無形昔太昊之初化首帝德以表名暨明后之

隆威又降見以揚聲惟珍獸之玄真實殊異於四靈信應龍之道揚
將天飛於泰清 表 魏陳王曹植表曰臣聞鳳皇復見鄴南黃龍雙出於
清泉聖德至理以致嘉瑞祥栖鳳於林囿龍於池為百姓旦夕之觀也

麟

孫氏瑞應圖曰一角獸者六合同歸則至 一本曰天下太平則至 春
秋運斗樞曰機星得其所則麒麟生和平台萬民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
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剝胎不剖卵則出於郊 一本曰德及幽隱
不肖斥退賢者在位則至明於興衰武而仁仁而有慮禽獸有培非時
張獵則至 一本曰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乃見 孝經援神契曰德
至鳥獸則麒麟臻 尚書中候曰帝軒提像配永修機 永長修從也黃帝
以長從升 麒麟在囿鸞鳳來儀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麒麟
在郊 鵠冠子曰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 孫卿
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麟在郊野 春秋繁露曰恩及羽蟲則麒
麟至張網焚林則麒麟去 說苑曰帝王之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

為畜治平則至矣麒麟糜身牛尾圓頭一角含信懷素音中律呂步中規
矩擇土而踐彬彬然動則有容儀漢書曰終軍從上幸擁獲白麟一角
五蹄又得奇木支旁出輒復合上異之詩毛詩義疏曰麟麇身馬足牛尾
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王者至仁則出東觀漢記曰章帝
時麟五十一見又安帝三年潁川上言麟見蔡邕月令章句曰九麟生
於火遊於土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情性也視明禮修則麒麟見王
隱晉書曰咸寧五年白麒麟見平原又曰泰始元年白麟見羣獸皆從
改年曰麟嘉涼州記曰呂光時張掖金澤有麟見羣獸皆從改年麟嘉
頌吳薛綜麟頌曰懿哉麒麟惟獸之伯世平觀景否則戢足德以衛身
不布牙角委體大吳以昭遐福天祚聖帝永享萬國贊晉郭璞麟贊曰
麟惟靈獸與麇同體智在隱蹤仁表不抵孰為來哉宣尼揮涕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八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九

祥瑞部下 鳳皇 鸞 比翼 鳥 雀 鸞 鳩 雉 馬
白鹿 狐 兔 騶虞 白狼 比肩獸 龜

鳳皇

瑞應圖曰鳳皇者仁鳥也雄曰鳳雌曰皇王者不剝胎剖卵則至山海
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
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孝經援神契
曰德至鳥獸鳳皇翔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鳳皇集於苑
林尚書中候曰堯即政七十載鳳皇止庭巢阿閣謹樹又曰帝舜云
朕惟不乂百獸鳳晨百獸率舞鳳皇司晨鳴也尚書考靈耀曰通天文者明審地理者
昌明者天之時也昌者地之財也明王之治鳳皇下之春秋感精符曰
王者上感皇天則鸞鳳至春秋合成圖曰黃帝遊玄扈雒水上與大司
馬容光等臨觀鳳皇銜圖置帝前帝再拜受圖玄扈石室春秋元命苞曰火萬

為鳳皇銜書遊文王之都故武王受鳳書之紀 春秋運斗樞曰天樞得
則鳳皇翔 樂動聲儀曰鎮聲不逆行則鳳皇至 樂汁圖曰五音克諧
各得其倫則鳳皇至冠類雞頭鸞喙蛇頸龍形麟翼魚尾五采不啄生蟲
楚辭曰獨不見鸞鳳之高翔大皇之野循四極而周迴見盛德而後下
孫卿子曰詩曰鳳鳥啾啾其翼若竿其聲若簫有皇有鳳樂帝之心此聖
不蔽福也 又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鳳在列樹 韓子曰昔者黃
帝合鬼於西大山鳳皇覆上作為瀆角 淮南子曰昔者二皇鳳至於庭
二皇伏犧神農三代鳳至於門三代堯舜禹也周室鳳至於澤德彌澆所至彌遠德彌精
所至彌近 韓詩外傳曰黃帝即位施聖恩承大明一道修德唯仁是行
宇內和平未見鳳皇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
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鸞領而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
心入信翼挾義足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黃帝
曰於戲允哉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冠齊于殿中鳳
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

止帝東園集梧樹食竹實沒身不去 漢書曰昭帝元始三年鳳皇集東
海遣使祠其處 又曰宣帝幸河東之明年春鳳皇集投羽於所集處得
玉寶乃下詔赦天下 又曰鳳皇集上林乃立鳳皇殿以答嘉瑞 又曰
幸甘泉郊泰畤改元曰五鳳 又曰本始元年鳳皇集膠東十四年鳳皇
集北海地節二年鳳皇集魯群鳥從之詔曰威鳳為寶神爵四年鳳皇十一
集杜陵 又曰祠帝后土鸞鳳翱翔又集長樂宮東園樹上飛下至地文
章五色吏民並觀之 東觀漢記曰光武生於濟陽先是鳳皇集濟陽故
宮皆盡曰鳳皇聖瑞始於此 又曰建武十七年鳳皇出高八尺九寸毛
羽五采集潁川群鳥從之蓋地數頃章帝時鳳皇百二十九見安帝延光
三年鳳皇集濟南臺丞霍穆舍樹上賜帛各有差 琴操曰周成王時天
下大治鳳皇來舞於庭成王乃援琴而歌曰鳳皇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
以威靈 吳曆曰太元元年有鳥集苑中似鴈高足長尾毛羽五色咸以
為鳳皇改元為鳳皇元年 異苑曰東莞劉穆之字道民素居京口晉隆
安中鳳皇集其庭相人晝數謂之曰子必協贊大猷 賦 晉顧凱之鳳賦

曰望太清以抗思誕儀鳳之逸群稟鸚火之靈曜資和氣之煙煴允雞喙而鷲領頸蛇蛇而龍文勵歸昌於漢陽發明乎聖君荷義躡正雞峙鴻前比翼交揮五光備宣與八風而降時雨音中鍾律步則規矩朱冠赫以雙翹靈質翹其高舉歷黃冠於招搖陵帝居之懸圃頌吳薛綜鳳頌曰荷歟石磬金聲玉振先王搏拊以正五音百獸翔感儀鳳舞麟在昔堯舜斯磬乃臻宗廟致敬乃肯來顧替揚聖德上下受祚贊晉郭璞鳳鳥贊曰鳳皇靈鳥實冠羽群八象其體五德其文附翼來儀應我聖君

鸞

說文曰鸞赤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周成王時氏羗獻焉 山海經曰女床之山有鳥其狀如翟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 孫氏瑞應圖曰鸞鳥鳳皇之佐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嘉則鳴舞人君行步有容進退有度祭祠有禮親疎有序則至一本曰心識鍾律鍾律調則至至則鳴舞以和之 春秋運斗樞曰天樞得鸞鳥集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官守以賢舉則鸞在野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鸞鳥舞

詩含神霧曰德化充塞照潤八冥則鸞臻也

尚書中候曰黃帝鸞鳥來

儀 又曰周公歸政於成王太平制禮鸞鳥見

海外經曰軒轅之國清

沃之野鸞鳥自歌

漢書曰宣帝祀后土鸞鳳翱翔又集長樂宮東園樹

園 抱朴子曰崑崙圖曰鸞鳥似鳳而白纓聞樂則蹈節而舞至則國安

寧 東觀漢記曰王阜為重泉令鸞鳥集止學廳阜使椽汝壘為張雅樂

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翱翔縣庭留十餘日乃去贊晉郭璞鸞鳥

贊曰鸞翔女床鳳出丹穴拊翼相和以應聖哲擊石靡詠韶音其絕

比翼

山海經曰有鳥其狀如鳧一翼一目得乃飛名曰鸞青見則大水 爾

雅曰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曰鸞瑞應圖曰翼鳥者王者

德及高遠則至一本曰王者有孝德則至贊晉郭璞比翼鳥贊曰鳥有

鸞鸞似鳧青赤雖云一質氣同體隔延頸離鳴翻能合翮

鳥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白鳥下 禮斗威儀曰江海不揚波東海輪

之蒼鳥 又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南海輪以蒼鳥 尚書緯曰火者陽也鳥者有孝名武王卒成大業故鳥瑞臻 尚書中候曰周太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於王屋為赤鳥 又曰有火自上覆於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 春秋運斗樞曰維星得則日月光鳥三足禮儀修物類合孫氏瑞應圖曰三足鳥王者慈孝被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 又曰文王時見蒼鳥者王者孝悌則至一本曰賢君帝主修行孝慈被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 又曰白鳥者宗廟肅敬則至 又曰赤鳥武王時銜穀米至屋上兵不血刃而殷服一本曰王者不貪天下而重民命則至 墨子曰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代殷河出 錄圖地出乘黃天錫武王黃鳥之旗 古今注曰成帝河平四年白鳥集孝文廟殿下黑鳥從之章帝元和二年三足鳥集沛國三年代郡高柳鳥子生三足大如雞色赤頭上有角長寸餘和帝元興元年白鳥一見廬江足皆赤 帝王世紀曰豐公家于沛之豐邑中陽里其妻夢赤鳥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為太公太上皇 吳曆曰吳王為神王表五廟蒼龍門外時有鳥巢朱雀門上 又

曰有兩足鳥銜一 置神座前或得神書說改號之意乃改赤鳥為太西 吳志曰赤鳥元年八月武昌麒麟見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鳥 又曰孫休永安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鳥見 晉諸公贊曰世祖時西域獻三足鳥遂累有赤鳥來集此昌陵縣按昌字重日鳥者日中之鳥有記體陽精應期曜質以顯至德者也

雀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奉已約儉臺榭不侈尊事耆老則白雀見 尚書中候曰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前 事具帝王部 又曰維天降紀泰伯出狩至于咸陽天震大雷有火下化為白雀銜錄集于公車 禮稽命徵曰祭五岳四瀆得其宜則黃雀見 黃雀見土精 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集書上化為黃玉剋曰孔提命作應法為制雀集 將受制 春秋考異郵曰黃帝將起有黃雀赤頭立曰旁帝言曰黃者玉精赤者火熒雀者賞萌余當立 漢書曰宣帝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雀集雍 大如鸚雀黃喉白領黑背腹斑文 令春五色鳥以萬數飛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

摘巢探卵彈射飛鳥為令。東觀漢記曰永安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色
翔集京師奉觴上壽上令賈逵作神雀頌。謝承後漢書曰琅邪董种為
不其令赤雀乳廳前桑上民為作歌頌。瑞應圖曰赤雀者王者動作應
天時則銜書來。一本曰孔子坐玄扈洛水之上銜丹書隨至。遁甲曰
赤雀不見則國無賢白雀不降則無後嗣。赤雀主銜書陽精也白雀主銜
錢秦陰精也不來則國主無後
嗣古今注曰孝哀帝初元年泰時殿中有雀五色頭有冠長寸餘大似雀
始到時鳥環其旁。零陵先賢傳曰周不疑曹公欲以為議郎不就時有
白雀瑞儒林並已作頌授紙筆立令復作操奇異之。魏略曰文帝欲受
禪白雀十九見。吳志曰華覈上孫皓表曰明珠既覲白雀繼見。吳
錄曰景帝永安六年赤雀見於豫章。豫章舊志曰太守孔竺臨郡三月
白雀出南昌太守夏侯嵩臨郡六年白雀見女羅。段龜龍涼州記曰呂
光太安三年白雀巢陽川令蓋敏室。郭璞洞林曰丞相府有鷄雞雀集
其背駭之去復來如此再三令璞占之曰此晉王即祚之漸也。燕書曰
愍帝時有異雀素質綠首集于端門東樹栖翔二旬而去夏四月以異雀

故大赦名東園白雀

鷲

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帝令鷲往夜鳴二女愛而爭
搏之覆以玉筐少選而視之燕遺三外北飛不返二女作歌始遺北音
田佚子曰少昊之時赤燕一羽而飛集少昊氏之戶遺其丹書。漢書名
臣奏曰丞相薛宣對曰茂陵寢上食日玄鳥來集吐所食大豆紫黑色翽
翔殿上此陛下永與天無極天下幸甚。王威別傳曰時有白燕來翔被
令為賦。宋元嘉起居注曰元年七月有白燕集於齊郡遊翔庭宇經九
月乃去衆燕翼隨僅有數千。

鳩

瑞應圖曰鳩成湯時來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舊則至。一本曰
成王時來。古今注曰平帝元始三年濟南鳩生白子。吳錄曰赤鳥十
二年八月白鳩見章安。

雉

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王者祭祀不相喻
宴食衣服有節則至又曰德至鳥獸故雉白首如房不偏尚書曰高宗
彤日越有雉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至道之王道實異乃訓于王
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祖已既言遂以道訓諫王也春秋感精符曰王者
旁流四表則白雉見又曰魯昭公時雉銜環入雉之為言弟也喻昭公
漢書平帝元始元年春越裳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詔使三公以薦宗廟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白雉十九見魏志文紀曰延康元年四月
饒安縣言白雉見

瑞應圖曰玉馬

瑞應圖曰玉馬者王者清明尊賢則至一本曰玉澤馬者師曠時來
又曰王者順時而制事因時而治道則來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王者德
御四方則至一名吉光乘之壽三千歲此馬無死時又曰乘黃王者與
服有度則出騷裏者神馬也與飛兎同以明君有德則至也又曰飛兎
者行三萬里禹治水土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則至馱蹄者后土

之獸也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又曰龍馬者
仁馬河水之精也高八尺五寸長頸脰上有翼旁垂毛鳴聲九音有明王
則見一本曰王者不誅馬則龍馬乘黃澤馬朱鬣並集禮斗威儀曰
君乘火而王者其政訟平則南海輸以駿馬尚書中候曰堯時龍馬銜
甲赤文綠色臨壇上甲似龜廣袤九尺圓理平上五色文有列星之分斗
政之度帝王錄紀之數事具帝周書曰犬戎之馬赤鬣白身目若黃金名
曰古黃之乘成王時來獻也淮南子曰天下有道飛黃服阜又曰黃
帝時飛黃服阜也漢書曰武帝元鼎四年馬出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

白鹿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白鹿見瑞應圖曰天鹿者純善之獸也道
術則白鹿見王者明惠及下則見命歷序曰皇神駕六飛鹿值三百歲
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平則北海輸白鹿東觀漢書曰章帝元
和二年白鹿見又安帝延光三年潁川上言白鹿見魏略曰文帝欲
受禪郡國奏白鹿十九見晉起居注曰太元十六年豫章太守范甯獻

白鹿一頭二十年荆州送白鹿晉朝白鹿數見諸郡

狐

瑞應圖曰九尾狐者六合一同則見文王時東夷歸之一本曰王者不
傾於色則至河圖曰白帝生先致白狐周書曰成王時青丘獻狐九
尾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訟平南海輸以文狐尚書大傳曰
文王拘羑里散宜生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獻紂紂大悅翰長毛也六
國幽通賦注曰散宜生至春秋運斗樞曰機星得則狐九尾潛潭巴曰
吳得九尾狐以獻紂也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下驕恣山海經曰武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
狐蓬尾燧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狐九尾呂氏春秋曰禹年三十
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嗣辭曰吾之娶必有應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於
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證也於是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
龐成于家室我都攸昌於是娶塗山女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二年九
尾狐見古今注曰章帝元和二年白狐九尾見信都魏略曰文帝欲
受禪郡國奏九尾狐見於譙陳

兔

瑞應圖曰王者恩加耆老則白兔見一本曰王者應事疾則見赤兔者
王者德茂則見古今注曰成帝建平元年山陽得白兔目赤如朱東
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二年白兔見又曰永康元年西河言白兔見石
勒傳曰莊平民師權上黑兔令曰按記應白兔為瑞此黑兔曰祥外檢
典舊議者以為黑兔見水德之祥往公孫臣以為漢家土行當有黃龍為
瑞後黃龍見於成紀遂從土德今大趙革命以木受金夫兔陰獸玄水色
黑色見以表應行以推之黑兔上應

騶虞

瑞應圖曰白虎者仁而不害王者不暴虐恩及行葦則見毛詩曰吁嗟
乎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河圖括地象曰令訾野中有玉虎晨
鳴雷聲聖人感期而興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白虎見春秋演義
圖曰湯地七十內懷聖明白虎戲朝春秋元命苞曰堯為天子季秋下
旬夢白虎遺吾馬豕子其母曰扶始升高丘睹白虎上有雲感已生臯陶

索扶始問之如堯言明於刑法罪次終始故立臯陶為大理。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上言白虎二十七見。王隱晉書曰太康六年荊州送兩足虎時尚書郎索靖議稱半虎博令王鈗為文曰般般白虎觀豐荆楚孫吳不逞余皇赫怒。中興徵祥說曰天下太平則騶虞見騶虞者仁獸也狀如白虎而黑文其尾參倍昔召公化行陝西之國而騶虞應。又曰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虎狀如虎而白色嘯則風興曠身如雲而無雜者是也近代所謂白虎者背班而虎文爾雅所謂處虎者也。後漢蔡邕五靈頌曰大梁乘精白虎用生思敷信立繞於垣坳。吳薛綜頌曰婉婉白虎優仁是崇飢不侵暴困不改容欵威揚德愷悌之風聖德極盛騶虞乃彰。晉郭璞騶虞贊曰怪獸五采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儵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

白狼

瑞應圖曰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則見。一本曰王。周宣王時白狼見犬戎滅。山海經曰蓋山獸多。日狼。尚書中候曰湯

牽白狼握禹錄。田依子曰商湯為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湯庭。晉郭璞白狼贊曰矯矯白狼有道則遊應符變贊乃從靈鈎惟德是適出殷見周。

比肩獸

瑞應圖曰比肩獸者王者德及幽隱鰥寡得所則至。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比為邛邛距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距虛負而走其名曰歷。呂氏春秋曰北方有獸名歷鼠前而兔後。晉郭璞比肩獸贊曰歷與距虛乍兔乍鼠長短相濟彼我俱舉有若自然同心共濟。

龜

龍魚河圖曰堯時與羣臣賢智到翠嫫之川大龜負圖來投堯堯勅臣下取告瑞應寫畢龜還。黃帝出軍決曰帝伐蚩尤乃睡夢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曰太一在前天一備後河出符信戰即剋矣。黃帝寤思其符不能悉憶以告風后力牧風后力牧曰此兵應也戰必自勝力牧與黃帝俱到盛水之側立壇祭以大牢有玄龜銜符從水中出置

壇中而去黃帝再拜稽首受符視之乃所夢得符也廣三寸表一尺於是黃帝備之以征即日禽蚩尤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雒玄龜負書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壇又沉璧于河黑龜出文題 又曰周公沉璧玄龜青純倉光刻背甲止于壇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則龜被文而見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得百獸率舞靈龜躍 管子曰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故為南方物為禍福也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神龜出於靈池 晉起居注曰永嘉六年玉龜出灞水 孫氏瑞府圖曰龜者神異之介蟲也玄采五色上隆象天下平象地生三百歲遊於蕓葉之上三千歲尚在蒼叢之下明吉凶不偏不黨唯義是從王者無偏無黨尊用者老不失故舊則出 一本曰德澤湛漬漁獵從則出 又曰禹卑宮室則出文王時亦出 吳謝承表曰伏觀靈龜出于會稽章安 臣聞靈龜告符五色祭彰則金則玉皆陰向陽 梁劉孝儀為始興王上毛龜表曰臣聞嘉瑞五靈既著方策故名千載可得而傳是以玄蔡赤文來表軒黃之政神龜青純用顯姬公之德出自江安寔荷謙夷之慶甲生 羣羽寧非銷譖之徵實皇家之巨瑞庶民之休幸 梁丘遲為范雲 謝示毛龜啓曰玄甲應於姬渚青鬃存於夏室翔翔卷甘之陰浮遊蓮葉之上藏采千載獻狀一朝斯誠陛下至德動天窮神為化故能寶瑞開圖 珍祥映謀間出蕃畿繼踵郊甸 隋江摠上毛龜啓曰臣聞聖王受命以紹興日月精明之狀煙雲爛漫之采神鼎出於汾陰寶王開於張掖靈山奧澤卉木呈祉靜海澄波鱗介提福靡不顯符瑞以固鴻基肇徵祥以光永世者也影合四靈光分五色懷星拖月負字銜圖

魚

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其名曰鰈 帝王世紀曰黃帝出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能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于海始得圖書今河圖帝視萌之篇是也 尚書中候曰桓公欲封泰山管仲曰昔者聖王功成道格符瑞出乃封泰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麟不可不可封也 瑞應國曰比目魚者王者明德則見 史記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舟中 魚者介鱗之物兵象白者殷家 武王俯取以祭 漢書曰宣

帝元康四年神魚舞河 魏志曰文帝欲受禪赤魚游於露贊 晉郭璞
比目魚贊曰比目之鱗別號王餘雖有二片其實一魚協不能密離不為
疏表 晉王肅賀瑞應表曰伏承祖廟文昭廟魚生于鼎臣聞易中子彖
曰信及豚魚言中和誠信之德下及豚魚則無所不及

鼎

易曰鼎元吉亨其彖曰鼎象也聖人以享上帝 孫氏瑞應圖曰神鼎者
質文精也知吉凶存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自盈中生五
朱昔黃帝作鼎象太一禹治水收天下美銅以為九鼎象九州王者興則
出矣則去 歸藏占曰鼎有黃耳利得鱸鯉 左傳曰楚子伐陸渾之戎
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枚鑄鼎象物百物
而為之備使人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
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

之輕重未可問也 史詩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
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 又
曰漢武帝時汾陰巫錦錦巫 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培視得
鼎以禮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温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
射之因以祭之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讓謂之寶鼎 晉陽春秋曰威康八
年穀成縣民留珪夜見門內有光取得玉鼎一圍四寸廬江太守以獻
晉起居注曰咸和元年宣成春穀縣山眠獲古鼎可受三斛餘羣臣畢賀
贊 晉郭璞贊曰九牧貢金鼎出夏后和味養賢以無化有赫赫三事鑿
于覆簞啓 梁劉孝綽送瑞鼎詣相國梁公啓曰生木遊火之禽夾階紀
朔之華白環銀瓮之迹素雉金船之瑞自天有祚不為定於郊廓虛其所
止非獨在於汾陰

魃爲虐傳曰魃天旱鬼也箋曰旱氣生魃天有常神人死爲鬼不審旱氣
生魃柰何荅曰魃鬼人形眼在頂上天生此物則將旱也天欲爲災何所
不生而去有常神者耶左傳曰鄭大旱使屠擊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
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又曰衛大旱上有
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天其或者欲使衛討刑乎
從之師興而雨又曰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
貶食省用務稼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
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饑而不害春秋繁露曰水干土則大旱家語
曰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哀公問於孔子曰旱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
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敝淫祭事不懸祀以下牲此則賢君自貶
以救民之禮也管子曰春不收枯骨於醬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
晏子曰齊大旱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饑色吾使人卜之祟
在高山廣澤寡人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群臣皆莫有對者晏子進曰不
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毛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

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莊子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群君欲射之
道有行者駭之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矢曰昔先公時大旱
三年卜之以人祠乃雨公下堂頓首曰吾欲所以求雨以爲民也當之言
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爲於天而惠於民今君主以白鴈而欲殺人
乎韓子曰晉公使師曠奏清徵師曠曰清徵不如清角乎公曰清角可
得聞乎師曠曰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乎公曰寡人老矣所
好者音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
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懼伏于廊室
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癰病洪範五行傳曰魯桓公五年大
雩旱也先是公弒君而立有自危之心而下有怨對之氣外結大國娶於
齊以爲夫人後比二年天子使大夫來聘極上得天子意憑大國之心則
有亢陽之意以御臣下興州丘之役以勞百姓則臣下離心而不從故應
是而秋大旱又曰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者以爲災也旱之爲
言乾萬物傷而乾不得水也君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興師旅勤衆勞民

以起城邑臣下悲怨而心不從故陽氣盛而失度故旱災應也 物理論
曰陽盈而過故致旱 神農求雨書曰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爲青龍
又爲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巳不雨
命爲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
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
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曝之曝之不雨神山積薪擊鼓而焚之
黃帝占書曰日中三足鳥見者大旱赤地師曠占曰歲欲旱旱草先生
旱草者疾梨也 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
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貉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
災消也 京氏別對災異曰久旱何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也
不救即蝗虫害穀其救也有譴罰行寬大惠兆民等功吏賜餼寡廩不足
孔叢子曰子豐拜高第御史建初元年歲大旱乃上疏曰臣聞爲不善
而災報得其應也爲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新視民如傷而不
幸耗旱時運之會耳非政殺之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減御損膳而

大有年天意者陛下未爲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即降
轉拜黃門侍郎典東觀事 漢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
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父累丁壯奈何後姑自經
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誣服郡掾于公以爲此婦女不殺也
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得乃抱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郡中枯旱三年
後太守至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
公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稱制京師旱至五月朔太后幸雒陽寺省庶
獄舉冤囚杜冷不殺人自誣被掠羸困使興見畏吏不敢自理吏將去微
疾舉頸若欲有言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遂信即時收令下獄抵罪
尹左遷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會稽典錄曰夏香字曼卿永興人也爲農
香挺然特立明果獨斷年十五縣長葛君出臨虛星會客飲宴時郡遭
大旱香進諫曰昔殷湯遭旱以六事自責而雨澤應澍成王悔過偃禾復
起自古先聖畏懼天異必思變復以濟民命今始罹天災縣界獨甚未聞
明達崇殷周之德臨祭獨歡百姓枯瘁神祇有靈必不享也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宜當還寺長即罷會身損俸祿以贍饑民 汝南先賢傳曰袁安
為楚相會楚王英事互相牽別拘繫者千餘人三年而獄不決坐掠幽而
死者百餘人天用災旱赤地千里安受拜即控轡而行既到決獄事人人
具錄其辭狀本非首謀為主所引應時理遣一旬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時
甘雨滂霑歲大豐稔 **詩** 晉李頤經涸路作詩曰言歸越東足進將反上
都後血憤中路改轍修茲衢旦發石亭境夕宿桑首墟勁焱不興潤零雨
莫能濡亢陽彌十旬涓滴未暫舒泉流成平陸結駟可迴車肇允相忘鱗
翻為涸池魚咫尺步不能移白日奄桑榆 梁庾肩吾奉和武帝苦旱詩曰
陽山蛇不蟄如澤鳥猶攢翫息流膏雨將似怨祁寒文衣夜不卧疏食晝
忘餐繫誠同望祀惟馨等浴蘭江蘋享上帝荆璧奠高齋繁雲興岳立蒸
穴動龍蟠涓渠還積水滌池更起瀾 **頌** 漢東方朔旱頌曰維昊天之大
旱失精和之正理遙望白雲之豐淳滄擘擘而止止陽風吸習而熇熇群
生閔懣而愁憤隴畝枯槁而允布壤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拱而無為釋
其耰鋤而下涕悲壇畔之遭禍痛皇天之靡濟 **啓** 梁簡文帝謝勅示苦

旱詩啓曰伏以九年之水不傷堯政七載之旱無累湯朝歲弘則公曰已
修農勤則我庾惟億今者亢陽以來為日未久將恐督郵不黜失在汝南
之守曝背未收無傷河南之尹而載勞興居仰發歌詠無愛珪璧有事山
川非飲食矣加之撤膳焉中夜不寐加之申旦焉此唐虞之所闕如
軒頊之所不逮 **書** 魏應璩與廣川長岑瑜書曰頃者炎旱日更增甚砂
磧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冰而有爍爛之燥宇宙雖
廣無陰以慰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修
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曝露拜起
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旱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
卒而澤滂霑今者雲重散而復積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
委乎 **文** 魏陳王曹植告咎文曰五行致災先史咸以為應政而作天地
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于特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
假天帝之命以誥咎祈福其辭曰上帝有命風伯雨師夫風以動氣雨以
潤時陰陽協和庶物以滋亢陽害苗暴風傷稼伊周是過在湯斯遭桑林

既禱慶雲克舉偃禾之復姬公走楚况我皇德承天統民禮敬川岳祇肅
百神享茲元吉釐福日新至若炎旱赫羲颺風扇發嘉卉以萎良木以拔
何谷宜填何山應伐何靈宜論何神宜謁於是五靈振棟皇祇赫怒招搖
警怯攬搶奮斧河伯典澤屏翳司風右呵飛廉顧叱豐隆息颺過暴元勅
葦蒿慶雲是興效厥年豐遂乃沈陰塊北甘澤微微雨我公田爰旣予私
黍稷盈疇芳草依依靈禾重穗生彼邦畿年登歲豐民無餒饑

祈雨

呂氏春秋曰昔者殷湯克夏而王天下五年不雨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
是翦其髮割其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 荀卿大略曰湯旱而禱曰政
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榮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不雨至斯
極也 說苑云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
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蓋辭未已而天下大雨 董仲
舒曰廣陵女子諸巫母小大皆相聚其郭門外為小壇以脯酒祭便移市
市使門者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 又令吏各往視其夫皆亡

即赴函澍而亡 又曰江都相仲舒下內史承書從事其都閭吏家在百
里內皆令人故行書告縣遣妻視天賜巫一月租使巫求雨復使巫相推
擇潔淨易教者祭跪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
酒甘羞再拜請雨 又曰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曰今民禱社家人祠曰
無斬山林曝巫聚庭以玄酒脯再拜請雨奉牲禱以甲乙日為大蒼龍一
長八丈居中為小龍七長各四丈於東方嚮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
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諸里社取五蝦蟆錯里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
置水蝦蟆焉其酒脯祝齋三日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鷄與三歲豕猪
皆燔之於四通神霄 又曰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曰家人祀竈無舉土功
更水浚井曝釜甑杵曰于衢七日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
赤繪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鷄七玄酒清酒祝齋三日服赤衣跪陳祝
如春辭以丙丁日為赤龍一長各七尺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瞿夫
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間外之溝取五蝦蟆置社之中池
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祝齋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豕猪燔之四通

神雩開陰陽如春 又曰季春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女毋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雷毋舉土功聚巫市旁為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幡五其神后稷祭之母肫五玄脯祝齋三日衣黃衣皆如春辭以戊巳日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為小龍長各三丈五尺土姓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五人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之溝蝦蟆池方五尺深一尺皆如前 搜神記曰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少給佐史漿水不交為從事大小畢舉郡縣歛手夏枯旱時以五官掾出禱山川曰輔為郡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至令天下否滯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告訴咎盡在輔太守內省責已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為民祈福曰無效令敢自誓至日中雨不降請以身塞無狀乃積薪柴將自焚焉至禺中時山氣轉起雷雨大作一郡霑潤世以稱其至誠 **晉書** 傳咸喜雨賦序曰泰始九年自春不雨以涉夏節草木共然百姓以堯有九載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恐遭斯運並有懼心聖皇勞慮分使祈禱徧于群臣余以太子洗馬兼司徒請雨百辟待事三

朝而大雨降退作斯賦 **文** 晉曹叡請雨文曰下邳內史曹叡敬告山川諸靈頃節運錯戾旱元陰山川竭谷虛石流山燠天無纖雲野有橫颺盛夏應暑而或涼草木無霜而自凋遑遑農夫輟耕田畔悠悠舟人頓棹川岸雲根山積而中披雨足垂零而復散聖主當膳而或味收伯忘餐而過晏民庶拊心而嘖感摺紳不期而同歎斯亦憂勤之極情而明靈之達觀矣 梁陸倕請雨賽蔣王文曰陸周祚亂鍾嶽降精聰明正直得一居貞無方無體不疾不行化馳九縣位冠百靈東掩屢憇西郊已戢偶龍矯首泥人鶴立神聽孔殷靈應揮霍儵覩翻伊俄聞倒洛樂周神畢恩洽酒闌靈談抗袖鬼笑投拌推茲且引於萬斯歡 梁任孝恭賽鍾山蔣帝文曰嘗聞河南少雨漢主避其正殿許下輟潤魏后計彼塵書和氣乖運陰陽舛互風至若湯雲生猶火速能制茲東并告彼南箕水滿畢星氣衝卯地使君子有豐豐之心耕夫無感感之念 梁簡文帝祭灰人文曰積注奄甸祭在灰人消茲獸炭焚此柱薪積如玉屑聚若遊塵庶人之風不拂獄吏之慢寧陳當令金光小史侍使玉童奏雲師於執法力水伯於天宮鑽

之下莫非王土不審使臣驅蝗何之災蝗當以德消不聞驅逐時號福爲直椽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徐栩爲小黃令時陳留遭蝗過小黃飛逝不集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即皆去又曰謝夷吾爲壽張令是時蝗食五穀野無生草過壽張界飛逝不集又曰許季長爲湖令州郡皆被蝗災過湖縣飛去不入 續漢書曰和帝永元四年蝗八年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師蝗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距連十餘年五年夏九州蝗六年三月去年蝗處復蝗子生七年二月郡國蝗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永和七年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衆征之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執政無謀慮苟貪作虐二年六月京都蝗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靈帝嘉平六年夏七州蝗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獲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威旻討鮮卑大司農給用不足畝斂郡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少

半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貪苟之所致也是時百官遷徙皆私上種西園少帝與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 論衡曰世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蟲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 典論曰議郎馬融以永興中帝獵廣城融從是時北州遭水潦蝗蟲融撰上林頌以諷魏志曰廣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 吳書曰袁術在壽春穀石百餘萬載金錢之市求糴市無米而棄錢去百姓饑窮以桑椹蝗蟲爲乾飯 廣州先賢傳曰黃豪交趾人除外黃令豪均已節儉麤衣蔬食所得俸秩悉賜貧民一縣稱平當時鄰縣蝗蟲爲災而獨外黃無有歲皆豐熟民先流移者悉歸附之 會稽典錄曰鄭弘爲鄆令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郡國被害過鄆不集郡以狀上詔書以爲不然自朕治京師尚不能攘蝗鄆令何人而令消弭遣案驗之 陳留耆舊傳曰高慎敦厚少華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蜾蝗爲災獨不食式麥園令周強以表州郡 益部耆舊傳曰任昉蜀郡成都人父修字伯慶爲固始侯相天下大蝗獨不入界 又傳曰楊琳爲茂陵令比駭連

歲蝗災曲折不入茂陵 先賢行狀曰公沙穆為魯相時有蝗災穆躬露坐界上蝗積疆畔不為害 晉令曰常以蝗向生時各部吏案行境界行其所由勒生苗之內皆令周徧 晉陽秋曰司冀青雍蝗茅草皆盡石勒與蝗競取民禾百姓謂之胡蝗 搜神記曰何敞吳郡人少好道藝隱居重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洪遣戶曹掾致謁奉印綬煩守無錫敞不受退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因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蝗蟻消死敞即遁去後舉方正博士皆不就卒於家 趙書曰石勒十四年五月飛蝗穿地而生二十日化如蠶七八日作蟲四日則飛周徧河朔百草無遺唯不食三豆及麻 涼記曰涼王呂光麟嘉二年以沮渠羅仇為西寧太守往年蝗蟲所到之處產子地中是月盡生或一頃二頃覆地跳躍宿昔變異王乃躬臨撲蟲幸揚川濠水北大駕所到蟲尋殫盡是以麥苗捐耗無幾 師覺授孝子傳曰魏連事父至孝和帝時拜昌邑令百姓不忍欺大蝗連熟 何禎牋曰凡二日蝗生此謂見其始生知其處所可得言初上蝗事云縣及下部各不早見至今生翅能飛臣輒躬親撲滅又云布在及下部各不早見至一頃田中往往十步五步一頭按其言事蝗之數枚數可得而知也

爾雅曰食苗心曰螟

爾雅曰食苗心曰螟說文曰螟蟲食穀心吏冥冥犯法即生螟 禮記曰仲春行夏令則蟲螟為害 左傳曰哀十二年螟十三年螟 春秋含孽曰螟應苛剋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奴有螟集其地其音凶凶 漢書曰劉歆以為蜾蠃蚋之有翼食穀為災黑青也董仲舒劉向以為蜾蠃始生也是時初稅畝亂先王之制故應是而蜾蠃生屬蠹蟲之孽 京房易傳曰孽惡生孽蟲食苗心 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鷄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治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具以狀白安

爾雅曰食苗根曰蝨 說文曰蝨食苗根者也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蝨
京房易妖占曰害忠孝蟲食苗根 毛詩義疏蝨長而細或說云蝨蟻蝘
也食苗根而爲人患

賊

爾雅曰食苗節曰賊 京房易傳曰王者與諸侯爭蟲食苗節莖

賊

洪範五行傳曰蝻射人者也生於南越地南方謂之短狐者也 毛詩曰
爲鬼爲蝻則不可測其物不可見蓋氣精也南越夷狄淫佚處也其蝻生
水澤地多婦人其淫色爲主故南越多蝻者淫女惑亂之所生也故聖人
名之曰蝻蝻者猶惑也 **書** 魏應璩與西陽令孔德琰書曰嘉麥禎祥惟
日未久不圖飛蝗一旦至止知恤蒸庶念存良苗親發赫斯爰整其旅
背之叟皓首之釐莫不負戈奔走于道路旌表曜於白日鼃鼃震於雷動
以此掃敵必將席卷况於微虫能無驚駭卓茂治密恭在中牟時雖有災
未若斯勤亦猶子賤鳴琴巫馬出入勞逸有殊立功惟一重雲比興不降

靈雨麗此二災憂心忡忡逐

蝗之道謹聞教矣不審致禳將以何物文工

脩德以厭地震湯禱桑林致克豐雨宜脩善政以慰民望

藝文類聚卷第一百

Large, faint watermark or bleed-through characters, possibly reading '書' (Shu) or '史' (Shi).



Faint vertical text or markings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